

Author 鴉ぴえろ
Illustration きさらぎゆり

2

転生王女と天才令嬢の魔法革命

The Magical Revolution of
Reincarnation Princess and Genius Young Lady....

Author
Piero Karasu
Illustration
Yuri Kisaragi



ファンタジア文庫



ユフィリア・マゼンタ

マゼンタ公爵家の令嬢。
婚約破棄騒動のあと、
アニスフィアたちと共に
離宮で暮らしている。

アニスフィア・ウィン・パレット

パレット王国第一王女。
キテレッツ王女の名を欲しいままにしていたが、
王国を襲う脅威・ドラゴンと
ユフィリアと共に撃退し功績を得た。

転生王女と天才令嬢の魔法革命

The Magical Revolution of
Reincarnation Princess and Genius Young Lady...

2

轉生王女 和 天才千金 的
魔法革命
2

The Magical Revolution of
Reincarnation Princess and Genius Young Lady

转生王女与天才千金的 魔法革命 2

作者：鴉びえろ

插画：きさらぎゆり

扫图：奥利奥

翻译：奥利奥

校对：奥利奥

轻之国度 <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epub by 清水汐音

简介

她们的相遇将改变国家和两人的命运。



「魔眼かしら？」

魅了をかけるなら定番だけれど」

「ヴァンパイア？」

「レイニ様大丈夫
でしようか……？」

イリア・コーラル

アニスフィアの専属侍女。
過去、アニスフィアに助けられたことがあり、
彼女に深い忠誠を抱いている。

ティル・ディ・クラール

大きな力を持つ貴族・クラール侯爵家の長女。
別邸で引きこもり、「呪い」に関する研究をしている。
アニスフィアとは共に研究をすることもあるが、
信念が違うので悪友かつ犬猿の仲。

レイニ・シアン

元平民の男爵令嬢。
ユフィリアの婚約破棄騒動の発端になったが、
実はヴァンパイアであることが発覚して——！？



「アリス様は、どうしてそんなに
魔法が好きなのでしょう？」

「もう好きだからって理由しかないかな。
きっと恋するくらい、魔法に憧れてる」



CONTENTS

The Magical Revolution of Reincarnation
Princess and Genius Young Lady

序 章

第一章 片刻间的平稳

第二章 命运的少女

第三章 传说中的怪物

第四章 魔学的价值

第五章 狂乱之夜到来

第六章 为了谁的王冠

尾 声

CONTENTS

005 オープニング

028 1章 ^{つか ま へいおん} 束の間の平穏

077 2章 運命の少女

121 3章 ^{お とぎばなし かいぶつ} 御伽話の怪物

170 4章 魔学の価値

208 5章 ^{きょうらん} 狂乱の夜、来たりて

248 6章 ^{た おうかん} 誰がためにある王冠

287 エンディング

316 あとがき

Author
Piero Karasu

Illustration
Yuri Kisaragi

The Magical
Revolution of
Reincarnation Princess and
Genius Young Lady....



序章

屏住呼吸，接下来不能被任何人发现。被谁发现的话我的计划就泡汤了。因为这紧张感，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我藏在王城的走廊下，溜出房间朝着目的地移动。在这里一旦被谁发现的话就会被带回去，必须谨慎行动。

心脏因为这紧张感而跳个不停，我背靠在墙壁上，用从房间带出来的镜子看着道路前方。确认到没有人在后，踮着脚步快速向着一扇门前方移动。然后轻轻敲了下门。

「——谁？」

从里面传来的声音让我露出满意的笑容。我打开门，快速溜进房间中，然后对房间里面的孩子露出微笑。

「我来玩了！」

进到里面后，露出满脸的笑容打招呼。结果，房间里面的孩子吃了一惊，然后轻轻叹了口气。

「……又来了吗。会被骂的哦？」

看见我的脸后，那孩子困扰地将眉毛挤在一起。但我对此毫不在意，走近房间中的那孩子。

「反正每次都会被骂！比起这个，我想到下个实验了，协助我吧！」

「又想到什么了吗……这次没问题吗？」

那孩子露出怀疑的表情，这让我不禁词穷。但我不能在这里退缩，所以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当然！这次一定会成功！不如说，至今为止的失败就是为了这次的成功！」

「……真的吗？」

这次那孩子露出了傻眼的表情，但并没有讨厌。就像是在说拿你没办法一样盯着我。我对着那孩子伸出手。

「走吧！——阿尔君！」

——我做了这样一个怀念的梦。

＊ ＊ ＊

「——……梦。」

睁开的眼睛还没能适应光线，我眨了好几次眼。半醒的意识朦朦胧胧的，我回忆睡着的时候梦见的梦。

是个非常怀念，我和阿尔君还没有决裂的梦。在学习的间隙溜出房间，到阿尔君的房间去玩耍，把他带出去。

（事到如今还做这种梦啊……）

我一边心想着真少见，一边起身。为了给刚睡醒的身体注入活力而伸了一下腰，然后从床上起来。我从橱柜里面拿出替换的衣服，将睡衣换成私服，坐在梳妆台前梳妆打扮。

「很好。」

结束之后走出房间。在我离开房间的时候，正好看到走向我的房间的伊利亚。伊利亚的后面跟着尤菲。

「早上好，公主大人。」

「安妮丝大人，早上好。」

「两位早上好。」

在离宫跟尤菲一起生活已经过了很久。尤菲大概也习惯了这里，打招呼的动作非常自然。我看着这样的尤菲自然而然地露出了微笑。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两位请移步食堂。」

「好——。走吧，尤菲。」

「嗯。」

在伊利亚的催促下我们向着食堂走去。以前在离宫用餐的就只有我和伊利亚两人，现在尤菲也一起。虽说是这样，在用餐的时候也没有对话。在吃完后才会进行对话。

「尤菲、伊利亚。准备一下吧，今天要外出。」

「……外出？大家一起？」

「还加上我真是少见呢。请问要去哪里啊？」

尤菲露出意料之外的表情，相对地，伊利亚冷静地问过来。我点了点头后答道：

「嗯，今天要去『提尔提』那里。」

「……提尔提是？」

因为出现了不认识的人名，尤菲歪了下头。我烦恼着到底要怎么说明脑海中出现的那个人。

「该怎么说呢，是有些难以说明的人啊。我的损友？我的孽缘友人？」

「……咳咳，尤菲莉亚大人知道库兰雷特侯爵吗？」

「知道，我听说过库兰雷特侯爵的高名。」

伊利亚给不知道怎么说明的我解围，接过了话头。

库兰雷特侯爵家作为帕雷迪亚王国中拥有巨大力量的贵族之一而闻名。库兰雷特侯爵家的方针是脚踏实地，并且其他贵族也知道库兰雷特侯爵的实力，因此大多数贵族都不想与他们为敌。

拥有与侯爵相符的宽阔领地，将从领地收获的丰富粮食援助给为饥饿而苦的其他贵族，给国内提高了粮食自给率。这就是他们家的特

色，所以拥有很大的发言力。

有效利用宽阔的领地，畜牧业也非常发达，领民非常团结。所以库兰雷特侯爵家也被一些人称为食物的看守人。跟王家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属于中立的立场。

「提尔提大人是库兰雷特侯爵家的长女。」

「……长女？说到长女，是那个……？」

尤菲理解了接下来要去见面的人的品性，露出了些许困惑的表情。

库兰雷特侯爵家不拘泥于派阀，对为饥饿而苦的家族伸出援手，评价非常高。

而这样的库兰雷特侯爵家也有一个巨大的污点。那就是那位「长女」的存在。

「库兰雷特侯爵家的家里蹲千金。我听说她由于残暴无比的性格而被隔离了……」

「啊、嗯。没错哦。」

「传言是真的吗？」

尤菲皱着眉头问我。库兰雷特侯爵家长女的传闻非常过分。对佣人和看不顺眼的人用魔法攻击，是位最喜欢见血的旁若无人的残暴千金。

库兰雷特侯爵基本都是住在王都的宅邸中，但长女则是生活在别宅，并且也不在社交界露面。

她现在生活在不让别人进入的别宅中。由于不知道是不是仍然残暴无比，库兰雷特侯爵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所以最后还是把她隔离在了别宅中。

「嘛，传闻是真的。不过就算是以前我也很生气。」

「以前？」

「因为有缘所以关系才维持下去，但我一开始也差点被杀了。」

「被杀……？！」

尤菲无话可说地瞪着我，眼睛里开始出现怀疑的神色。我举起一只手在面前左右摇了摇。

「就说是以前啦！而且也有理由，我是了解这些的基础上跟她接触的，现在真的就是个家里蹲而已。并不是喜欢见到血……嗯，大概见面就更容易理解了吧。」

「……我能问下为什么想要跟这样的人见面吗？」

「尤菲莉亚大人，提尔提·库兰雷特大人是公主大人开发的魔药的共同研究者。」

「共同研究者？！」

「就是这样。」

没错，一起研制出我使用的魔药的共同研究者。

「这次也得到了龙的魔石，而且也有许多成果，想开始试试新东西呢。机会难得也想让尤菲认识认识。」

「……没有危险吧？」

「没有哦？」

「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多亏了公主大人，提尔提大人的症状也安定了下来。」

「症状？」

伊利亚的话让尤菲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看到这样的反应，伊利亚点了点头。

「公主大人之前说过由于魔力而让肉体和精神出现异常的病例，尤菲莉亚大人还有印象吗？」

「嗯。……难道说，她就是这样吗？」

「嗯。提尔提也是这个病例之一。我会跟她交往也是为了诊察她的症状。」

「原来如此，是这样扯上关系的啊……所以您说现在没危险。」

「过度使用魔法会让灵魂内部的魔力失衡，她就是易于失衡的体质。但是只要不使用魔法就没问题。所以就蹲在家里不出去了。」

对于帕雷迪亚王国的贵族来说，能不能使用魔法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在跟我不同的意义上不能使用魔法的她为了与社会切断联系，缩在别宅中。

「虽然是很可靠的人，但人格有问题……」

「……除去那个症状，人格也有问题吗？」

「跟公主大人是同类。」

「伊利亚，我觉得这说明有问题？！」

「啊……原来如此。是这样啊。」

「而且还接受了？！」

再怎么说明，跟那个家里蹲混为一谈实在是让我意外？！我虽然家里蹲，但也会好好外出啊？！我想着这些对她们抗议，但两人一点也不听。我才不会接受？！

* * *

我们坐着马车向坐落在王都的贵族宅邸区划前进。那里是拥有领地的贵族们为了暂时住在王都而建的宅邸，在社交季贵族们也会聚在那个地方。

库兰雷特侯爵家的别宅位于这个贵族街的尽头，日照非常差，宅邸全体都给人一种阴暗的印象。中庭的打理也是最低限度的，植物郁郁葱葱的给人阴森森的印象。

虽然来过好几次了，但只能认为这是反映了宅邸主人的阴森。

「这里吗……？」

尤菲有些困惑。伊利亚则是非常熟悉地跟在我们后面。

向门卫打招呼后，女仆从里面出现了。她那仿佛人偶一般的面无表情给人留下了印象。

头发颜色是暗紫色，加上宅邸阴森森的气氛，让人毛骨悚然。她是这个宅邸的专属女仆，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面孔了。

「王女殿下和伊利亚大人，好久不见。还有玛泽塔公爵千金呢。欢迎光临库兰雷特侯爵别宅。」

「有那么久没见吗？提尔提还有精神吗？」

「嗯，非常有精神。那么让我带路吧。请往这边走。」

她表情没有一丝变化，邀请我们进入宅邸中。屋内的装修也非常朴素，甚至给人空虚的感觉。尤菲大概也在意这点吧，视线不由得到处飘。

「就是这里。……大小姐，我带客人来了。」

「——进来。」

女仆的脚步在门前停下，然后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了女性的声音。怎么听都是倦怠的没干劲的声音。在女仆开门的同时里面传来了药品的味道。

预料之外的刺鼻味道让尤菲捂住脸皱起眉头。看到她的反应，我一边苦笑一边进入屋内。

房间中有好几个架子，上面密密麻麻地放着各种药的材料。桌子上是杂乱的资料和素材，以及加工药材的道具。

——然后就是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一脸倦怠看着这边的女性。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阴森。及腰的堇色长发，盯着这边的暗红色眼瞳。皮肤是病态的白，身上穿着的深紫色的礼服更突显了

肤色。她就是我的孽缘损友，侯爵千金提尔提·库兰雷特。

「很久不见？之前还是补充魔药和诊察的时候吧？」

「嗯，你还是家里蹲呢。出去照照太阳怎么样？」

「什么？想让我死吗？」

她一边「噗吡噗吡」地笑着一边翘起嘴角。看起来就像是讽刺一样非常不可爱。明明长得一副好脸，都被这阴森的印象盖掉了，散发出非常毛骨悚然的氛围。

「只是照下太阳人才不会死。不如说不照太阳对身体才不好吧？」

「我的健康因为照太阳才变糟的。能别管了吗？」

「你这阴湿蘑菇女！」

「破天荒暴走王女也能说出这些话？」

就在我们互相拌嘴的时候，尤菲皱着眉头靠到了我的旁边。提尔提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到尤菲那里，她饶有兴趣地用视线舔舐着尤菲。

「哎呀，她是玛泽塔公爵家秘藏的孩子吧？跟我不同是真真正正的天才儿。」

「是啊，尤菲莉亚·玛泽塔，我可爱的助手。」

「……我是尤菲莉亚·玛泽塔。初次见面，库兰雷特侯爵的大小姐。」

「叫提尔提就行了。我讨厌这么拘谨。而且你的身份还比较高吧。」





「哈——」

提尔提随意应付的态度让尤菲漏出困惑的声音，尤菲也许是没接触过这类人吧，因此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摆出与身份相符的态度怎么样？」

「这是您说的话吗，安妮丝大人？」

「完全同意。」

「伊利亚是站在哪边的？！」

抱怨了一下结果矛头都指向我了。我咳了咳糊弄过去后，在这样的气氛下重振精神。接着打算提出话题，结果提尔提首先开口了。

「那么？到底找我有何事？如果只是调和魔药的话你一个人就够了吧？还特地带从者和助手过来，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正打算说这事。」

我向伊利亚送去视线。伊利亚手上有行李，察觉到我的视线后，伊利亚把箱子放到桌子上空出来的地方。箱子被夸张地封了起来，伊利亚取出钥匙打开，露出里面的东西。

「这是之前入手的龙的魔石的一部分。」

「……嘿？就是这个啊。」

听到我的话后，提尔提饶有兴趣地眯着眼睛。她的视线投向装在箱子里面的龙的魔石。

保管起来的魔石中切割下来的一部分，我拿起来递给提尔提。接过魔石后她开始仔细观察起来。

「这次想用这个来调和魔药吗？」

「不，不是。……我想用这个尝试新技术。所以，我想得到你的协助就带过来了。」

「新技术……？」

不只是提尔提，就连尤菲和伊利亚都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来这里之前还没说明过。我瞄了一眼提尔提。领悟到我的意思后，提尔提面向女仆，用下巴指了指让女仆出去。

确认给我们带路的女仆出去之后，提尔提小声嘟哝着什么，接着魔法发动预兆的光芒在空中出现，随后消失。

「这样这个房间的对话就不会有其他人听到了。」

「帮大忙了。……之前，我为了得到这个魔石而跟龙战斗了。」

「嗯，我听说大战了一场啊？」

「打倒了龙倒是不错，但问题是之后。虽然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叹了一口气后闭上眼睛。把手轻轻捂在胸口继续说道：

「我被龙托付了『知识』。」

「……你说什么？龙还能对话吗，它的智慧有那么高吗？」

「是啊，直接向我的脑内送来意志。我对这个也很有趣，不过我想拜托你的是接收到的知识。」

提尔提坐在椅子上，叠起一只腿默默地催促我说下去。

「有这个知识的话，魔石就能以不同于魔药的形式有效利用起来。」

「……原来如此。于是就想让我帮忙？」

「毕竟在这个国家内，除了我，最了解魔石的就是你了啊。」

「虽然是跟你相处时学到的知识。」

「……然后我之所以想拜托你，是因为我被龙『诅咒』了。我为了调查这个咒言，想拜托你诊察——」

「——你说什么？！」

提尔提猛地踢倒椅子站起来。然后顺势压向我。

尤菲反射性地插到我们提尔提中间，止住了差点抓到我的提尔提。提尔提一瞬间看向尤菲，但立刻死死盯着我。

「安妮丝大人，为什么不先说这个！你说诅咒？说了吧？而且还是龙的，智慧足以进行沟通的魔物的诅咒？！」

「……我就觉得会上钩，意料之上的反应啊。」

「……怎么回事？」

尤菲一边用视线警戒着提尔提一边向我提问。我叹着气回答道：

「提尔提是诅咒的收集家。」

「……………什么？」

尤菲一副完全不知道我的意思的样子，呆呆地应和着。

* * *

「抱歉有些混乱了。」

「明明一点都不觉得抱歉。」

让兴奋的提尔提冷静下来后，我们再次坐成一圈。

「那个，提尔提小姐……？」

「不用加称谓也可以哦，尤菲莉亚大人。」

「……那个，诅咒的收集家是什么？」

由于提尔提的我行我素，尤菲失去了之前的语调，但她还是提出了疑问。尤菲的提问让提尔提摸着下巴烦恼了一会儿。

「尤菲莉亚大人知道我的境遇吗？知道我是库兰雷特侯爵家之耻吗？」

「只知道传闻的范围。」

「原来如此。虽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还是说明一下吧。安妮丝大人说，我是使用魔法就会让灵魂内部的魔力，或者说是魔力本源严重失衡的体质。过去因此形成了嗜虐的性格，甚至还行凶了。」

「……这我听说过。」

「是吗？嘛，所以对我来说，魔法就跟诅咒一样。」

提尔提的告白让尤菲露出惊讶的表情。没办法，在帕雷迪亚王国，精灵赠予的加护是祝福，没想到有人会说这是诅咒。这样主张的话，周围对她的印象毫无疑问会变糟。

即使如此，对于提尔提来说魔法就是诅咒。越是使用自己就越是疯狂。这对于她来说是无法撼动的事实。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完全对魔法失去了兴趣。相对地选择了药师的道路。然后也对医学有兴趣。」

「这是……因为魔法让自己痛苦才选择这条道路的吗。」

「提尔提才不是这种值得钦佩的家伙。」

我哼了一声。我非常清楚提尔提才不是因为这种可爱的理由研究药学和医学的。

「说到底，原本用药和魔法都治疗不了的病症就称为『诅咒』。提尔提就是喜欢解明这种症状，并为此感到喜悦的怪人。」

「这有点不正确。我确实是喜欢见识那种用药和魔法都解决不了的症状。但对能治疗的症状没兴趣。而且我不想被你这种明明使用不了魔法却还要赌命去研究的人说。」

「好的好的，同类相斥呢。」

「才不像！」」

伊利亚的指摘让我生气，结果我和提尔提同时说出了一样的台词。我们互相看了看，然后哼地一声别过脸。

提尔提对于魔法的态度是否定并怀疑的。所以对于我的「为了能使用魔法的研究」完全不感兴趣。魔法的神秘越深究谜题就越多，我们的共同点就是解明这一神秘。

所以我们能够互相理解但没有共鸣。没有接近到可以称为心灵之友的距离，信念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都是损友，孽缘。

「嘛，关于我的想法，因为是你的助手就想让她理解，我想你最好别指望了。」

「什么意思！」

后半部分不需要吧！尤菲也别好像同意一样！

「那么回归正题吧。龙的诅咒是怎么回事？安妮丝大人。」

「虽然我也只是一种感觉，但确实被诅咒了。不过，具体跟之前相比变了什么很难说明，这不过是从龙的知识那里推测出来的……」

「在能理解的范围内就行了，说明吧。」

提尔提的身体微微前倾。尤菲和伊利亚也看向了我，不过她们像是在担心我。

「这是我凭感觉来说明的，我大概渐渐变成龙了。」

「渐渐变成龙……这是……？」

我的回答让尤菲不安地伸出手。我回握住她的手后轻松地笑了笑。

「没问题的。如果能好好利用的话对我来说正好。」

「正好？」

「作为前提，我没有魔药的话就使用不了魔法。但是，如果龙的魔石能通过其他形式使用的话，也许今后不使用魔药也可以了。」

「与魔药不同的形式。这也跟从龙那里得到的知识相关吗？」

「龙就是期望着这个才托付给我的。跟魔石一起。」

「具体的手段已经想好了吗？」

「嗯。这就是那个构想。」

我从另一个包中取出为了给提尔提看的资料。接过资料并阅读起来的提尔提的表情不断变化。

一开始是傻眼的表情，但接下来是兴奋，最后露出了无畏的微笑。看完一遍后，提尔提把资料放在桌子上并看向我。

「依然是破天荒呢。但是原来如此。如果你的这个想法是从龙那里现学现卖的话，确实是诅咒呢。」

提尔提吐了一口气后露出挑战性的笑容看向我。

「那个，抱歉。能给我也看看资料吗？」

我和提尔提之间的对话让尤菲不安地举起手。提尔提把资料递给了尤菲。

尤菲的目光落在资料上，眉毛渐渐挤在一起。然后把视线从资料上移开盯着我。眼中满是愕然。

「……您真的要把这个用在自己身上吗？」

「嗯，因为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我的回答让尤菲明显地露出不情愿的反应。但最后还是没说什么大大叹了口气。然后颇有怨气地看向我。

伊利亚也许是对尤菲的反应感到在意，从尤菲那里接过资料看了一遍后闭上了眼睛，然后捂着额头叹气。

「……公主大人真的让人头疼呢。说了也不听这点就更头疼了。」

尤菲和伊利亚面面相觑。然后都垂下肩膀叹气。虽然真的对她们感到抱歉，但我不能停下。

「当然，并不是现在马上要做。要经过仔细验证后再使用，而且过程出现问题也会停下来。所以我希望大家帮助我。」

「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没问题。」

提尔提愉快地笑着点头。

「如果公主大人真的要这么做的话，我没有阻止的权利。」

伊利亚淡淡地，但有些死心地说。

「……安妮丝大人。」

「尤菲。」

「……我知道的。即使阻止您，但真正必要的时候您绝对不会退让。所以，至少要好好验证过。这就是条件。」

尤菲殷切地说道。我正面接下她的视线点点头。

我不经意间看向了龙的魔石。安静的魔石似乎吸收了光芒一般放出了淡淡的光。

第一章 片刻间的平稳

「那么安妮丝大人，我走了，明天还会再回来。」

「嗯，一路顺风。代我向妮尔谢儿夫人问好。」

今天是休息天，是移居离宫的尤菲暂时回家的日子。尤菲手上的行李已经交给了在外面等着车夫，她手上什么都没拿。

为了给尤菲送行，我也来到了入口处，不过她盯着我的脸一动不动。我歪歪头表示不解，结果她向前走了一步，靠了过来。

「听好了，安妮丝大人。不能擅自去提尔提那里哦？要去的话必须跟我一起去哦？」

「我知道啦。而且过程是没啥问题的，不用那么担心也……」

「……请不要瞒着我。拜托了。」

虽然尤菲说的是拜托，但她抓着我的袖子，眼中是不容分说的视线。这下如果隐瞒了，不知道她会怎么看我。

这样的想象让我流着冷汗目送尤菲乘上前往玛泽塔公爵家的马车。看到尤菲到最后都在责难我的眼神，我不禁叹了口气。

「……尤菲真爱担心啊，明明说了没问题的。」

「即使如此该担心还是会担心吧。」

一直站在我身后的伊利亚靠到我身旁说道。伊利亚的话让我嘟起嘴巴，双手绕到后脑勺。

「明明我也不会没有什么对策就尝试。」

「如果不说明的话就没有意义哦，公主大人。」

「是是，我知道——了。」

小声抱怨一下后，结果被伊利亚来了一记手刀。我轻轻咬到了一下舌头，含着泪水当场蹲下去。

「说起来，刚刚王城有传话过来。」

「传话？王城来的？」

「是的，确认尤菲利亚大人回玛泽塔公爵家后，就让公主大人登城。是陛下传唤的。」

「唔呃……」

伊利亚说的话让我不禁皱起眉头。特地确认尤菲回家后才传唤，脑中全是讨厌的预感。

「……我，我什么都没做哦？」

我不由得辩解起来，结果伊利亚的眼神变为蔑视，然后傻眼地叹了口气。

「难道不是察觉到跟提尔提大人的实验吗？本来就是两个问题儿童聚在一起了，还要做实验，有可能是听取事情报告呢。」

「唔。」

我和提尔提有前科这点我不否认，比如魔药就是其中之一。制作后想着必须要跟父王报告结果就报告了。

结果被狠狠骂了一顿。不过父王也许是想到我不能使用魔法的事实，还是允许我使用魔药了。

如果是我一个人的实验，父王也不会这么警戒，不过我和提尔提在一起的话就被盯得紧紧的……然后实际上，现在的实验正在关键期，糟糕了。

「……你觉得会不会被骂？」

「难道您觉得不会被骂吗？」

伊利亚的话让我失落地垂下肩膀。就连尤菲都面露难色了，可以想象到父王的反应。但是也不能不去啊。

「……好想逃啊。」

「逃的话会被骂得更惨。」

……也是呢。我再次死心地垂头叹气。

＊ ＊ ＊

「……哈，还是来了啊。」

我来到王城后，王城的侍女给我们带路。我们往父王的办公室走去。路上，周围的人投来的视线让我很不自在。

阿尔君婚约废除的骚动，龙的讨伐。由于这两件事在同一时期发生，我的立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阿尔君因为废除婚约的骚动而受到了处分，现在仍在为了听取事情报告而被关着禁闭。与此同时，我立下了讨伐龙的功绩。但即使立下的功绩，我依然被疏远，现在更是个烫手的山芋。

路上的人对我的态度各式各样。有避开我的，也有远远看着我小声议论着什么的。

对我印象差的人主要是在王城工作的贵族们，而骑士和侍女则对我抱有好意。处于极端的好意和厌恶的环境之中让我很不舒服。

（啊，好想快点回去……见过父王后，马上就走吧）

到达目的地的办公室后，侍女敲了敲门，我等在后面。接着立刻就传来了入室许可，我走进办公室中。

「父王，我来……了……」

看到办公室内部后，我的说话声不禁变得小起来。里面等着我的有父王和古兰兹公爵，以及另一人。

我跟那人四目相对的瞬间，我立刻往右转打算走出房间。但侍女无情地关上了门，没有退路。「——你来了啊，安妮丝。」

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我背脊一阵发凉，两腿发软。我一次也没忘记过这个声音。毕竟，这是我在世界上最害怕的人的声音。

音……!





这个人比我还娇小。外表上跟我没什么年龄差距。脸蛋非常可爱，加上体格的衬托，更显得可爱了。

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不过是外表。那个人身上的氛围非常锐利，盯着我的深蓝色眼瞳也高高吊起。

及腰的红发编成了三股辫，头发因为脸上的动作而微微晃动。这个人就是我最畏惧，我最抬不起头的人。帕雷迪亚王国现王妃，也就是我的母亲——希尔芬·梅兹·帕雷迪亚。

「母、母后……？！为什么在这里？！」

预想不到的人也在父王的办公室这件事，让我动摇起来，发出了尖锐的声音。结果母后深深叹了口气并瞪着我。由于这道视线，我吓得缩成一团。

「为什么？你问为什么吗，安妮丝。阿尔加鲁特废除婚约，还有你独断专行讨伐龙。听到这样的报告的话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外交。所以我昨天回国了。」

母后以带刺的声音回应我。搞不好她的外表看起来比我还年幼，但如果感受到这威压感的话，就不会认为她是个如外表一样可爱的人了。别看她娇小可爱，年轻的时候还作为武人率先站在战场上，可谓女杰。

她也被称为帕雷迪亚王国最强，现在实力也不见衰减。平常都是作为外交官来回于各国之间，本应如此……为什么回国了啊……。

「……算了，安妮丝。总之先坐。」

「是，是。」

父王静静地催我坐下，我坐在客用沙发上。我对面坐着父王和母后，旁边是古兰兹公爵。

「……那么，安妮丝？」

好想逃……！我想不管三七二十一逃走……！母后对我施加的压力就是有如此强烈。就像是有把枪顶到了我的喉咙一样。

「我不在的时候，你还真是有精神呢。不过，现在那个疯劲还是没见改善啊。我觉得必须久违地作为母亲给你教育一下。」

「是！母后，我已经深刻地反省过了，我想改过自新清廉正直地生活下去！」

绝对不要母后的教育！作为武斗派的母后的教育，光是想起来身体就发抖。她的教育就是实战，换句话说就是肉体语言。

我虽然当冒险者的时候提升了一些实力，也有一定的自信，但绝对不想跟母后正面战斗！我不要称为教育的训练……！

「……嘛，就这样吧。你的研究对讨伐龙做出了巨大贡献，应当得到认可。你要好好努力，不要让刚刚说的话变为虚言。」

母后眯着眼睛瞪着我，随后收起矛头闭上眼，放松了下来。我也松了口气。刻在我心里的阴影告诉我万万不能惹她生气。

「那个……难道说，叫我来不是为了给我说教？」

「这是附带的，蠢丫头。……等尤菲莉亚回家后才叫你来，正题是这边。」

「啊——，特地选了个尤菲不在的时间呢。所以古兰兹公爵也在哪里？」

「是啊。」

古兰兹公爵辅佐每日繁忙的父王，休息天也在王城并不少见。但是，特地叫我来还不让尤菲听到，到底是什么事呢……？

看到我歪着脑袋，母后提出了话题。她清了清喉咙后，坐正身子直直看向我。

「安妮丝。关于你的奇行，虽然我有很多想说的。但仅限这次，我可以好好表扬你『干得不错』。」

「诶？」

「是说你介入废除婚约现场那件事。……今天叫你过来就是想说说阿尔加鲁特的事。」

「阿尔君的？」

「嗯。因为跟龙袭来的时间重合了，没怎么能静下心来听取这件事情的报告。现在终于把情报整理好。」

母后提出话题后，父王对我说明了今天叫我过来要谈及的内容。因为时间与龙的袭击重合，听取报告就暂时搁置了下来，现在要谈的内容就是关于阿尔君的事。

「所以要支开尤菲？」

「……本来的话应该也让尤菲莉亚参与的，但我从奥尔凡斯哪里听说了尤菲莉亚的样子。感觉现在还是不打扰她好一点，是吧，安妮丝？」

我也赞成父王让尤菲避开这个话题。尤菲在离宫生活后，基本上平静了下来。

也许是因为这个影响，看到尤菲原本的表情的机会也增加了。所以我认为现在让尤菲听关于阿尔君的事还为时尚早。

「因此把我叫来？」

「这也是你今后不愿意也会听到的事。……调查的内容就是这么严重。」

父王露出苦涩的表情这么断言道。他没有再说下去，结果到底有多糟糕呢。总感觉光是听着我的胃就变痛了。似乎演变成了非常麻烦的事……。

父王很忧郁，不过他本人最清楚不得不继续说下去。父王渐渐开始述说这沉重的话题。

「从阿尔加鲁特和参与骚动的贵族公子们那里听取了事情报告……结果头疼了。首先对西亚男爵千金恶作剧的并非尤菲莉亚本人，而是她周围的大小姐。她们作证说是尤菲莉亚授意才贬低西亚男爵千金的。」

重新听父王这么一说，我也不禁皱起眉头露出苦涩的表情。怪不得父王会头疼……。

「也就是说，尤菲本人什么都没做？」

「虽然尤菲莉亚也有直接劝诫西亚男爵千金，但都是常识范围内的。不如说西亚男爵千金不习惯贵族学院，必须给她一些提醒。」

尤菲虽然有劝诫，但听说并没有对西亚男爵千金做出加害的举动。实际上西亚男爵千金受到的伤害都是尤菲以外的大小姐干的好事。而她们作证是尤菲做出的指示。

「有没有确凿的证据？」

「她们只是主张受到指示而已，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还有人说『并没有谁进行恶作剧，是西亚男爵千金反应过度了』。这件事也众说纷纭，说实话无法准确掌握。」

「真是被看不起了啊。尤菲莉亚，我们玛泽塔公爵家的女儿居然会做陷害他人的这种低俗行径，而相信这件事的人居然那么多。」

古兰兹公爵的讽刺十分尖锐。完全没有感情和温度的声音让人不禁发抖。不过，这确实是很「可疑」的事。

实际上不知道是谁做的，并且都主张是受到尤菲的指示。

「授意」这种说法也很讨厌。尤菲并没有说过「去做」，而是尤菲希望这样，或者是受到尤菲无言的压力才去做的。真是卑鄙的借口。

「现在已经不知道相信哪个证言为好了。虽然跟尤菲莉亚和西亚男爵千金保持距离的一些人陈述了较为冷静的意见……但由于保持了距离，他们没办法把握到底发生了什么。」

「围在西亚男爵千金身边的都是学院中有权有势的贵族公子们，也许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以王太子为首，近卫骑士团长的儿子，魔法省长官的儿子，即使贵族也不能无视的强大商会的儿子……这样一列出来，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了。」

「头疼了」，母后一边说着一边露出充满战意的眼神。如果她眼前有引发问题的贵族公子，说不定就动手了。

「话虽如此，接近当事者的人的证言分为了两个极端，或是指责尤菲莉亚的不是，或是西亚男爵千金惹了尤菲莉亚的不快。」

「证言这么一分为二吗？」

「嗯……证言这么两极分化的话，就必须听听当事者的话了。我打算近期让西亚男爵父女登城，现场确认那个千金的为人。你也要同席吗？安妮丝啊。」

西亚男爵千金吗，要说不在意肯定是假话。尤菲被废弃婚约的场面上，我脑中有一瞬间闪过一部分前世记忆，那是在故事中出现过的场面。当时就像是仿造着故事中的场面一样，站在被男生们庇护的位置，向恶役千金断罪。

但是，那只不过是故事。我不认为现实也出现了这样的事，而且我在实际看过现场之前也没想起来。引发了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处于骚动中心的蕾妮·西亚男爵千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可以同席的话，我还是挺有兴趣的。」

「嗯。……总感觉有些奇怪。」

「嗯？奇怪？」

口中说着奇怪的父王脸上的表情也非常奇妙。虽然感觉有什么違和感，但却不能确定原因，感觉父王心中有个什么疙瘩。

「听取过西亚男爵千金报告的人，都对她抱有同情。」

「同情？」

「是啊。……其中也有人认为尤菲莉亚也做错了。」

「……虽然不知道西亚男爵千金是个什么样的人，但至少尤菲不是主动伤人的人哦。」

「啊，我知道。我也是这么相信的。但是听取了事情报告的人全都同情西亚男爵千金，我对此有些在意。」

确实是让人在意的倾向。因为我只认识尤菲，所以不能断言，但至少尤菲不会有意陷害和伤害他人。

但是，这样一来站在西亚男爵千金那一边的人就相当多了。不只是骚动中心的贵族公子，其他听取报告的人中也出现了认为西亚男爵千金没有错的人。

……什么是正确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贵族学院容易形成封闭式的环境，从外部难以把握详细的内容。

感觉在看不到的地方有什么在行动。如果什么事都没有就最好不过了，但要是真的什么都没了的话，事情也不至于演变至此。

「安妮丝。虽然你不成器，但也有一些事是只有你能看到的吧。在看清人的时候要借助你的力量。而且今后必须作为王族行动的情况也会增加吧。留心一下。」

「呜呃……」

「……呜呃？」

「咳、咳咳！咳咳！什么都没有，母后！」

我不由得漏出厌恶的声音，但母后立即责问过来，我拼命咳嗽糊弄过去。我拼命躲开母后锐利而冰冷的目光。

父王看到我和母后的交流后，疲惫地揉着眉间，深深叹了口气。

「……我要说的话就这些。」

「诶，就只有西亚男爵千金这一件事吗？」

「是啊。……怎么？你又做了什么好事？」

「没，完全一丁点儿都没有！」

好像到提尔提那里去并没有被当做问题！太好了，安全！想起来，因为废弃婚约的骚动，对我的注目度也许下降了。

……很好，在被追究之前逃走吧！好像话都说完了！

「那么，我就……」

「给我等等，安妮丝。」

我为了逃走而刚抬起腰，结果就被母后盯上了。我马上缩回座位坐好。呜呜！好想逃！

「……你没有给尤菲莉亚添麻烦吧？安妮丝。」

「没、没有哦……？」

「哎呀……没有看着我的眼睛说话，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没、没有！我为了尤菲能过上身心健全的生活，每天都粉身碎骨地努力着！」

「……这样就好。听好了，安妮丝。原本这件事就是王家的过失。不仅给玛泽塔公爵家添了巨大的麻烦，还有恩于我们。这次一定要回报玛泽塔公爵家的忠诚，你要做出不愧对王族的举止。说起来，这次龙的讨伐，即使你是高位冒险者，王族率先冲过去到底是想干嘛？而且还把尤菲莉亚也卷进去……！」

「噫——！结果还是说教！父王你这个骗子！！」

「闭嘴！」

母后吊起眼睛，向锥子一样盯着我，在她的一喝之下，我含着泪水坐直身体。

对于这样的我，父王傻眼而同情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古兰兹公爵则是一副与我无关的态度。

呜呜呜，如果觉得我可怜的话就来救我啊！我虽然想着这些，但我只能诚诚恳恳地应和母后的说教……。

＊ ＊ ＊

「……太惨了。」

我一边摇摇晃晃地走在王城的走廊上一边嘟哝着。那之后被母后狠狠训斥了一顿，精神力被极大削减。结果回去的路上，我的脚步都不稳了。

「……说起来。」

我突然停下脚步思考。我思考的是关于尤菲的事。更准确地说是我很在意尤菲在贵族学院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上贵族学院。所以不是很清楚那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尤菲在贵族学院是怎么度过的呢，别人是怎么看待她的呢。我知道她是个好孩子。但那是被废除婚约后的尤菲。在此之前，她应该是一个完美千金才对。

西亚男爵千金被其他人保护，原因也有可能出在在学院时的尤菲身上。但是，要把这件事直接拿去问她本人就难开口了呢……。

（而且尤菲对自己太不关心了……）

那件事伤得尤菲太深，我不想再次揭开她的伤疤。这样的话，去找谁问问是最好的，但并没有目标。

同年代的贵族朋友就只有提尔提了，但提尔提也没有上贵族学院……。

「哦呀，安妮丝菲亚王女。在王城停下脚步还真是少见啊。」

这时，有人向我搭话了。这声音让我不禁吓了一跳，出声的是斯普劳德近卫骑士团长。

「斯普劳德骑士团长，您好。」

「您好。您在做什么呢？您会在王城也很少见了。」

「被父王和母后叫出来了。被说教哦，说教。」

我耸耸肩不满地说道，斯普劳德骑士团长露出了苦笑。

「希尔芬王妃是担心您哦。而且您乱来了一通也是事实，老实被骂也是孩子的工作。」

「是吗……」

工作是被骂还真是讨厌。我想到这里的时候，脑中突然灵光一闪。我把视线移向斯普劳德骑士团长，凝视着他的脸。

突然被我凝视的斯普劳德骑士团长吃了一惊。看到我没移开视线，他困惑地皱起眉头。

「那个，安妮丝菲亚王女？请问怎么了？」

「斯普劳德骑士团长，我，有个请求！」

「……总感觉有讨厌的预感，请问是什么？」

斯普劳德骑士团长露出抽搐的苦笑，我则是满面笑容地轻轻握住他的手。

「虽然很突然——今天，能去您府上打扰一下吗？」

＊ ＊ ＊

斯普劳德骑士团长有个儿子。名字是纳布尔·斯普劳德。在阿尔君引起废除婚约的骚动的时候，他也站在阿尔君旁边弹劾尤菲。

「……没想到您会直接找我儿子问话。」

「我也不能置身事外！」

我现在和斯普劳德骑士团长一同乘着马车向斯普劳德伯爵家的宅邸前进。目的是问纳布尔关于贵族学院发生的事。

斯普劳德骑士团长以前就教我剑术。我作为冒险者活动的时候，曾经帮助过各地的骑士团，因此斯普劳德骑士团长是对我抱有好意的一人。

虽然利用他的好意让我有些歉意，但能问当事者是最好不过的。对方是弹劾尤菲的一人。我想直接问问他为什么要弹劾尤菲。

「纳布尔怎么样了？」

「……虽然看起来已经冷静下来了，但还是不听我说话。」

平常带着柔和氛围的斯普劳德骑士团长露出了苦涩的表情。原来如此，像是处于叛逆期啊。但作为贵族的公子我认为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应该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才这么做吧，我不知该如何反应了。

「……你是问他关于西亚男爵千金的事吗？」

「是啊。安妮丝菲亚王女是陛下要求的？」

「是的。父王说有很多人同情西亚男爵千金……」

「看来我儿子也是其中之一。我还想问问他为什么视野变得这么狭隘呢。作为骑士团长的儿子，他应该是立志不愧对每一天的……」

从斯普劳德骑士团长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纳布尔的困惑和失望。有多期待就有多失望，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支持废除婚约。

「西亚男爵千金的境遇也有一些值得同情的地方……」

「那个，西亚男爵是平民出身的男爵吧？」

「嗯，而且……西亚男爵千金并非生下来就是贵族的女儿。」

「诶？是这样吗？」

「是的。但是她的母亲继承了贵族血脉的可能性很高。似乎是西亚男爵在冒险者时代交往的女性的遗腹子。」

「诶？还有这回事吗？」

「是的。听说西亚男爵偶然在孤儿院发现了女儿，于是就这样把她接回家了。在检查的时候知道她有魔法的才能，于是就进入了贵族学院。」

「诶……确实是复杂的经过呢……」

也就是说，西亚男爵千金的母亲有可能继承了贵族的血脉。这对于世袭的贵族来说不是个什么好印象啊。

「西亚男爵千金的母亲已经过世，不知道真相如何。不过原本是平民的孩子拥有魔法的才能，这似乎也是招致反感的理由。」

「原来如此。不过说到底，国家的政策就是要聚集有这种才能的人并加以培养吧。将活跃的冒险者提拔为贵族。」

父王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的时代实行的政策。不过在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就已经过世了，所以这只是我听来的事。

帕雷迪亚王国历史悠久，贵族血脉混入平民之中的情况也不断变多。比如私奔，比如无法维持身份。所以平民之中潜藏着拥有魔法素养的人。西亚男爵千金似乎也是其中一人。

「我想听听您率直的意见，斯普劳德骑士团长，您怎么看这次的事件。」

「怎么看，指的是？」

「一大批有权有势的贵族公子都被男爵千金迷惑住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释然……」

「……根据调查结果，完全是清白的。」

斯普劳德骑士团长一副无法释怀的样子嘟哝着。

「也调查过西亚男爵千金原本在的孤儿院，还调查了男爵夫人的老家。但没有什么令人在意的地方。」

「呼姆……不是阴谋吗？」

「没办法断定……不过，至少我认为跟西亚男爵千金没有关系。」

「这样的话，越来越不可思议了呢……」

真的是被西亚男爵千金迷住才引起了废除婚约的骚动？虽然我觉得这也很有问题，不过被卷进去的尤菲不也太可怜了吗？

我想着这些的时候马车停了下来。到达了斯普劳德伯爵家。

我在斯普劳德骑士团长的护送下，进入了斯普劳德伯爵宅邸。

「这是纳布尔的房间。」

「谢谢，斯普劳德骑士团长。」

我带着笑容给带我到房间前的骑士团长道谢。好了，首先是要打招呼呢。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敲门。

「——谁？」

结果里面传来了尖锐的声音。听到这似乎龇牙咧嘴一般不高兴的声音，我不由得叹了口气笑了起来。原来如此，确实是很叛逆呢。那我也有我的想法。我下定决心后用力吸了口气。

「突击！邻家访问！！」

「等等——？！」

我乘着气势用力踢开了门。旁边的骑士团长都吓呆了，但我毫不在意！出乎意料最重要！

房间中的纳布尔也瞪大了眼睛摆出架势。仿佛有盗贼闯入了一样的反应。很好，预料之中！就这样做下去！

「不许动！我是安妮丝菲亚·文·帕雷迪亚王女！」

「哈？」

「很久不见，纳布尔·斯普劳德！」

「……………诶？不，那个……诶？」

纳布尔的视线彷徨着，不知该做什么反应。似乎骑士团长在我的后面抱着脑袋，但我不在意！

我就这样接近呆住的纳布尔，握住他的双手上下晃动。没有抵抗的纳布尔终于认识到现实，慌慌张张起来。

「王、王女殿下？！诶、诶？！」

「嗯——，不错的反应。能感觉到你的血脉呢，斯普劳德骑士团长！」

「到底做什么啊？！」

「我在想要怎么打个不像王族的招呼，所以就试试出乎意料了。」

「无法理解……！」

我的回答让斯普劳德骑士团长抱住了脑袋。纳布尔也是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我的脸。哼哼，有好好吸引他们的注意呢。

「好了好了，接下来是年轻人的时间。多谢带路！」

「呃，等。」

我再次以摔坏门的气势关上门。房间里就剩下我和纳布尔。如果亲生父亲在的话他应该难以开口吧。

「就是这样，很久不见了，纳布尔！」

「诶，啊，是的……久疏问候……？」

似乎还没从冲击中恢复过来，纳布尔的回答没有力量。

纳布尔有着与骑士团长非常相似的深绿色头发和淡蜜色眼瞳。身材高挑，但没有给人不可靠的感觉。就像是画中描绘的一样美型的骑

士。

长着一副普通女孩子没法放着不管的脸。我对纳布尔的观察到此为止，然后提出了正题。

「今天来打扰是想问你一些事。在禁闭中所以强行突破……咳咳，没有联络就拜访了。」

「……安妮丝菲亚王女想问我什么？」

相遇的冲击也许是恢复了过来，纳布尔绷紧表情向我问道。全身都是警戒的气氛。我跟纳布尔并没有好好交谈过，所以也是没办法的。毕竟我们只是偶尔在近卫骑士团见过面的关系。

「单刀直入地问了。为什么你要弹劾尤菲莉亚·玛泽塔，我想知道你的真实想法。」

我的问题让纳布尔的表情苦涩起来。朝向我的气息一下子变得尖锐起来。因为触及到了他被关禁闭的理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希望你误解，我并不是打算责备你才来这里的。」

「……什么？」

「你知道我把尤菲当做助手收留在我身边了吧？我不否定我是站在尤菲一边的，话虽如此，我也没有要报复你的打算。」

「……你要我相信你？」

纳布尔就像是唾弃地说「无法相信」一样。他的态度让我露出了无畏的笑容。

「我反过来问你，我有什么能相信的？！」

「这是你自己说的话吗？！」

我试着反咬一口，结果纳布尔一副无法理解的样子大喊。看到他被完全打乱了步调，我接二连三地开口说道。

「突然提这件事也许有些过分。但是，说实话你的心情怎么样都好。」

「怎么样都好……？」

「我没办法理解你们的恋爱感情，只要对国家没影响怎么样都好。但是涉及到尤菲就不一样了。那孩子现在交到我手上了。如果她有什么烦恼的话我想帮她解决，而且这次的事我总有一些在意的地方。所以我就来问你详细的情况了。而且就算是你也不能接受吧？」

「……这。」

我的话让纳布尔的表情渐渐痛苦起来。就像是不能隐藏感情时的不满。

「对尤菲有什么不满的话可以冲我发泄。不管怎么样，尤菲暂时不会到表舞台去，而且也不会恢复阿尔君的婚约者身份了。至少现在来说，下个婚约是非常绝望的，即使说她的未来被毁了也不为过。发生了这些事，而我却一窍不通。」

我叹了口气后面向纳布尔。重新说一遍尤菲的现状果然还是觉得很过分。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外部不知道学院内部的情况。所以我很在意。你们是以什么想法行动的。虽然作为运营国家的人来说是头疼的话题，但就我而言，只要不给其他人添麻烦怎么样都行。但一旦扯上关系了，想问清楚也是很自然的吧？」

对于我的提问，纳布尔一句话都没说。他只是露出僵硬的表情，锐利的视线像是要射穿我。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让纳布尔如此顽固。

「在我看来，你们就像是聚在一起陷害尤菲一样。我甚至怀疑西亚男爵千金想要颠覆国家，在策划什么阴谋。」

「——蕾妮没想过这些！」

纳布尔怒吼着否定我的推测。但我就算烂透了也还是王女，纳布尔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很糟糕，皱起了眉头。

「就算我是王族也不要介意，随便发言也可以哦？不会抓你把柄的。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真正想法。就我所知，阿尔君不是傻瓜，你也不愚蠢。人会犯错，但毫无征兆就变蠢肯定会认为发生了什么吧？」

阿尔君也许有些平凡，但并不愚蠢。比起阿尔君个人的才能，其他人更看重他能不能好好统率周围的人。

所以父王期待阿尔君在学院能够掌握人心，也期待他跟尤菲的关系能够进展顺利。事情演变至此，觉得最遗憾的大概是父王他们吧，我也觉得有些遗憾。

「我只听过尤菲这边的人的描述，而且说到底，如果尤菲有错的话我也必须帮她纠正。」

我的话让纳布尔露出怀疑的眼神瞪着我。我往眼睛加强力道瞪了回去。

「对我来说，尤菲是率直的努力家。即使她的名誉受损，没办法回到贵族社会，但当我的助手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不觉得把这件事放着不管会好。所以我就想弄个明白。」

我不畏惧纳布尔，笔直地迎着他的视线果断地说道。首先屈服的是纳布尔。他有些难为情，视线彷徨着。……这样的话可以问话了吧？

「……站着说话有些不好，坐下来吧。」

纳布尔死心地拉出椅子，老实地坐了下来。我坐到了纳布尔的对面。

「……说实话，你说的话太突然了，我现在还觉得是不是中了什么招。」

「哈哈，到底怎么样呢？」

我笑着糊弄过去后，纳布尔疲惫地叹了口气。虽然有些抱歉，不过就让我弄清楚这件事吧。

「那回到正题。弹劾尤菲是你的意志吗？」

「……是的。我听说蕾妮受到了不当的对待，在同样听到这件事的阿尔加鲁特大人的提议下，决定弹劾。」

「阿尔君提出的啊。听说他和尤菲原本就进展不顺利？」

「……虽然不知道安妮丝菲亚王女是怎么看尤菲莉亚小姐的，但在在我看来她就是个冰冷的人。正因为完美，所以没人能靠近……」

「哼——？尤菲就这么冰冷吗？」

「只不过是在我看来。」

纳布尔向我投来试探的视线。也许是试探我在听到尤菲很冷淡时会有什么反应吧。

说实话，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吧？尤菲总有一天要成为王妃，成为王族，不需要多余的感情。这样一想，我觉得她的态度是正确的。

「虽然很在意你对尤菲的评价，不过现在就算了。总之你们在阿尔君的主导下弹劾尤菲，废除婚约。……然后呢？」

「……然后什么？」

我的问题让纳布尔露出惊讶的表情。我耸耸肩回应道：

「没什么，我在想这对你们有什么利益。」

「利益、你说利益……我们是把错误纠正！」

「这种事怎么都好。这个话题上不要说什么正确错误，感情论没办法解决任何事。」

我给似乎变得激昂起来的纳布尔打了个预防针。纠正错误，贯彻正义，我觉得这是好事。但那仅限于故事之中。在政治的世界中这么做的话就让人头疼了。而且这仅仅出于感情的话就更是如此了。

「公开尤菲的恶行，让她对蕾妮小姐道歉，让蕾妮小姐的立场变好。这可以算是我所说的利益吧？」

「……你这样一说，也许是吧。」

「原来如此，因为尤菲是完全不听别人意见的人，所以你们就做出了这么钻牛角尖的行动？这确实挺冷淡的。」

我的话让纳布尔困惑地看向我。诶，什么？我只是单纯地确认事实而已哦。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的开端是什么，随后是怎么发展的而已。

「安妮丝菲亚王女是站在尤菲莉亚小姐一边的吧……？」

「从保护者的立场来看是这样。但是如果尤菲有错的话，我会进行纠正。实际上，我不想让尤菲被多余的情所困。」

实际上，毫无空隙会被讨厌。只因为完美也会树立敌人，所以是没办法的。这也是招致尤菲现状的理由之一。但是，故意露出空隙就好吗？

想要变得完美本身没错。如果有错的话，是拘泥于完美。

「我不希望你会错意所以先说一句，因为阿尔君单方面地弹劾尤菲我才保护她的。如果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好好交谈的话，我也不会因为感兴趣而一头扎进去。啊，抱歉，一头扎进会场了……」

如果没有那个偶然，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做到这地步去保护尤菲。不过，我有可能可惜她的才能，最后还是去招她为助手。

「说到底，为什么你们不跟她交谈？尤菲顽固到如此拒绝交谈吗？」

我的问题让纳布尔改变了表情，他的反应让我非常奇怪。就像是突然被泼了冷水一样的哑然反应。

「……这、是因为。我认为，她不会听。」

「她不会听？……难道突然就去弹劾了？没有警告？」

纳布尔在我的追问下表情变得僵硬起来，不发一语，看到沉默不语的纳布尔后，我抑制不住自己，傻眼地叹了口气。再怎么这也太奇怪了。

「纳布尔，你好好想一想。在我看来你们所做的就像是没有宣战布告就发动战争，用陷阱坑害尤菲一样。」

「哪有这么夸张？！」

「因为赌上了贵族的尊严，所以跟战争一样吧。如果我突然说你的所作所为有错，要弹劾你。你能保持沉默吗？」

我的指摘让纳布尔的脸色不断变差。最后捂着嘴巴弯下腰，嘟囔着「不是这样」。无论怎么看都很异常。

我为了等纳布尔冷静下来而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弯下身子不发一语，不过过了一会儿之后，慢吞吞地抬起头看向我。

「……请让我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向我问这件事呢……？」

「我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出在哪而已。有问题的话只要反省就好了。如果不得不赔偿的话就在规定的地方调解。如果只是骂两句就行的话就当做笑话一笑而过。……我可以也问一句吗？」

纳布尔点了点头，他完全变得老实起来了，但脸色依然很糟糕。

「你喜欢上蕾妮小姐了？」

纳布尔用力闭上了眼。像是在回忆一样。

「……我觉得她令人怜爱。同时觉得她非常脆弱，想要保护她。蕾妮即使在痛苦的时候也会微笑着不让其他人察觉。所以对于喜不喜欢这个问题，我想我也许是被她吸引了。我无法否定……」

「……这样啊。听说她原本还不是贵族的孩子。突然进入贵族学院的话肯定很困扰吧，所以想去帮助她。而蕾妮小姐还是个好孩子的话就更不用说了。」

我不是不能理解纳布尔的心情。就算是我，如果在场的话也许也会伸出手帮助她了。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允许纳布尔他们的所作所为。

「为什么选择了靠力量解决呢？我不能理解你们的做法，这也是你们的失败。还有，是阿尔君提出要弹劾的吗？」

「是的……」

「蕾妮小姐因此高兴了吗？」

「诶？」

有些呆住的纳布尔在听到我的提问后弹起了脸。我笔直地盯着他的脸继续问道：

「我问蕾妮小姐因此高兴了吗。她说过希望你们这么做吗？就我听到的印象来看，我实在不觉得她是会因此高兴的人。」

我的话语让纳布尔僵住了，仿佛被冻住了一般。然后似乎有什么魔法解开了一样，他抱住自己的双臂缩了起来，不断颤抖。

「……我，……我只是……出于好心，我是为了她……我都、做了什么……？」

纳布尔双手捂面，对于他的自言自语我什么都没有回答。并非当事者的我只能述说观测到的事实。说不定从我所不知道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的话，这件事是正确的。

但是，我不认为这能有个很好的解释。明明无论如何都会失败，在实行这件事的时候就是愚蠢的。

「……恋爱的病就像热病一样。你所做过的事不能反悔，但你被病侵害了，说不定还有同情的余地呢。不过我能说的最多就是『节哀顺变』吧。」

再怎么也不能用语言追逼这个状态下的纳布尔了。这时他抬起头盯着我。失去力量的眼瞳没有焦点。

「……在您看来，我们做错了吗？」

「我想，你最好自己思考你们所做的事的结果。恋爱的病所引起的热血已经冷却下来了吧。改变视角对于探究事物来说是必须的技能。」

「……您真是严格。」

纳布尔的肩膀完全沉了下来。……再这样下去可能只会让他痛苦。该结束了吧。

「我最后问一下。蕾妮并不是会陷害别人的孩子吧？」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

「这样啊，那就是不幸的误会呢。说不定所有人都有错。一定不是只有你不好。」

我站起来背向纳布尔。想问的事已经问完。之后无论纳布尔想怎么样，我都没有能帮他的了。最多只能给他加油打气罢了。

「请让我也问一个问题。……在您看来，尤菲莉亚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

「尤菲是个只能成为王妃的孩子。支持国王，成为引导国家的象征，为此而扼杀自我。所以是个变得冷淡的温柔孩子。想要背负王妃这一身份，而不能选择其他道路的人。」

「……是这样啊，非常感谢。」

听到从背后传来的声音，我没有转头。

「我八婆一句，无论孩子犯下什么致命性的错误，父母都会对孩子伸出手。如果认同的话，我建议你好好谈谈。」

没听到纳布尔的回答。我打开门走出了房间。这时跟站在房间外的斯普劳德骑士团长对上了视线。

斯普劳德一副难以启齿的表情看向我，然后默默低下了头。

我走到他的旁边开口说道：

「……斯普劳德骑士团长，以防万一我忠告一下。」

「……忠告？」

「总感觉有不好的预感。……如果没猜中的话就好了。」

我只说了这些，斯普劳德骑士团长也没有追问。

我就这样走过他的身边，向着出口走去。但心中有着无以言表的讨厌预感。

＊ ＊ ＊

——听了纳布尔的话之后，不好的预感怎么都没办法消除。

我进入工房陷入了思考中。但无论怎么想都没有答案。我没有足够的情报去拭去这讨厌的预感。虽然这不好的预感类似于直觉，但并不清楚这直觉从何而来。

（……蕾妮·西亚男爵千金吗）

感觉仿佛将要发生什么。但无论怎么整理手中的情报都没法明确得出答案。心中焦躁不安。

虽然想拭去心中的焦躁，但没有什么灵感。我为了转换心情而叹了口气抬起了头，结果眼前出现了尤菲的脸。

「哇——？！尤菲？！」

「……终于注意到我了啊。我回来了。」

「欢、欢迎回来。」

不知道是尤菲消除了气息还是我完全没察觉到。总之尤菲的视线盯得我很痛。瞪着我像是要责备我一样。

「听说您访问了斯普劳德伯爵家呢？」

「……伊利亚说的吗……？」

瞒着尤菲啊，可恶的伊利亚。虽然我下意识地想要糊弄过去，但却找不到词语。我忍耐不住移开视线，结果尤菲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说过不要瞒着我了吧？」

「……应该没什么好说的吧。」

「您去斯普劳德伯爵家做什么呢？」

感觉到了尤菲的压力，就像是在说「不许瞒着我」一样。我屈服于这个压力开口说道：

「……我去问了关于西亚男爵千金的事。」

「……只有这些吗？」

「还有，为什么要弹劾你。」

「……为什么突然开始调查这件事了？昨天发生了什么吗？」

尤菲的问题让我下意识地闭上了嘴巴，但她用手轻捂我的脸颊不让我移开视线，看到她殷切的目光后我也没办法沉默了。

「……那个，为了确认西亚男爵千金的为人，近期会召集她们，父王问我要不要同席……然后，我就想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特地等我回老家的时候吗？」

「这是父王和母后的关心。不想给你添负担……」

「……连希尔芬王妃都这样。她已经回来了啊。」

尤菲叹了口气把手从我脸上移开，然后单手捂住额头向下叹了口气。

「……我就这么不可靠吗？」

「尤菲？」

「确实不能说完全没事了。……但我是您的助手。我想成为您的助手。但现在就像是被说『净是添麻烦，一点都不可靠』一样，我有些悲伤。」

「不、不是！并不是你不可靠，只是不想伤到你而已！本来就因为这件事吓到了吧？所以，不想让你烦心……」

尤菲的话让我不禁站了起来并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这时我的手被她抓住，随后她双手握住我的手，抱在胸前。

「即使如此，这也是我应当背负的责任。……如果您没有不方便的话请让我也背负。我讨厌被抛下。」

「……尤菲。」

她的手微微颤抖。但笔直望向我的视线非常拼命，充满了坚强的光芒。

尤菲真的太想坚强了。明明更软弱一些也行的。但我明白这种关心对于尤菲来说一定是痛苦。既然如此，我想，按她所期望的去做是最好的。

「抱歉瞒着你了。」

「嗯。拜托了，请让我也一起背负。毕竟是我的事。」

「嗯，我知道了。」

我走近一步抱住了尤菲。我明明应该知道仅仅被保护是不会被尤菲接受的，但仅限于废除婚约这件事，我总觉得直接跟她说不太好。

虽然本人也这么说了，但不能断定尤菲没问题。然既然尤菲希望我能跟她说的话，瞒着她才是不诚实的。

「……似乎好好达成一致了啊。」

「伊利亚。」

就像是看准了我和尤菲的对话告一段落，伊利亚进入了工房。我不禁瞪向伊利亚，心情复杂。虽然我现在认为不瞒着尤菲比较好，但如果伊利亚不说的话尤菲就不会注意到。

注意到我的视线，伊利亚面无表情地眯细双眼。

「我是为两人着想才说的。难道是多余了吗？」

「没，帮大忙了。……安妮丝大人，伊利亚也在担心您。因为您在为某事而苦思冥想。」

……苦思冥想是真的，如果因此被担心的话我也没法反驳。我虽然皱着眉头想说什么，但还是说不出一句话。

「因为公主大人烦恼到这地步很少见。」

「发生了什么呢？」

「……要说发生的确是发生了，但我也只是有不好的预感，不能断言。」

「不好的预感……？」

尤菲露出惊讶的表情。但伊利亚不同，她有些无法维持面无表情，厌恶地说道：

「……公主大人的不好的预感吗。这确实不吉利。」

「伊利亚？」

「公主大人的不好的预感，很多时候是真的要发生什么糟糕事情的前兆。虽然公主大人经常引发问题，但动机是出于善意的。这样的公主大人感觉到什么的话，几乎都是带有恶意的东西。」

「是这样吗？」

「我觉得只是偶然啊……」

我发挥讨厌的预感的时候，确实是在恶意下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作为冒险者活动的时候这种情况不少。比如不正当的委托，比如隐藏在委托中的事件的气息。我不好的预感有很高概率命中这类事件。

除去真正危险的事，我的直觉发出警告的时候一般是魔法省的大人物要妨碍我的时候。跟伊利亚说的一样，我的预感会对恶意起反应，虽然不想承认。

「……这样的话，是什么让我有不好的预感呢？」

「公主大人您也不知道吗？」

「所以心里就有疙瘩啊！」

「安妮丝大人去问的是关于西亚男爵千金的事吧？」

从尤菲空中听到西亚男爵千金这个名字我还有些担心，但我不怎么去在意，回应道：

「是啊，想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但似乎不像是会有什么阴谋的人……」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认为西亚男爵千金是坏人。」

「尤菲也是？」

「我虽然有对她的行为举止提出过劝诫，不过她本人也反省了。绝对不是不听提醒的人，说过一次后也可以看到改善。不如说我提出劝告有时会被阿尔加鲁特大人瞪，所以我甚至认为随她的便就好了……」

在尤菲看来西亚男爵千金也不是坏人吗。所以有很多人同情？但是，也不能因此说是尤菲做错了吧？总感觉心里有疙瘩。

「……西亚男爵千金的情报不足啊。」

「不好的预感是在西亚男爵千金身上感觉到的吗？」

「……不知道。不过，这个状况本身，让我总感觉心情糟糕。」

「这个状况本身？」

「如果能弄清的话就好了……啊，好烦！」

我只能断言，这个状况有些奇怪。但不清楚是哪个地方有违和感。这件事一直在我脑中打转。

「就听到的来看，总感觉西亚男爵千金的为人跟状况不合呢。」

「……是这样？」

「嗯，是这样。」

「怎么不合呢？」

「在你看来，西亚男爵千金也是个听人话的孩子，而且有复杂的境遇所以会吸引人。但是，为了保护这样老实的孩子而特地提出废除

婚约进行断罪？」

「……这，是这样吗？」

「是的。阿尔君在想什么啊……啊，真烦啊……」

我一直纠结的就是不知道发生这个状况的原因。即使想逆推，从证据也推不出原因。就像是迷雾笼罩而抓不住东西一样。这让我总感觉很恶心。

「总之，如果烦恼也得不出答案的话，先放一下怎么样？讨厌的预感虽然可能是真的，但一直绷紧神经只会让人疲劳。」

「……嗯，也是。」

「首先休息一下吧，安妮丝大人。」

伊利亚和尤菲一起让我休息我也不好拒绝，毕竟被担心了。

不过，虽然知道了这个状况，但并不知道原因。

这个废除婚约的事件到底有什么内幕呢。觉得事情不简单的感觉越来越强。

然后，在这漩涡之中的是……阿尔君。有着跟我同样血脉，跟我断绝关系的弟弟。明明他要作为这个国家的国王统帅下一代人的。

（……阿尔君，你到底要做什么呢……？）

胸中残留的令人怀念的过去的残影，让我的心一阵阵刺痛。我为了消去这个痛楚而摇摇头，将其赶出意识之外。

第二章 命运的少女

「很适合你哦，公主大人。」

「……那真是谢谢了。」

我看到经过伊利亚化妆的自己后消沉了起来。西亚男爵千金谒见的日子一下子就到了，我为了参加这个谒见活动而被伊利亚打扮得像个王女。

即使知道这是必要的，但我不擅长盛装打扮。不由得忧郁地叹了口气。

「安妮丝大人。」

「尤菲。」

确认到我打理完毕后，尤菲走了进来。她是平常的私服，因为今天她要留在这里。

「很漂亮啊。」

「客套话就算了，那我这就走了。」

「……虽然我也很想同席的，不过我在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复杂。我在离宫等着您回来。」

尤菲露出不安的表情这么说道。她似乎也很在意西亚男爵千金。但是我也反对尤菲同席，而且我也不认为父王和母后会同意。所以就只能让她留在离宫了。

「要好好看清哦。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再好不过了。」

前几天感觉到的不好的预感仍然还不明确。在今天的谒见中能弄清违和感的真相就好了。为此我要好好看清西亚男爵千金这个人。

我背向为我们送行的尤菲，跟伊利亚一起向着王城前进。到达王城后，侍女给我们带路，进入了休息室。

这间房间是为王族准备的休息室。母后喝着茶，以优雅的姿势坐在里面。我反射性地想回去，但被伊利亚按住了肩膀。

「希尔芬王妃殿下，很久不见。」

「伊利亚，女儿一直给你添麻烦了。真的感谢你。」

「您言过了。」

伊利亚把手移开我的肩膀，行了一礼。母后满意地看着伊利亚。

「伊利亚当从者真是浪费了。……不要辜负了她的献身，听到了吗？安妮丝。」

「我知道了……」

「……你这孩子真是的。跟阿尔加鲁特在不同意义上让人头疼啊。」

不用这么打心底叹气吧。对于被伊利亚照顾这件事我也有自觉，想要报答伊利亚。毕竟是少数站在我这边的人之一，已经像是家人一样了。

「你们一个个不成材的样子，我即使想引退也引退不了……」

「诶？母后打算引退吗？！」

我还以为母后绝对会一直工作下去的。结果母后瞪着我。

「当然了。我也不能一直坐在外交官的座位上吧？又不能培育后进，而且我也不会一直年轻。」

「……您居然这么说？」

有的人看到我们甚至会认为我们是姐妹，这样的母后居然说自己不年轻，说实话听起来完全是玩笑。先不说外交官，作为武人应该会永远不退休吧。

「……哎呀，你似乎认为我非常年轻啊。我很开心哦，就那么想跟我交手吗？」

「没有这回事！培育后进也很重要呢！母后的想法非常出色！」

「要是这样立即找借口的话，就先考虑对方的反应再说话。即使你放弃王位继承权也仍然是王族的一员。作为立于人上之人，要观察对方的反应，并作出配合对方的反应。听到了吗，安妮丝！」

噫——！为什么每次见面都要被说教啊，太不讲理了！我看向伊利亚发出求助，但伊利亚根本不看我！薄情者！

「明明等下就要看清西亚男爵千金的为人了……你到底明不明白？安妮丝。」

「呜——，我知道了……」

「……那么，你的直觉怎么样？」

听到母后的问题，我从闹别扭的表情变回认真的表情。接下来是认真的话题了。

「至少我不认为西亚男爵千金有什么阴谋。」

「原来如此，但心里还是有疙瘩？」

「虽然不能明确。」

「不能小看你的直觉呢。从我都想不到，察觉不到的视角观察事物是你的武器。察觉到任何琐碎的事都要警戒。」

「您怎么想的？」

我的问题让母后微微眯细眼睛看向我。如果不是私人问题的话我并不怕母后。这是必要的会话，所以并不是胆怯的时候。我们四目相对，下一瞬间母后移开视线这么答道：

「我不知道。但是，发生了什么千真万确的。虽然没有你那么好的直觉，但万事小心是最好不过的。」

「……原来如此。」

我的违和感真的就是直觉，不过母后似乎是从人生经验中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大概父王也是一样。所以才特定召见西亚男爵千金。

「虽然这么说有些不好……我觉得你应该参加，是因为你的那个直觉。」

「母后？」

「你虽然奇怪又破天荒，但并非不值得信赖。察觉到什么马上跟我说，知道了吗？绝对不能贸然行事。」

「……是，母后。非常感谢。」

说实话我不擅长应对母后。但并非讨厌她。她是严厉，我胜不过的人，但还是有些认同我的。切身感受到她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

并且因为是家人，所以我想用我力所能及的事来给家人帮助。而且这也是为了尤菲，我一定要好好看清西亚男爵千金的为人。

「——希尔芬，安妮丝菲亚，到时间了。」

门被敲响，父王走了进来。好像是来喊我和母后的。

我把伊利亚留在了休息室，然后一家人一起向谒见之厅走去。谒见之厅只有少量的人。护卫也只有斯普劳德骑士团长和父王的心腹而已。

感受到现场的空气，再怎么也不能给王族抹黑，所以就挺直了背等待着。这时两人进入了谒见之厅。

一个是身材魁梧的男人。深茶色的头发，锐利的灰色眼瞳，身躯非常强壮。

而这样的男人穿着贵族风格的衣服，虽然这么说有些失礼，但看起来跟现场格格不入。他就是德拉古斯·西亚男爵，如果知道他是原冒险者的话，对他这幅样子也就能接受了。

然后跟在西亚男爵一步之后的是蕾妮·西亚男爵千金。她在废除婚约的场面中站在阿尔君旁边。

艳丽的黑发，灰色的眼瞳微微朝下。站在西亚男爵旁边的话显得非常苗条。看起来非常虚幻，有些沮丧的脸上充满了忧郁。用红颜薄

命来形容正合适。

「西亚男爵，还有蕾妮。你们来了。」

父王对着跪在地上的西亚男爵和蕾妮小姐说道。跪着的西亚男爵似乎非常紧张，我看着都不好意思了。那么巨大的身体似乎缩成了一小块一样。

「抬起头，允许你发言。」

「是！这次是我的不肖女太无礼了！请，请您宽恕她！」

看起来相当拼命，即使说了可以抬起头，西亚男爵也依然深深低着头，现在也是一副土下座的样子。再加上以他那副体格喊出的恳求，就像是乞求慈悲一样。

西亚男爵这幅样子令父王微微皱眉，但还是立刻扳回脸。接着再次让西亚男爵抬起头。

「冷静，西亚男爵。此次设会是为了寻求真相。我不打算在没有弄清真相之前向谁问罪。首先放松吧。」

「……是，失礼了。陛下的话臣铭记于心。」

虽然仍然是紧张的表情，但西亚男爵终于抬起了头。无论怎么看都是一脸憔悴。考虑他的立场的话他也是很辛苦的。在身为父亲的劳苦上跟父王没什么区别。

我对这样的西亚男爵没有什么坏印象。从他的态度上来看，家长教育不好这条路线也消失了。我一边思考一边把视线从西亚男爵身上移到蕾妮小姐身上。蕾妮仍然跪在地上，看不出她的表情。

「关于阿尔加鲁特废除与尤菲莉亚的婚约一事，原本就进展不顺。我们认为，阿尔加鲁特就在这时候接近你的女儿，并产生了感情。」

「感、感情什么的……考虑到身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先不说妾，我女儿没有想过会被当成正当的婚约者……」

「那么，你的意思是阿尔加鲁特单方面的说法？」

「没、没有！确实蕾妮是我的养子，并且贵族教育也不充分。因此，在学院让王子费心了吧，对于王子的援助虽然有感谢，但绝对不会产生感情……」

「但是，阿尔加鲁特为了蕾妮小姐而义愤填膺，甚至弹劾尤菲莉亚，废除了婚约。这是事实，我不认为这其中没有感情。」

父王的话让西亚男爵一副惊恐的样子缩起肩膀。父王将视线移到蕾妮小姐身上。

「蕾妮·西亚。抬起头。」

在父王的催促下，蕾妮小姐缓缓地抬起了头。身上带着一股似乎随时会消失的梦幻感，虽然带着紧张的表情，但看不出感情的色彩。她的眼瞳中感觉不到光芒，甚至让人以为光都流入了虚无之中。

重新一看真是非常可爱的大小姐。如果没有这个梦幻的氛围的话，男性看到她的微笑确实会被夺走目光。是个跟尤菲发色不一样的美少女。不过说实话，配上蕾妮小姐的表情，感觉她不像是人。就算说她是人偶搞不好能让人一瞬间就相信。

「准许你发言。直接问了……你与阿尔加鲁特有没有感情？」

在父王的提问下，大家的视线集中在了蕾妮小姐身上。在大家的注视下她开口说道：

「——没有。」

实在是太美丽的音色，让人一瞬间怀疑起自己的耳朵。这声音直接闯入脑中，仅仅这一声就让人陷入了整个空气被支配的错觉之中。

「没有这回事。我没有想过这种不符合我身份的事。虽然对阿尔加鲁特大人有好感，但绝对没有让王家的未来陷入黑暗的打算。」

清澈的声音让每个人都侧耳倾听。甚至人们不愿放过蕾妮小姐的每一个动作，比如微微向下的视线，为了呼吸而轻轻震动的嘴唇。

不知道沉默持续了多久。父王的肩膀突然抖了一下并咳了两声，就像是从被蕾妮小姐吞噬的空气中苏醒过来一样。

「……这样啊。你的话似乎不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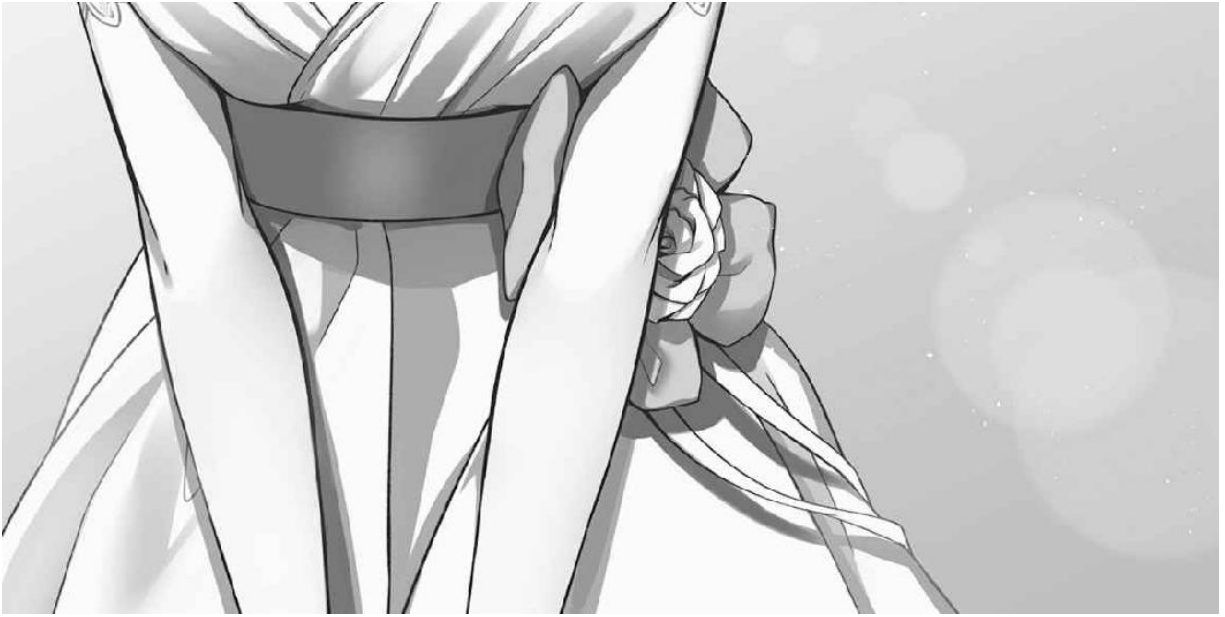
会场凝固的空气开始流动。——同时，违和感向我袭来。

（不舒服……）

就像是有一层薄膜被张开了一样。所有人都没对父王说什么，仅仅是垂下视线，像是在说没办法一样。就连母后都是这样。

所有人都认为蕾妮小姐没错的气氛渐渐传开。我在这样的气氛中感觉到的违和感越来越强，同时愈发不舒服起来。





这时，「背后」突然涌起一阵热流并传遍全身，由于这热量的刺激，身体变痒起来。然后这阵痒让我的身体违反我的意志擅自行动起来。

「——哈啾！！」

我的喷嚏让整个会场变得沉默。视线从蕾妮小姐身上集中到我身上。覆盖在我认识上的薄膜消失了，与之相对的，冰冷的视线一个接一个地刺向我。

（……啊，糟糕了，母后笑成这样。我接下来要死了）

母后的笑容中让我有种似乎随时会丢脑袋的压力。父王的肩膀则是剧烈地颤抖着，西亚男爵瞪大了双眼看着我。

蕾妮小姐也是惊讶得半开着口。在所有人都凝固的时候，动起来的是父王。

「……安妮丝……你这家伙……到底要……！」

「不、不是！父王！请准许我发言！我有事想要进言！」

「我不听你解释！」

「不是！请给我一些时间！」

「什么！要擤鼻涕吗！」

「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就连怒火攻心的父王，听到我的申述后也察觉到了一些违和感，笔直地盯着我。我也直面父王的视线，调整了一下呼吸。

「父王，能不能先让人回避一下？」

「你说什么？你打算做什么，安妮丝。」

「我有一些事想问问蕾妮小姐。由于这有可能关系到她的尊严，我想在尽可能人少的情况下进行确认。」

「诶……？」

被提到名字的蕾妮小姐最先对我的话做出反应。也许是完全没理解现状，蕾妮小姐被身为王女的我指名，脸色渐渐变青起来。

「……有什么在意的地方吗？安妮丝啊。」

「是的，父王。我作为这个国家的王女，有必须问的事。」

「……呼姆。」

我摆出平常不怎么使用的立场向父王进言。完全放下怀疑的父王，这次则是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不知该下何判断。

这时候推了父王一把的是母后。母后一边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一边把手放在父王的背上。

「同意她吧，陛下。」

「希尔芬……？」

「我相信安妮丝的直觉。她说到这个地步可能是察觉到什么东西。是真是假，之后再弄清也不迟吧。」

母后的话让父王皱了皱眉头。来回看着我和蕾妮小姐，口中在小声念着什么。在父王做出决断之前，西亚男爵走向前。

「请等一下，安妮丝菲亚王女！小女真的没有任何企图……！」

「冷静一下，西亚男爵。我并不是要责骂蕾妮小姐才说出这种话的。」

「但是！」

「能不能相信我呢。我完全没有加害她的意思。」

如果是平常，说不定会被刁难「你的话不值得信赖」，但这次即使摆出王女的名号作为挡箭牌也要进行确认。母后率先相信我的判断，说实话帮大忙了。

我突然的请求让会场中的所有人都交头接耳。虽然从气氛来看是否定的，不过母后率先推了我一把，让会场陷入了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状况。

「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您这请求是不是有些急啊？」

「……夏尔特鲁斯伯爵。」

其中唯一走向前对我提出劝告的是一位体态文雅的银发男性。他就是魔法省的长官，夏尔特鲁斯伯爵。他摸着大大挺出的肚子。这肥大的肚子不知是因为年龄大的关系，还是平常运动不足的关系，又或者是享受了能让他肚子变得那么大的富裕生活的关系。直说的话是一副不成体统的体型。

一眼看上去显得很稳重，但这只不过是表面。以前这人就一直说我坏话，互相把对方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即使如此他也是魔法省的长官，有着作为商量对象的地位，所以才让他到这里来。

夏尔特鲁斯伯爵环视了一周会场内的人们，继续说道：

「为了盘问软弱无力的少女而让人回避，想不吓到她都难吧？」

一副惹人厌的说法，不过我还是贴上笑容的面具回应道：

「您想表达的意思我理解了。但是，似乎没有我以外的人注意到，所以我才出声的。如果我弄错了的话，说不定会让她受到不实的

怀疑。这是来自王族的怀疑，可不能让其暴露在众目之下吧？所以我才提出要直接跟蕾妮小姐对话。」

「怀疑？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您说您在怀疑西亚男爵千金吗？」

夏尔特鲁斯伯爵把眼睛眯细，投来了似乎能把我射穿的压力。我为了不输给这压力而吸了一口气，挺起胸膛说道：

「对我的话有什么不服吗？夏尔特鲁斯伯爵。」

「……不，我只是对您如此顽固地要跟蕾妮小姐直接对话感到疑问而已。该不会是为了您保护着的尤菲莉亚小姐而威胁蕾妮小姐吧。」

……会场的空气一下子变得冰冷。而最为冰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想说的就这些吗？夏尔特鲁斯伯爵。」

我会发出这么冰冷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变得奇怪了。丹田处涌起一阵阵沸腾的怒火，与之成比例的，脑袋则非常冰冷。

「既然我作为王族参加了这场会议，你认为我是因为这种理由才让人回避的吗？夏尔特鲁斯伯爵。」

我的提问让夏尔特鲁斯伯爵一瞬间惊得跳起了眉毛。我故意强调王族，是向他确认这话该不该对王家的人说。

「……不，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是情深义重的人，我怕您会为此而弄错判断，因此提出忠告。」

「那这就是不必要的担心。我在这里的任务是引出真相。为此不会站在任何一边。我对精灵发誓不会做出危害和胁迫蕾妮小姐的行为。」

我握住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上进行宣言。既然是魔法省的长官，就不能对加上精灵祈祷的宣言置之不理。果然，夏尔特鲁斯伯爵的表情明显的扭曲了。

「王女殿下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么我们应该退下吧？」

「玛泽塔公爵……」

调解了这个渐渐变得险恶的气氛的是古兰兹公爵。他看了我一眼后，看向父王。

在古兰兹公爵额注视下，父王也终于想好了，从我开始环视会场。

「准许了。为了给安妮丝和蕾妮小姐谈话的地方，大家先退下。」

在父王明确的宣言下，会场中的臣子安静下来。然后一人接着一人行礼后离开了。留到最后的夏尔特鲁斯伯爵也不发一言地离开了会场。

「请让我同席！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

西亚男爵跪着移动到我脚下。因为人少因此可以上前了，他拼命地向我请求。

蕾妮小姐不安地看着自己父亲的背影。我轻轻吐了一口气，为了跟西亚男爵对上视线而蹲了下来。

「西亚男爵，我真的没有加害你女儿的打算。所以能不能相信我在外面等着呢？」

「……但是……！」

「西亚男爵，再这样下去就无礼了。跟我一起退下吧。」

「玛泽塔公爵……」

古兰兹公爵责备了西亚男爵。公爵都说到了这个地步，也许是理解到不能再继续纠缠下去，西亚男爵不甘地沉默下来。在被古兰兹公爵催促离开会场这段时间，一直不安地看着蕾妮小姐。

在人都离开之后，只剩下父王和母后，以及我和蕾妮小姐。蕾妮小姐脸色发青，不停颤抖，一副随时会倒下的样子。看到这幅样子，

我转向父王和母后，说道：

「抱歉，父王，母后。我要到其他房间进行确认，能不能请你们等一下？」

「连我们都要吗？」

「拜托了，我会让伊利亚跟着的。」

「……我知道了。在你弄清疑问后要马上叫我们。知道了吗？」

我点头回应了母后。然后我走到蕾妮小姐旁边，她胆怯地看着我。

「初次见面，蕾妮小姐。我虽然不会说『不要害怕』……不过还是请你陪我一下。这也是为了你好，可以吧？」

「……是。」

像是为了忍住颤抖，蕾妮小姐点点头小声回应。我握住她颤抖的手，像护送一般一起离开了会场。走向伊利亚等着的王族休息室。

「……公主大人？请问怎么了？」

在休息室等着的伊利亚惊讶地向我们走来。

然后察觉到我在护送蕾妮小姐，显得更加困惑了。

「有点事呢。蕾妮小姐，先坐吧。」

我确认到她点头后，让她坐在了椅子上。颤抖的身体让椅子都嗒嗒作响，即使不愿意也能知道她非常紧张。伊利亚也许是觉得很可怜，皱起了眉头。

「有些突然非常抱歉，我有必须要确认的事。」

「确认……？」

「我想调查一下你的事。」

「……那个，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蕾妮小姐脸色发青，左右摇头。说实话，我知道这对她的精神负担很大。但我不能退缩。

「为了证明这点，希望你相信我。……啊，不对。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我希望你把这当成是王女的命令，老实照做就好。」

我的话让蕾妮小姐缩起身子。看向我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因为恐惧而扭曲。

「我知道这很没礼貌。过后要我怎么道歉都行。但是如果不在这里弄清楚的话会让你陷入不利的立场。」

「……怎么会……」

「回答只能是『好的』，听到吗？」

「……好的。」

蕾妮小姐低着头发发出绝望的声音。我绕到她的背后，轻轻触摸她的背。

「呀！做，做什么？」

「安静，不会做什么的。」

「但，但是……」

我无视她的反应。用手指慢慢沿着她的身体抚摸。我集中意识，沿着脊椎，然后从肩膀到手臂。

「……失礼了。」

「呀？！」

接下来我把手绕到她的胸部。我为了不让发出可爱悲鸣的蕾妮小姐乱动，一边从后面压着她，一边用手指摸着她的胸。

「……原来如此，可以了。」

我松开从后面拘束着蕾妮小姐的手，她抱着自己的身体，含着泪水抬头看着我。似乎随时都会哭出来。

虽然是必要的行为，但摸她的胸还是给了她危机感。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吐了口气。

「蕾妮小姐，这个问题可能有些突然。」

「……什么事……？」

蕾妮小姐抱住身体警戒着我，等着我的回答。我虽然想找些合适的词语，不过最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问，只好开门见山了。

「——你有没有正在使用『魔法』的自觉？」

「……诶？」

蕾妮小姐一副没料到我会这么问的样子，呆呆地发出声音。然后左右摇头，像是在说不知道我在问什么。

「……这样啊，没自觉啊。这就是非常『麻烦的事』了。」

「诶？那个，我没有……」

「没有意识到吗？你使用魔法，试图对我进行『精神干涉』哦？」

「……………诶？」

「倒不如说，现在也使用着。让我心神不宁。大概也对那个会场中的人们施加了同样的魔法。不过说实话，这可不是普通的魔法呢。」

「诶……？！我，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做！」

蕾妮小姐面无血色，不停摇头。我把手放在似乎要发狂的蕾妮小姐双肩上，好不容易让她坐了回去。

「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不是凭借自己的意志使用的！原因也大概能明白了！」

「原因……？」

「蕾妮小姐，你大概不是普通的人类。」

蕾妮小姐一脸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表情，僵在原地。灰色的眼瞳大大张开，眼中的泪水滴落下去。

「……不是、普通的人类……？」

「公主大人，请问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我让人回避的理由，不希望命中的预感还是命中了啊……那个啊，蕾妮小姐，希望你能冷静听我说。你的心脏——有个像是『魔石』的东西。」

「魔、魔石……诶？为什么……？」

「……这、也就是说，她是魔物……？」

蕾妮小姐因为恐惧，脸上一阵抽搐，伊利亚则是一脸惊愕地嘟哝着。

是的，本来的话只有魔物才会有魔石。人类不可能有魔石。

也就是说，蕾妮小姐有可能不是人类。但这是难以置信的。所以两人才会惊讶。就连我都吓到了。

「我能察觉到也是偶然。我偶然对自己施加了能抵抗蕾妮魔法的术式。但是蕾妮的魔法没有冲着我来，大概是因为没察觉到自己体内有魔石吧？」

「怎、怎么会……我……不是人类……？」

「我不清楚。还不能断定，所以我才让人回避。为了不让人们对你误解。」

「……为了我……」

至此，蕾妮小姐终于不怀疑我了，明白我不会加害她后，她松了一口气。

「嗯。你拥有的魔石的力量似乎会影响人的精神。大概是会让人产生对自己的好意和保护欲……说得简单一些，就是『魅惑』的力量。」

「……魅惑？」

蕾妮小姐睁大双眼，呆呆地附和着我的话。我重重点了点头。

「没错。如果这是真的话，我的违和感就有解释了。无论谁都站在你这边，是因为中了这魅惑的力量，被诱导着『必须保护你』的结果……」

「——是这样吗？！我被人喜欢到自己都觉得奇怪是有原因的吗？！」

蕾妮小姐突然一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样子抓住我。我有些傻眼地接住她。

「蕾、蕾妮小姐？」

「是不是啊？！我一直，使用着这个魅惑的力量吗？！」

「再怎么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自觉，说不定这个可能性很高……」

听到我的回答后，蕾妮小姐一副失去力气的样子坐到椅子上，失去灵魂了一般。泪水从双眼不断滴落。

「我、我……从以前开始……就被人们喜欢，但是……但是，大家都会变坏，背叛我……或、或是欺负我……我一直、很害怕……我，一直注意不让人们喜欢我，不想显眼……！」

蕾妮小姐双手捂面，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她的这幅样子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在我行动之前，伊利亚轻轻地抱住蕾妮小姐的肩膀。

一被伊利亚抱住，蕾妮小姐再也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这幅悲痛的样子让我都皱眉了。这件事对于蕾妮小姐来说是相当巨大的烦恼吧。

……不过，伊利亚会这么在意别人，有些意外。看起来伊利亚是自然而然这么做的，让我为魅惑的影响之大吓到了。蕾妮小姐的力量毫无疑问是货真价实的。

（不过，真是危险呢……）

蕾妮小姐的身体内存在着像是拥有魅惑力量的魔石。我能够察觉到这个也是碰巧，因为之前与提尔提一同进行了研究，对此现象的经过进行了观察。要不我也中魅惑了。

（……真是危险呢，从时间上看真的是千钧一发啊）

先不说父王，就连母后都没察觉到。这样的话，贵族学院的学生们应该不可能察觉到自己被魅惑了。不管怎么想，蕾妮小姐的力量都太危险了。放着不管的话不知会出什么事。

「……公主大人。」

伊利亚一边抚摸着蕾妮小姐的背一边看着我。虽然不能放着不管，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首先跟父王母后说说吧……。

然后等蕾妮小姐冷静下来后，让伊利亚去叫父王和母后了。之前还哭得眼睛发肿的蕾妮小姐，现在也只是抽着鼻子老实地坐着。

「……冷静下来了？」

「……刚刚慌乱了，真是非常抱歉。」

「没事。……突然听到这种话，没办法保持冷静吧？」

「是的……但是，总感觉放心了……」

「放心？」

「……我之前一直在想，是不是我让大家变得奇怪的。现在终于有答案了……」

蕾妮小姐说着，并软弱地笑了起来，这幅样子让我胸口一阵发疼。跟她对话过后发现她是个纯粹而善良的孩子。特别的力量与她不相称的，温柔的孩子。

她知道自己拥有能使人发狂的力量后，最先想到的是放心。

「……以前经常发生吗？」

「是的，您知道我之前是住在孤儿院的吗？从那时开始就这样了。」

「孤儿院……我听说西亚男爵是在孤儿院把你收养起来的，你母亲呢？」

「我一开始是跟母亲一起旅行的，但母亲在我小时候就因病去世了。然后就被放在孤儿院照顾了。」

如果蕾妮小姐体内有魔石的话，大概是她母亲的缘故。既然已经去世了，有些遗憾的同时也安心了。如果，蕾妮小姐的母亲也拥有同样的力量的话……。

「公主大人，我带陛下和王妃来了。」

伊利亚的声音将陷入思考的我喊了回来。父王和母后跟在伊利亚背后走进了房间，看到眼睛发肿的蕾妮小姐，露出了些许惊讶的表情。

「安妮丝，明白什么了？」

「是的。母后，父王。请冷静听我说。」

我摆正姿势后，跟他们传达了蕾妮小姐的魔石的事。听到关于魅惑的力量后，两人都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没想到居然有拥有魔石的人……」

「是的。但这力量不受控制。所以会无差别地向周围发出力量，让人们对自己抱有好意，导致人际关系出现不和。」

「原来如此……」

父王一副头疼的样子捂着脑袋，然后叹了口气。我也一样想叹气。

代替沉默的父王，母后露出认真的表情面向我，继续说道：

「我了解这件事了。那么，你认为你该怎么做？安妮丝。」

「……是啊。首先需要摸索如何控制蕾妮小姐的力量。」

「但是，她的力量很危险。你偶然能发现固然很好，但这是我和陛下都没能发现的力量。这力量有可能会威胁到国家。」

母后的话语让蕾妮小姐轻轻抖了一下。伊利亚轻轻支撑着脸色发青并不停颤抖的蕾妮小姐。母后看了一眼蕾妮小姐的样子，然后马上又把视线朝向我。

确实蕾妮小姐的力量很危险。首先，即使被魅惑了也不会注意到这点非常致命，蕾妮小姐是无意识使用的所以只有这点威力。

如果有意向某人进行魅惑的话，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我明白母后的这一担心。并且，因为蕾妮小姐没意识到这个力量，所以也不能进行控制。那么，在这里斩断祸根说不定是正确的选择。

「即使如此，我也反对杀了蕾妮小姐。」

「为什么？」

「因为既然确认到蕾妮小姐这样的前例，就不能保证没有类似力量的人出现。那么，应为作为研究对象受国家保护。」

如果蕾妮小姐是最后一人还好。但是，如果其他人也拥有类似的力量，就不应该杀了蕾妮小姐。

幸运的是，蕾妮小姐也是非常好的孩子。如果对她说「这是对于国家必要的」，应该不会拒绝被保护。而且为了解析这个力量，让她自己也协助的话绝对会更好。

「我认为蕾妮小姐不一定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哦？」

「这样的话就由不会被魅惑的我来保护她，进行监督。这样就行了吧？」

而且蕾妮小姐的力量来自魔石。这对于我来说也有研究的价值。保护她对我有很大的好处。

母后虽然盯了我一会儿，但还是闭上眼睛深深叹了口气。

「……是呢。但她很危险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如果你无力处理的话就只能杀了蕾妮小姐。责任由你来承担，可以吧？安妮丝。」

「是，我会负起责任保护蕾妮小姐。」

听到我的回答后，母后捂着额头向前弯腰叹气。看起来相当疲劳。我能体会到母后非常心累。

「……想到阿尔加鲁特的事。我认为交给你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尽量限制情报，藏匿蕾妮小姐。可以吧？」

「……是啊。我明白希尔芬的担忧，考虑到以后的事，如果蕾妮小姐能控制自己的力量是再好不过的了。」

母后用视线向父王寻求确认。父王则是点头表示同意。听到两人的回答，我也为不会马上处理蕾妮小姐而放下心来。

「那么要对谁透露多少情报？既然不能完全公开，应该严选人员吧？」

「嗯。对古兰兹说，还有对西亚男爵也得进行说明啊。不能公开放在你身边这件事，所以需要统一口径。就『蕾妮小姐为了疗养而离家了』，然后秘密转移到离宫里。」

我做不到政治上的交涉，所以只能交给父王和母后了。然后无论是为了保护还是藏匿，离宫都是理想的环境。因为我限制了人的出入，所以有不会引人注目这一优点。也没有带着好意接近过来的人。

然后我调查她的力量，摸索对策。说实话这对我来说是顺水推舟的事，并不会对此感到什么不快。

「蕾妮小姐。抱歉了，你只能同意。」

「没有，倒不如说我添麻烦了……如果让我服从的话我会服从的。」

虽然蕾妮小姐脸色还很糟糕，但在我保护她这件事决定下来后，她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志。

没想到是拥有魔石，总感觉明白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实。把这样的人放在身边进行保护，虽然不谨慎，但我还是有些迫不及待了。

「安妮丝，虽然你也很辛苦……给我好好做。」

「当然！毕竟是这么让我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我感到责任重大！这件事是这件事，那件事是那件事！」

「……………你真的就是这种地方不行呢。」

「诶？」

母后傻眼地叹了口气。看到我不可思议地歪了歪脑袋后，母后眯着眼睛瞪向我。

「要把蕾妮小姐放在离宫有个很大的问题吧。」

「问题？」

「你现在跟谁在离宫一起生活？」

「……啊。」

是啊，现在，尤菲不是在离宫吗？！……但是，毕竟事出有因。如果让尤菲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的话，接下来就要跟尤菲和蕾妮小姐一起在离宫生活了？

我不由得看向蕾妮小姐，她一副非常难为情的表情。而支撑着蕾妮小姐的伊利亚则仿佛看虫子一样的眼神。

……诶、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 * *

「……哈。是这样啊。」

决定再离宫保护蕾妮小姐后，蕾妮小姐也需要对西亚男爵进行说明并做些准备，所以要过几天才来离宫。

我必须在这之前跟尤菲说明这件事，我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明后……结果尤菲的反应非常轻巧。

尤菲一副以为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的表情，这反而让我不知所措了。不由得窥视尤菲的样子。

也许是察觉到了我的视线，尤菲困惑地皱起眉头。

「我知道蕾妮小姐的事了。骚动的原因是无自觉地使用力量，而且我对蕾妮小姐也没什么成见。倒不如说她是体内有魔石的非常少见的人，所以由不会被魅惑影响的您来保护是非常合理的，对此我没有疑问。」

「……你这样就好了吗？」

「即使您问我好不好……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尤菲是打心底这么认为的。我看到这个反应，不由得皱起眉头，因为我有些明白为什么纳布尔他们会觉得尤菲是非常冷淡的人了。

尤菲是真的不对蕾妮小姐有什么成见。倒不如说，她理解了蕾妮小姐的境遇后，打心底认为应该对她进行保护。

普通人的话应该会生气才对。迷惑自己的婚约者，让自己的评价从此一落千丈。但尤菲没有这样，因为这对于尤菲来说是正确的。

因为想变得完美，所以抛弃了对于人来说理所当然的感情。作为王妃的话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作为人类，我觉得这大错特错了。

「安妮丝大人？」

「嗯……尤菲啊。那个，我觉得可以生气哦。」

「哈……」

听到我的话，尤菲一副困扰的样子沉默不语。现在的尤菲一定理解了这对于自己来说是缺点。所以才露出困扰的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

我下意识地对着尤菲伸出了手。伸到她的头上，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

突然被摸头让尤菲有些惊讶，但还是不发一语任由我摸。看到她放松了一些，我也放心了。

「蕾妮小姐来离宫后也能好好相处吗？」

我停下摸头的手，重新问道。尤菲一边用手理顺因为我的抚摸而有些乱的头发，一边点点头。

「嗯，我对她真的没有什么成见。倒不如说还有些同情。现在想来是有几个理由。」

「虽说是无自觉，但连王族都能魅惑……而且从很久以前就这样了。」

「这……还真是辛苦呢。既然是无自觉，那就会让不特定的多数人对己抱有善意吧？我认为这很痛苦。在学院中，围绕蕾妮小姐引发的骚动也有好几起，虽然魅惑能让人喜欢自己，但这并不等于是为了自己好。」

原来还引发了骚动吗。但是，考虑到这是无差别且无法控制的力量，说不定是非常自然的。让其他人喜欢自己，但如果蕾妮小姐没有回以什么善意的话，就会让别人自己没有回报。

没有回报的思念难以维持。觉得自己的善意被背叛的人也许会对蕾妮小姐处处为难。想到这还真是可怜。

「……说起来尤菲应该也被魅惑了吧？」

「我对蕾妮小姐抱有善意是事实，这应该就是魅惑的效果吧？之所以看起来没有受到影响，说不定是因为受到了彻底的教育吧，我判断一个人的时候会有意识摒弃感情。」

「无论好与坏，总之蕾妮小姐的魅惑没有太大的强制力这点也是有理由的啊。」

这样的话，让尤菲跟蕾妮小姐见面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一开始还想该怎么办。在两个人都因为事件而身不由己这点上，同样是被害者呢。

（……就算是被魅惑，这么宠溺蕾妮小姐也是阿尔君不好）

知道魅惑的事实后，父王和母后都不知道怎么处理阿尔君了。至少解明这个力量之前会非常谨慎吧。

如果蕾妮小姐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魅惑说不定也会缓和下来。至少阿尔君这次引起的骚动不正常。

（……都干了什么好事啊，真是的。阿尔君这家伙，真是笨蛋）

＊ ＊ ＊

在离宫做好准备迎接蕾妮小姐。蕾妮小姐为了不让周围知道她进入离宫，秘密前来。看到她的样子显得非常可疑。

毕竟尤菲就站在蕾妮小姐的前面，当然冷静不下来吧。虽然她们两人并没有直接对对方做过什么，但毕竟围绕婚约者纷争。

站在蕾妮小姐的角度，尤菲不仅身份高，而且自己还是引发废除婚约一事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非常过意不去吧。尤菲看着胆怯地缩起身子的蕾妮，没有露出什么特别的表情。并不是冷淡，而是没有任何感情。看得我都担心起来了。

「那个……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一起在这个离宫生活了，好好相处吧！」

我故意夸张地用开朗的语气来说，但两人还是没反应。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尤菲先开口了。

「蕾妮小姐。」

蕾妮小姐的肩膀夸张地抖了一下，然后面向尤菲。但尤菲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蕾妮小姐，而蕾妮小姐就像是被蛇盯上的青蛙一样。

「……非常抱歉。我也不知道在这种时候应该露出什么表情才合适。」

「诶……？」

「我已经听说了你的事。即使我认为没什么，你也会在意吧。那么，我是应该责备你好还是原谅你好呢。我一直在想选择哪一边能够让你更轻松，但得不出结论……」

「请不要这样！尤菲莉亚大人居然要道歉！全都是我不好……！」

被尤菲道歉的蕾妮小姐惊慌失措起来，不停摇头。身份高贵的公爵千金，而且自己还对对方做了不好的事，被这样的人道歉肯定会狼狈吧。——我事不关己地看着这一切。

「蕾妮小姐，你是带着恶意陷害我，因此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所以才自己责备自己吗？」

「没有！完全没这回事！我完全没想过要陷害您！」

「那么要对你生来就有的不幸问罪实在是太不讲理了。而且我也不认为现在的状况不好。」

也许是想让蕾妮小姐冷静下来，尤菲的语气非常的和稳。

「你也有自己的原因，需要帮助才来到了这里。那么，我不能挥开这只手。」

尤菲站了起来，注视着蕾妮小姐，走到她旁边并握住她的手。脸上带着比刚才更温柔的表情。被握住手的蕾妮小姐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举止变得奇怪起来。

尤菲不发一语。蕾妮小姐虽然拼命想说些什么，但还是泣不成声。然后握住尤菲的手，将额头贴了上去。

「非常、抱歉……！我把您的人生，弄得一团糟了……！」

「并不全是坏事。虽然在原下任王妃的身份来看是不该说的话……不过我现在过得非常快乐。所以你也享受接下来的人生就好了。」

原谅，认同。也许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我知道要做到这些有多难。

而能够自然做到这些的尤菲果然很厉害。这大概就是尤菲的强大之处吧。

我看着泣不成声，一边哭着一边抱住尤菲的手的蕾妮小姐，心想，她最需要的一定是尤菲的话语吧。

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实，为紧逼而来的现实而胆怯。虽然是不可抗力，但自己还是破坏了其他人的未来。蕾妮小姐应该是不知道如何偿还，并为自己犯下的罪感到害怕吧。

蕾妮小姐即使想道歉，但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最终就只能算是自我满足。所以尤菲原谅了对方，蕾妮小姐得到了原谅。这一定是非常可喜的事。

「……让您看到不成体统的地方了。」

哭了一会儿后，终于冷静下来的蕾妮小姐一边吸着鼻子一边擦着发红的眼睛。但她的表情非常清爽。

我们重新围着桌子坐在椅子上。伊利亚不知什么时候泡好了茶，我喝了一口。嗯，果然是伊利亚泡的一直以来美味的茶。

「蕾妮小姐，接下来虽然会很辛苦，但既然把你招来离宫，你就是我们的同伴了。所以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哦？」

「是，非常感谢。王女殿下。」

「叫安妮丝就好了。我也叫你蕾妮。」

蕾妮虽然露出了惶恐的表情，不过还是「入乡随俗」了。而且我也讨厌在私人场合被敬畏。

就这样，我的离宫渐渐变得热闹起来了。

＊ ＊ ＊

「——那个人还是看不透啊。」

突然出现的声音。对此声音做出反应的，是另一个带着焦躁感的声音。

「请问该怎么办？没想到那个人居然会行动。如此一来我们的计划……」

「那个人悉数破坏我们的计划，像恶魔一样处处作对。」

昏暗的房间内，微弱的照明只能照出人的轮廓，手指敲桌子的声音响了起来。

「计划不变，但必须提前。落到那个人手上是最糟糕的。果然最后挡住我们道路的还是那个人啊。」

「……请问您打算怎么做？」

「那个人虽然麻烦，但并非没有空隙。」

照明的火焰一阵晃动，照出轮廓的光源移动了。潜藏于黑暗之中的人们将自己的身体渗透在黑暗中，同时开口说道：

「能够乘虚而入的地方有好几个，那个人正是因为明白这点，所以平常不会从巢穴中出来。」

「……确实。那么，请问要怎么使用？」

「对那个人藏在巢穴中的宝物进行攻击的话最有效果。那个人绝对会从巢穴中出来。因为那个人之所以是那个人。然后束缚住那个人就好。只要出了巢穴，那个人的同伴很少。」

「——那么，就这样做。……不允许失败。」

融于黑暗之中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开。最后剩在黑暗中的人小声嘟哝：

「啊，不能失败。——因为，这是最后了。」

光芒摇晃了一下便消失了。光芒消失后，黑暗中某人的轮廓也随之消失。

第三章 传说中的怪物

「哦——？这孩子就是传言中那位俘获了众多贵族公子的美少女千金？」

提尔提一边说着一边死死盯着胆怯的蕾妮。地点是库兰雷特侯爵家的别宅，提尔提的研究室。这里聚集了包括我在内的尤菲、伊利亚、蕾妮以及主人提尔提。

将蕾妮保护在离宫之后，我们为了检查蕾妮的身体而来到了库兰雷特侯爵家的别宅。借用提尔提的智慧。

顺带一提，让提尔提检查蕾妮的身体这件事已经得到了父王他们的同意。提尔提身为问题儿童的另一方面，在药学和医学以及我所提倡的魔学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理解。父王也知道这些，所以很简单就下了许可。

「给我等等，提尔提。蕾妮是很纤细的女孩，不要太吓到人家了。」

「好的好的。话说体内有魔石的人还真少呢，没想到真的存在。」

提尔提一副吃惊的样子观察蕾妮。被身份比自己高的人盯着，蕾妮可怜地缩起了身子。这时提尔提的表情改变了。

「……嗯，原来如此。不说的话就没有违和感。好久没感受过罪恶感了。」

「果然你也会受到影响啊……旁若无人的你居然会有罪恶感。」

我跟提尔提说明了蕾妮的魔石拥有魅惑的力量。就连人格有问题的提尔提都对蕾妮产生了人情。再次佩服起蕾妮力量的强大。

「虽然并非不存在干涉精神的魔法，但我还不知道什么魔法能这么明确诱导人的感情，要使用出来也很困难。毕竟被魅惑了还察觉不

到这点太厉害了。」

「精神干涉是你擅长的领域呢。」

提尔提擅长的魔法是暗属性魔法。光暗与四大属性同属于基础属性，但与四大属性的魔法比起来，更难用肉眼看到效果。

光是治愈，促进成长，强化力量。暗是安定精神，抑制活动，或是束缚之类的。虽然它们的性质完全相反，但同样都是干涉看不到的领域。

尤菲当然也能使用光暗魔法。但她说不能使用像蕾妮那样的，让人对自己产生好意的魔法。也就是说，蕾妮的魔法不是现存的魔法，非常特殊。

「这个魅惑是无意识发动的？」

「是、是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使用这个力量……」

「哦？那就是本能发动的了。越来越像魔石的魔法了。」

「像魔石的魔法？」

对于提尔提的话，尤菲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歪着头。看到这一反应，提尔提竖起食指。

「魔石魔法是固有的，并且与魔物的生态有着很强的联系。换句话说，就是与其本能有关。然后在生存本能和防卫本能发生反应的时候，就是魔石最能发挥力量的时候。很像是不得不生存在残酷环境的魔物的力量。」

「像蕾妮这样的，让其他人对自己抱有好意，与防卫本能相近呢。」

「……原来如此，这样一说就能理解了。」

可以推测，在本人感到强大压力的时候，蕾妮的魔法就会发动。所以她的魅惑是防卫本能为了保护自己而起反应，随之发动了魔法。

尤菲似乎也能接受这个说法，不停点头。

「如果处于安定的环境下，说不定蕾妮也不会发动魅惑了，但她原本是平民，还没有习惯贵族社会吧？被收养的地方也是贵族，积累了相当大的压力也不奇怪……」

「这是……」

虽然蕾妮有些难以启齿，不过可以把这当成是默认了。虽然没有直接威胁到生命，但她本人感受到的负担应该相当大。

魔石对蕾妮的精神状态起反应，在防卫本能下发动了魅惑。虽然不想责备西亚男爵，但时机实在是太糟糕，根本是个笑不出来的状况。一个搞不好国家就会被颠覆。

「这样的话，在离宫收留蕾妮是正解呢。在那里，只有最低限度的人际交往，而且也不要求贵族千金的举止，对吧？」

「是啊……」

将蕾妮收留在离宫的时候，同时也对西亚男爵说了缘由。西亚男爵那惊讶且痛苦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说到这是为了蕾妮的时候，他深深地低下了头。

「虽然我知道父亲、义母，以及西亚男爵家的大家都是好人……」

西亚男爵在蕾妮的母亲行踪不明后，作为冒险者立下了显赫功绩，被赐予了男爵的地位。同时迎娶了子爵家的么女。

对于从被孤儿院收留到西亚男爵家的蕾妮来说，应该不知道怎么与西亚男爵夫人相处吧。但是，听说西亚男爵夫人的人格很好，非常温柔地迎接了蕾妮进自己家。

蕾妮了解自己的力量后，非常在意这份好意是不是因为魅惑的原因。所以不知道该如何与自己的亲生父亲——西亚男爵相处。西亚男爵也肝肠寸断，将蕾妮托付给了我。

如此这般，我希望能尽早解决蕾妮控制魔石的问题。这也是为了她自己的身心安定。

「……说起来，安妮丝大人。」

「什么？」

「这难道说……是『那个』？」

「……果然提尔提也想到了同样的事啊？」

我和提尔提不禁面面相觑。在知道蕾妮体内有魔石之后，我想到了的一件事。但因为没确证，所以就没说出口。

但是，如果提尔提跟我有同样的见解的话，我的担忧就有可能是真的。我皱了皱眉头，提尔提则是兴致盎然地盯着蕾妮的脸。

「那个……？」

「如果你是如我们预想般的存在，那就太讽刺了。」

「请问两位想到什么了？」

伊利亚代表蕾妮向我们提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而闭上了嘴巴，提尔提则是在自己常用的工作桌中拉出抽屉，取出钥匙。

「真是非常怀念的事了。居然能够目睹还不知道存不存在的东西，真是非常不可思议。等我拿个东西出来。」

提尔提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拿着钥匙离开了房间，这时大家的视线就集中到了我身上。

「安妮丝大人？」

「……说实话，这是难以相信的事哦？」

「一直都是如此。」

「被你这么一说，我耳朵也开始疼了！」

伊利亚一边捂着眉间一边吐槽，我调整了呼吸后环视三人。

「——大家知道『吸血鬼』的传说吗？」

「吸血鬼？」

只有蕾妮露出了疑问的表情。尤菲和伊利亚则脸色大变。也许是察觉到只有自己不知道，蕾妮依次看向我们的脸。

「所谓吸血鬼，就是吸食人类鲜血的传说中的怪物。」

——传说中，那个怪物或是绝世美男或是倾城美女。

拥有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的美貌，将陷入恋河的人们化为俘虏。那个怪物喜好吸食人类的鲜血，被吸血鬼吸食血液的人也同样会变为吸血鬼。

「魅惑人类，增加同胞，混入黑夜，向人腐臭。吸血鬼的怪物传说也是为了让孩子听话的恐怖故事之一。」

「……说起来，公主大人曾经非常热心地调查吸血鬼的传承呢。」

伊利亚双手拍了一下，就像是在说「想起来了」一样。

没错，我偶然间知道了吸血鬼的传说。「难道这个世界有吸血鬼？！」——我大为兴奋然后去调查了。就像是前世流传的吸血鬼一样，我曾经对这件事越查越兴奋。

「我是那个『吸血鬼』吗？」

「嗯……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不这么说吧。」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请问是怎么回事？」

「——吸血鬼的传说不仅仅只是故事，是有其原型的。」

回答尤菲的提问的不是我，而是回到房间来的提尔提。她手上拿着一本旧书。

「提尔提，这是？」

「这是『禁书』。」

「禁书？！」

尤菲难以置信地看着提尔提。蕾妮听到尤菲的口气一下子变了，因此胆怯地看向我。

「那个，禁书是……？」





「禁书是帕雷迪亚王国管制的违法书籍。由于记载着不好的思想和技术，所以成了管制对象。一旦知道持有禁书就会被处罚。」

听到我的说明后，蕾妮看着提尔提拿着的书吓了一跳。似乎也知道为什么尤菲会有这种反应了。

「可以拿着这种东西吗？！」

「当然不可以啊。一被发现马上就会被没收。」

被蕾妮吐槽的提尔提毫不在意地将禁书放在桌子上。帕雷迪亚王国是精灵信仰根深蒂固的国家，不符合国家思想的书籍都会由魔法省主导管制。

「说到底，这本书还是安妮丝大人的。」

「……安妮丝大人的？」

「虽然不是能声张的事，禁书在一部分爱好者中有着交易。交易内容基本都是禁书，一旦被发现就要上缴国家，因此报酬也很可观。」

「还有金钱以外的目的嘛？」

尤菲一副复杂的表情向我问道。提尔提夸张地耸了下肩，代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然啊，纯粹为了知识而寻求禁书的人可是络绎不绝。」

「被国家禁止的书为什么……」

「因为被列为禁书的书籍中，有很多是包含药学和医学的书。」

「药学和医学？」

尤菲一脸惊讶地皱起眉头。而同时，蕾妮则是露出了复杂的表情，似乎对这说法能够接受。伊利亚不可思议地看着蕾妮。

「蕾妮大人有头绪吗？」

「诶、啊、是的。……对于平民来说，生了重病或是受伤的时候，要向贵族支付高额金钱，请求他们施加治愈魔法。但是，这笔钱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支付的。而支付不起的平民就只能依靠药物了，基本上大部分的药都不如魔法有效。但既然不依靠魔法还能依靠药物治疗的话……自然就有人寻求禁书了。」

「原来是这样。」

治愈魔法是贵族的特权。使用魔法的人只要想就能够漫天要价。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平民都不能轻易支付这笔金钱。

要求支付过分金额的贵族络绎不绝，这也是平民和贵族之间出现鸿沟的原因之一。而这一点一直不能消除，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所以就会有黑市出现。我在冒险者时代也进出过好几次。」

「您做什么啊……」

「因为有些潜入调查的委托啊。而且以国家的权限难以应对黑市。」

要说的话，就像是帕雷迪亚王国的暗部一样。而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鸿沟也是黑市存在的原因，难以下手改善。现状是国家也不得不默认为其存在。

「当然，被当做是违法的事，但如果要连根拔起的话，国家的存在方式也会跟着改变。……有不少平民都渴求着治愈魔法哦，尤菲。」

「……这。」

「而且我们没有权利。虽然可以让父王做些什么，但无法直接改变什么。」

决定国家政策和存在方式的，是位于国家中枢，拥有相应立场的贵族的职责。就算我是王女，也不能改变这个系统。我只能尽量把握状况，把认为有效果的提案交给父王。

这时，提尔提拍了拍手让大家的注意转移到她身上，改变了这沉重的气氛。她的脸上露出对此话题完全不感兴趣的表情。

「回归正题吧。现在该说这孩子的魔石的事吧？」

「……是呢。这本禁书跟吸血鬼有关吗？」

「没错。而且也是让我和安妮丝大人完成魔药的契机。」

「魔药？」

尤菲为了确认看向我，我也点了点头。

「吸血鬼的传说有着其原型。这是被称为吸血鬼的某个魔法使的研究资料。」

「魔法使？」

「是啊，而且还是绝世天才狂气的产物。」

提尔提露出笑容，一脸怜爱地抚摸着禁书。这幅样子让包括我在内的全员都吓了一跳。确实这是提尔提会喜欢的研究资料。这个诅咒收集家真是的……。

「那个魔法使的目的是追求魔法的真理。虽然跟我方法不一样，但不可思议的是，那个魔法使最后跟我有着类似的想法。」

「跟安妮丝大人类似？」

对于尤菲的提问，提尔提接着我继续说明。

「安妮丝大人的魔药是以魔石为素材，目的是让魔物的力量寄宿于身上。刚刚也提到过了，魔石的力量与本能以及魔物的生态有着很强的联系。魔药就是经过调和，不让身体受到太大负担的强化药。」

「吸血鬼原型的那位魔法使也有类似的想法？」

「这里就是我和那个魔法使想法不同的地方，或者该说是分歧吧。让魔石的力量寄宿在身上这点一样。——但这个魔法使，选择了让自己变成魔物。」

尤菲和蕾妮一起倒吸了一口气。没错，打算利用魔法的力量这个想法跟我一样。但区别是改变自身存在以获得魔石力量这点。

「当时看的资料断断续续的，我认为应该是失败了。所以才选择了魔药这条道路，不过现在蕾妮出现了，我开始想其实该不会是成功了吧。」

「为什么会想到把自己变成魔物啊……？」

尤菲惊恐地小声嘟哝。而这答案当然存在。

「那个魔法使追求的不止如此。」

「……请问，是什么？」

因为与自己有关，所以蕾妮紧张地率先提问。我调整了一下呼吸，静静答道：

「——长生不老。」

房间内的空气一瞬间沉寂下来。蕾妮一副没有现实感的样子呆在原地，尤菲则是一副不能理解在说什么的表情。

「为了追求魔法的真理，那个魔法使的时间不够。所以那个魔法使的研究专注于某个方面。为了探究真理，为了获得永远的时间。」

「……不可能。即使能用魔法维持精神和肉体，但不能修复衰老。」

尤菲用生硬的声音否定，没错，虽然我和提尔提也参考了这本书，但也是因此认为这个研究最后失败了。

就算魔法能治疗重伤，能让精神安定，也不能违抗时间的流逝。即使能延缓衰老，长生不老也只是梦。

「确实不能停止衰老。但其执着和疯狂让某个禁忌的方法诞生了。——那就是『从他人那里夺取』。」

「……夺取？」

「衰老的话就从年轻人那里夺取，使用其他人的生命补充自己的生命。不够的话就夺取。……至此那个魔法使似乎是成功了。这就是吸血鬼传说的原型，那个魔法使执着和疯狂的产物。」

蕾妮害怕地抱紧自己的身体，尤菲的脸上划过一道汗水，嘴唇颤抖着。

「……从其他人那里夺取生命，实现了长生不老，变成了这样的魔物？」

「虽然跟真正的长生不老差得远了。」

「而且吸血鬼的传说流传开来跟这个书写这份研究资料的时期一致，不过至今仍未确认过吸血鬼实际存在。」

所以我和提尔提才认为这个实验到途中为之都是成功的，但最后也许被讨伐了。因为这明显是不讨伐就会有危险的魔物。

「目的是长生不老这点很危险，而且那个魔法使用的手段问题也很大。」

「从其他人那里夺取吗？」

「没错没错。……在吸血鬼的传说中，被吸血鬼吸食鲜血的人也会变为吸血鬼，对吧？」

「难道说……」

「就是这个难道。……我和提尔提认为这是洗脑。」

「洗、洗脑……？」

尤菲似乎察觉到什么的样子，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蕾妮被尤菲的变化吓到。

「这是为了本体出事时的预备。大量准备继承了自己思想的存在，让他们成为追求魔法真理的执念结晶。所以那个魔法使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夺取，毕竟那跟『自己』没有区别。不知他们是同一化了，还是让他们信奉本体。总之吸血鬼增加了同族，而这其实是为自己方便改变了其他人的人格。」

我如此断言后，大家的视线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了蕾妮身上。蕾妮脸色发青，不停颤抖。

「那个魔法使的目的是追求魔法的真理，而且不是用自己的手实现也没关系。对人们进行跟自己一样的处理，延续自己的生命。即便本体有什么情况发生也有预备。」

「……歪门邪道。」

伊利亚一脸唾弃地说道。我真的也是这么认为的。

「回到魔石的话题吧。能够实现这种荒唐无稽的魔法，我想就只有魔石了。极端一点来说，魔石是为了使用固有魔法而特化的精灵石亚种。为了达到长生不老，魔石拥有着能够替换人意志的力量。将这魔石埋入身体的话确实会变成魔物——追求魔法的真理，接近长生不老的人型魔物。」

我入手这个资料后，发现了原本用法暧昧不清的魔石的有效利用法。那就是魔药，并且我现在也在受魔药的帮助。虽然我认为魔药也跟那个魔法使的用法一样，是个不封印的话就很糟糕的东西。

「……我是吸血鬼吗？」

蕾妮轻轻吐出这句话，血气尽失。伊利亚不留痕迹地支撑着似乎随时会倒下的蕾妮。

「可能性很高。不过，认为是子孙说不定更准呢。因为吸血鬼只不过是入被赋予魔石后发生变质的存在，与人类非常接近。本人不知道这事，一直继承着魔石也并非不可思议的事。」

「毕竟是『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这样诅咒的几何体呢。」

「这不是该笑的事，提尔提！」

我现在正在帮蕾妮说话！别打扰我啊！

「无论什么样的力量，根据用法的不同，有可能是药也有可能是毒。而且既然确认了蕾妮的存在，就不能断定不存在其他吸血鬼。所以必须考虑对策。就连王族都会被魅惑，如果其他国家也有吸血鬼的话就非常糟糕了。」

「安妮丝大人说得对。蕾妮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反而会成为价值。虽然还是会受到监视。」

我和提尔提说到这里后，蕾妮的脸色也好了许多。如果蕾妮能够控制这个力量，准确来说价值无可估量。毫无疑问是国家必须保护及监视的重要人物。

「嘛，虽然是件长久的事。不过我们有安妮丝大人，有利用魔石力量的实绩。在辅佐蕾妮今后的生活上，我们是最合适的。」

「……是，请多多关照。」

蕾妮带着决意，摆出严肃的表情后，深深地低下了头。蕾妮控制自己的力量，不仅是对她自己，对我们也很有价值。

「那就尽快开始实验吧。」

「实验？」

「你不能控制擅自发动的力量吧？那就试着以自己的意志使用力量是最快的。」

提尔提满脸笑容，将手放在蕾妮的肩膀上催促蕾妮。提尔提的样子让蕾妮的表情一下子抽搐了。

「但、但是……我要怎么使用魔石的力量……」

困惑的蕾妮交互看着我和提尔提。提尔提对着蕾妮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没什么啊，只要普通地使用魔法就行了哦。你会用魔法吧？」

「嗯，那个……我不擅长魔法……」

「那我来给你讲解，好了好了！开始吧！」

「诶？！」

蕾妮被提尔提硬拉着手站了起来，非常慌张。再怎么说不阻止可不行。在实验开始前要向蕾妮确认。

「等一下，提尔提。必须向蕾妮确认。」

「确认？」

「要让魔石启动的话，有可能会使魔法暴走哦？必须要让尤菲和伊利亚离远点。还有万一蕾妮出现什么变化怎么办？」

蕾妮是拥有魔石的前所未闻的存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奇怪。有可能因为启动魔石的影响，让精神都变成魔物。提尔提眯着眼睛看着主张应当慎重的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事情不容拖延了吧？实际上也没有选择了吧？」

「这……虽然是这样。但是，本人下决心也要时间……」

「——不，我没事，安妮丝大人。我做。」

意外的是蕾妮打断了我。虽然表情还显得有些怯弱，但还是下定决心看向我。

「……提尔提大人说得对。我如果不能控制力量的话就是死路一条吧？无论哪条路，都不能不进行尝试。那么这就没问题了。虽然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会给大家添麻烦就是了……」

「……我就是为此而在的。真的可以吧？」

「是。」

蕾妮对我的最后确认点点头。既然她决定了，那我再阻止就显得不解风情了，因此什么都没说。

确认蕾妮同意后，提尔提绕到蕾妮背后，把手放在蕾妮的背后。提尔提用视线向我确认，我点头回应。

「以防万一，尤菲和伊利亚先离远一些。」

「是。」

「我知道了。」

考虑到蕾妮力量暴走的时候，先让尤菲和伊利亚拉开一些距离。确认到两人远离后，提尔提开始了引导。

「听好了？操作魔力所必要的是感知体内的魔力，然后习惯魔力的操作。魔力是由体内能保存的量所决定的。然后剩余的魔力会随着呼吸和体液一起排出。安妮丝大人，蕾妮的魔石位于心脏吧？」

「嗯。我调查的时候，在心脏部位感觉到了不平常的异物。」

听到我的回答后，提尔提饶有兴趣地抚摸着蕾妮的背後。提尔提手指的感触让蕾妮阵阵发抖，同时绷紧了表情。

「……原来如此，确实有个像是魔石的东西。虽然似乎成了魔力的通道，但魔石并没有活性化呢。由于是无意识发动的，魔力积蓄在魔石之中，因此就处于非活性化的状态吗？」

「您、您能明白吗？」

「只要触诊的话隐隐约约能明白魔力的流动。我也需要管理自己的身体，由于需要安妮丝大人帮我诊察，所以我就记住了这个感觉。」

虽然魔力量有所不同，但这个世界的人都拥有魔力。如果能抓住魔力在自己体内流动的感觉，直接接触对方身体也能隐约明白对方魔力的流动。我也因此确认蕾妮的魔石。

「首先深呼吸。配合吸进体内的气息，将意识集中在腹部。如果集中意识努力感知魔力的话，你会发现魔力魔力会积蓄在腹部。」

蕾妮闭上眼睛，按提尔提的指示反复深呼吸。不知第几次深呼吸后，提尔提向蕾妮说道：

「如果感觉到魔力积蓄在腹部的话就大大吐一口气。将积蓄的魔力配合气息吐出来。能感觉到魔力的流动的话就记住这个感觉。然后

这次让魔力流遍全身。从腹部到胸部，从胸部到手部。从手部到脚部，然后回到腹部。」

蕾妮缓缓吐出气息。然后再次深吸一口气。看到蕾妮重复了好几次深呼吸后，提尔提将手放在蕾妮的肩膀上。

「就是这样。能够意识到魔力的流动了呢。现在让魔力停留在心脏。然后魔力是不是溶在心脏那里了？」

「……是。确实胸部好像有什么东西……就像堤坝一样挡住了。」

「好，就是这个感觉。不要着急，然后试着有意识地注入并解开魔力。」

按提尔提说的，蕾妮保持一定的节奏呼吸并操作魔力。由于集中意识而闭上了眼睛，房间内安静到能清晰地听到蕾妮的呼吸声。

在蕾妮保持了一会儿这个状态后，突然我背后像是被静电电到一样。同时蕾妮身边的氛围改变了。至今为之一一直在蕾妮身上隐约感受到的什么东西，现在变得明显。

蕾妮的气息就像旋涡一样集中，然后沉淀。这时蕾妮大大吐出一口气后缓缓睁开眼睛。我看到蕾妮的眼瞳后吃了一惊。

「蕾妮，你的眼睛——」

「眼睛……？」

蕾妮用带着热意的视线看向我。她的眼瞳不是灰色，而是染成了纯红。变化后的虹膜中摇曳着妖艳的光芒。

「这是……什么……？诶？牙齿……」

「牙齿？」

蕾妮呆呆地张开嘴巴。可以看到犬齿明显变尖了。越来越像吸血鬼了，我不禁跑到蕾妮旁边。

「蕾妮，让魔力平静下来。然后放出。」

「我来引导。蕾妮，跟着我的魔力的诱导。」

「是……」

蕾妮闭着眼睛，缓缓吐出气息。我握着蕾妮的手，提尔提则是在背后将手放在蕾妮的双肩上。不知过了多久，蕾妮的魔力平静下来后。同时蕾妮再次睁开眼睛。

之前眼瞳中的妖艳光芒消失了，但瞳色仍然是纯红。

「眼睛的颜色变了……视野有什么变化？」

「不、没什么特别的。但是，眼睛有违和感……」

「违和感？」

「是、是的。该怎么说呢，好像魔力更容易流通了……」

「……是魔眼吗？如果要施加魅惑的话这是常见手段呢……」

有的魔物会将魔力注入眼睛，使用固有魔法。像这种以眼睛为媒介使用特殊力量，我称之为魔眼。说不定是因为蕾妮让魔石活性化使得眼睛也出现了变化。

「还有，牙齿和指甲也同样呢。注入魔力的话，似乎会让它们像尖牙利爪一样变长变硬。」

「呼姆……肉体的变化呢。真让人感兴趣的力量，我想不到什么魔法能发挥同样的效果。虽然有让魔力覆盖身体的魔法，但并非让身体变化。」

提尔提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说着。但没有走到蕾妮的正面。说不定是听到魔眼后有所警戒。

「蕾妮，魅惑怎么样？能不能有意抑制住？」

「是，该怎么说呢……至今为止一直有种喘不过气，模模糊糊的感觉。但现在似乎意识非常明确，隐约能明白力量的使用方法。如果不是停止流动，而是压制在最低限度的话……」

「果然。」

「果然？」

提尔提一脸满足地叹了口气，这让我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果然」啊？也许是察觉到了我的疑问，提尔提一副得意的样子说道：

「蕾妮无意识泄露出来的力量是无法控制的力量，那么让这力量流动一次就行了。只要让这力量正常流动一次，之后也许就能控制了。毕竟魔石是理所当然存在于蕾妮体内的，非活性化状态反而还不健康，大概。」

「……原来如此。」

这么一说确实如此。魔石对于魔物来说是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器官一样。而没有正常工作的话就会让身体不健康。

这是蕾妮第一次让魔力流过魔石，将其控制，可以说是回到了正常状态。蕾妮也说了让魔力流过魔石，感到了喘不过气之类的感觉。说不定这个假说没有错。

「尤菲、伊利亚。似乎没问题了，过来吧。」

「是。」

我许可之后，尤菲和伊利亚快步走来。

尤菲到我的旁边，伊利亚则是到蕾妮的旁边，窥视着蕾妮的脸。

「蕾妮大人，没事吗？」

「是，我没事。……那个，看到我，感觉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蕾妮带着些许期待的表情向伊利亚问去。也许是因为抓住了控制魅惑的感觉，声音显得有些高兴。

但是，被问到的伊利亚的反应显得有些犹豫。但还是紧紧盯着蕾妮的脸，同时左右摇头。

「……不，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眼睛颜色的改变是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吗？」

「诶……？」

伊利亚的回答应该不是蕾妮期待的答案吧。提尔提移动到僵在原地的蕾妮前面，盯着蕾妮的眼睛仔细观察，然后点了点头开始说道：

「没问题。现在的你没有在做什么的感觉。……这样的话，魅惑大概不是操纵感情，更像是刷新认识呢。」

「刷新……？」

「从蛋中孵出的小鸡会将最先看到的东西认识为母亲吧？说不定，对上视线会给对方以一种保护『那是自己该保护的对象』的认识。这大概就是你的魅惑的系统吧。」

「刷新认识吗？说不定确实如此。由于现在魔石得到了控制，不会让认识继续更新呢。」

我以拳击掌表示理解提尔提的假说。

蕾妮眼睛颜色变化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刷新对方认识的魔眼发生了变化。就像是「四目相交就会陷入恋河」这种，类似刷新对方认识一般。

「但这样的话，其他人不应该会庇护蕾妮大人吗？学生们对蕾妮大人抱有负面感情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这只不过是认识，并非操作感情。认识和感情不一致很常见，它们差别越大就越容易出现扭曲。而这扭曲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压力，结果就反转为对蕾妮的负面感情。」

对于伊利亚的疑问，提尔提欣喜地回答了自己的假说。真是如鱼得水一般。

本以为魅惑是更为复杂的东西，不过如果是这么简单的构造的话，就能够说明学院中扭曲的关系了。

「……热烈讨论虽然也不过。但蕾妮好像有些累了，休息一下吧？」

尤菲清了清嗓子，然后向我们提议。尤菲的话让蕾妮一副抱歉的样子缩了起来。因为蕾妮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所以尤菲的话非常正

确。

「也是呢。我让女仆准备茶水，大家休息一下吧。」

* * *

(……安妮丝大人和提尔提都很厉害啊)

在我的提议下，大家开始了休息。我看着这些，突然想到了这点。

察觉到蕾妮魔石的存在，更进一步解明了力量的构造，提出解决方法。是我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的。

「？尤菲？怎么了？」

「不，没什么。」

「是吗……？」

我躲着担心我的安妮丝大人，然后轻轻叹了口气。

我感觉安妮丝大人似乎有意让我远离关于废除婚约的事。所以，安妮丝大人决定参加蕾妮的谒见时，我感觉到了一种被远离的疏远感。

我从事件起到现在，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那终究是我努力不足导致的结果。我没有责备任何人的想法。

我处于不得不这么做的立场，即使没有蕾妮这种谁都想不到的原因，我也没能和阿尔加鲁特大人处好关系。

不仅仅是蕾妮魅惑的原因，我也有能做到，并且必须做到的事，而正因为没能做到，才导致了现在的结果。所以，我想至少挽回自己的失败。

为此我能做到什么？我得到了安妮丝大人助手的立场，但说到助手，提尔提才更像助手。

(……虽然提尔提并没有错)

不知为什么，我看到安妮丝大人和提尔提热烈讨论的时候会有些痛苦。

我不禁抚摸了一下胸口，想消去这份感情，但并不顺利。

「——我说，尤菲莉亚大人？」

「……？！什、什么事？」

突然从近处传来了声音，我抬起头，就看到盯着我的提尔提。她盯着我，不发一语。

「呼嗯……？」

「那个……」

「稍微陪我一起去把禁书放回书库。」

「诶？」

「安妮丝大人，稍微借一下她。」

「什么？」

提尔提唐突的宣言让我呆住了。在我还没反应过来阻止的时候，提尔提就向安妮丝大人搭话了。而安妮丝大人则是一脸「你在说什么啊？」的表情。

「突然搞什么？」

「有什么嘛。我只是想和尤菲莉亚大人单独说点话。只是去把书放回书库，很快回来。」

「……不是，正因为是你所以才不能相信。」

「不行吗？」

「该说不行吗……尤菲？」

安妮丝大人一脸困惑地问我。说实话，我也因为突然被抛来话题而不知如何作答。

「好啦好啦——。就算是我，偶尔也会有些想交流的对象啦。」

「……越来越可疑了。」

「什么，没有保护者的话，单独谈话都不行吗？」

「唔姆姆姆——」

被这么一说，安妮丝大人就回不了话了，我也一样。

「……安妮丝大人，没事的。稍微去一下。」

「尤菲……」

「我又不会吃了她。好了，走吧？」

在提尔提的邀请下，我和她两人离开了房间。

走在走廊的时候，提尔提一直沉默不语。我也只能一直跟在她后面，走着走着就到了一个像是书库的房间。

「姑且先说一下。这里的事要保密哦？」

「还有其他禁书吗？」

「是啊。就这样，请进？」

「……失礼了。」

我顺着邀请走进了房间，书库的书香让鼻子一阵阵瘙痒。我并不讨厌这个气味。从小就喜欢读书，书香给我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我走进去后，提尔提也跟着进来，并锁上了门。

关上门后，书库内变得昏暗，接着提尔提小声念着什么，随后就出现了淡淡的照明。离宫使用的照明灯在这里也有使用，我不禁有些感动。

「这个书架，书的位置是固定的呢。」

虽然书库并不宽，但还是放了好几个书架。这里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在书库内四处观察。

提尔提就在这时候将书放回书架。大概那里就是原本放书的地方吧，书和书之间的间隙刚好能放下一本书。

「——那么，说吧？尤菲莉亚大人，您应该有什么事想对我说吧？」

「诶？」

「从刚刚起就一直用不寻常的视线看向我，难道是我的错觉？」

「……察觉到了吗？」

既然提尔提察觉到了，那么安妮丝大人也察觉到了吧？

我不禁摸了摸自己的脸，提尔提看着我突然笑了起来。

「没事的，大概就只有我，还有伊利亚察觉到吧。安妮丝大人虽然对朝向自己的恶意很敏感，但对于好意却很迟钝呢。」

「……哈。」

「——嫉妒了？」

嫉妒。被提尔提这么一说，我不禁皱起了眉头闭紧了嘴巴。一直盘踞在我心中，让我喘不过气的感情是嫉妒吗？

「诶、没有自觉吗？……该怎么说呢，教养真是好的大小姐。」

提尔提呆呆地叹了口气。说起来，从见到这位不像是侯爵千金的大小姐开始就一直有这种感情。她从以前开始就跟安妮丝大人认识，互相理解，而这个距离感是自己所没有的。

拥有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与安妮丝大人距离很近。如果说这是嫉妒的感情就能接受了。同时，我也对自己怀有这种沉重的感情而感到羞愧。

「啊，真是的。没想到会这么纯粹……我明明只是想稍微欺负一下而已。」

「……非常抱歉。」

「别道歉啊，我反而头疼了。」

胡乱挠着自己头发的提尔提咋了一下舌。想到是自己让她有了这种态度，我感到非常抱歉地缩起了肩膀。

「……说起来，尤菲利亚大人，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请问？」

「有多认真？」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意义，呆呆地看着提尔提。

「那个，请问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打算认真当安妮丝大人的助手。」

这个问题让我有一种心脏被握住的感觉。我一瞬间无法正常呼吸，从嘴角漏出颤抖的声音。

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呢——虽然想这么问，但终究发不出声音。脑中浮现出安妮丝大人和提尔提亲密地议论的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

「别露出这种表情啊……啊、真是的。该怎么说呢。这是难应付的孩子。我并不打算对这件事说三道四哦？毕竟我明白安妮丝大人想让你做助手的心情。」

「诶？」

「说实话我并没有兴趣，你被阿尔加鲁特王子废除婚约是因为蕾妮吧？骚动的原因也明白了，你的污名也通过讨伐龙而恢复了一定程度吧？那么特地当个助手还有意义吗？」

「……这。」

「安妮丝大人之所以让你当助手，是想让你恢复名誉吧？而这个目的已经达成，骚动原因的蕾妮的谜团也得到了了解明。被蕾妮蒙蔽双眼的贵族公子们在知道原因后，也可以通过再教育而改善。那么你也

没有继续当助手的理由了吧？如果说还不足以挽回名誉的话，但这也是时间问题。毕竟是那个规格外。」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如果以半吊子的心态跟着安妮丝大人的话，绝对会后悔的。」

提尔提淡淡说出的话语，让我有种全身被绞住的感觉，一动也动不了。看到这样的我，提尔提哼了一下。

「才不是为了你——我并不打算这么说。倒不如说这是为了安妮丝大人。」

「安妮丝大人……？」

「毕竟安妮丝大人似乎很喜欢你呢。……所以，如果只是以半吊子的心态跟在后面的话，还是不做为好。」

提尔提甩甩手对我这么说。但是，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就连指尖都动不了，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跟在后面，半吊子。这就是……这就是我感到的无力感吗。因为我不能像提尔提那样跟安妮丝大人讨论。

「所以，别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啊……如果真的打算当助手我不会阻止你。不过，这样就好吗？——我只是确认。」

「好不好是指……？」

「你在安妮丝大人身边就会明白吧？那家伙基本上是个异端。现在陛下在还没什么问题，但如果阿尔加鲁特王子成为国王的话，国内还有安妮丝大人的容身之处吗？」

提尔提说出的话似乎狠狠打了我的脑袋一拳。

「阿尔加鲁特王子非常讨厌安妮丝大人。说不定不能像至今为止一样蜗居在离宫之中。就算当个臣子，被赐予一个边境的领地是最和平的了吧？你还能陪着她吗？」

确实陛下退位后，阿尔加鲁特大人成为国王的话……与阿尔加鲁特大人关系不好的安妮丝大人大概会失去王都的容身之处。

所以说不定会离开王都，移居到边境之地。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未来。而被问到我能不能与她一起，我却不能立刻回答。

（……我想做什么呢？）

如果单纯顺着我的愿望回答的话，我想与安妮丝大人一同前行。想要守望她，想要支持她。但我实现这个愿望究竟是不是好事……？

「说句严厉的……你除了当安妮丝大人的助手以外还有可选的道路。与有可能站在安妮丝大人一边的贵族结婚，在阿尔加鲁特王子即位后支援安妮丝大人，不也是也有这样的道路吗？」

「……是呢。」

「啊，真是的。本来想欺负一下怎么变成人生咨询了。你想怎么做都不关我事啊……就算是我也跟安妮丝大人有孽缘啊。我不想看到相处时间那么长，为数不多的朋友的表情蒙上阴影。所以如果你半吊子的话我会很困扰的。毕竟你很被珍重啊。一旦发生你发生什么事，安妮丝大人又会闹出骚动哦？」

提尔提哼了一下这么断言道。这话让停下脚步停滞不前的我有了一种非常抱歉的感情，因此我垂下视线。

「提尔提跟安妮丝大人关系真好呢。」

「只不过是互相不顾忌而已，并不是关系好。」

「但是……」

「没什么但是的。——因为，我和安妮丝大人有个绝对不相容的地方。」

「……不相容的地方？」

她们两人之间有这种地方吗？我不禁一脸疑惑地看向提尔提，结果这让我吓了一跳。

感情似乎从提尔提的表情中消失了。在灯光的照明下给人一种面无表情印象，这让我的喉咙不禁发出声音。

「因为，我非常讨厌魔法。」

「……魔法？」

「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折磨我，让我的人生偏离正轨的才能。而贵族却把这诅咒的力量宣传为美好的东西，所以我很讨厌这样的贵族。魔法什么的，干脆废除就好了。所以我对于安妮丝大人憧憬魔法这一点，讨厌到，甚至想吐。」

提尔提露出淡淡的笑容。这个声音明显是认真的。

「对于安妮丝大人追求魔学的事也好，制作魔道具的事也好，我都觉得很愉快。所以我才会帮助她。但是，我们的心情是恰恰相反的。把魔法通过魔道具的形式交给平民，我希望能因此破坏现今魔法的存在形式。但安妮丝大人则是纯粹地喜欢魔法。打心底憧憬，像孩子一样眼睛闪闪发光，相信着魔法的美好之处。——就算自己并没有被赐予魔法的才能。你说像不像笨蛋一样？」

唾弃一般的口吻，但声音听起来却很温柔。提尔提不协调的态度吸引了我。

她应该是真的憎恨魔法吧，讨厌安妮丝大人也是真的。即使如此还是将安妮丝大人称呼为友人，帮助她实现梦想。即使其中的愿望跟安妮丝大人不一样也没关系。

「如果看到我和安妮丝大人的距离觉得烦恼的话，那就请好好思考一下吧，你想做的事到底是什么。我是因为有趣才帮忙的，但并不打算接近她的愿望。你想支持她的话是不错，但并非轻松的道路哦？」

对于提尔提说出的话，我找不到任何词汇来回应。即使如此，我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我有预感，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我来说一定是面临重要的选择的时候。

＊ ＊ ＊

从库兰雷特侯爵家别宅回到离宫后，我做好睡前的准备，在自己的房间一个人想事情，这时安妮丝大人一脸担心地来找我。

「……尤菲，提尔提做了什么失礼的事？」

安妮丝大人在担心我，这让我有些心疼，但我还是笑着回道：

「没事的。」

「……但是，总感觉没精神啊？」

都表现出来了吗？我不禁把手伸向脸。看到这些，安妮丝大人皱起了眉头。我这是完全没隐瞒住呢。我死心地叹了口气，重新看向她。

「……我在考虑接下来的事？」

「接下来？」

「蕾妮的事情、一连串骚动的原因也找到了。」

「嘛，是呢。」

「嗯。虽然会花些时间，但事情应该会不断得到解决。……所以，我在想这之后的事。」

「……是吗。」

她担心的表情柔和了一些。大概她不会想到提尔提对我说「去考虑将来的事！」吧。

「……我讨厌半吊子的自己。」

「半吊子？哪里？」

听到我的嘟囔，她一脸不可思议地歪着头。想到一直站着也不好，我拍了拍床边示意她坐下。她顺着我的意图坐在了旁边。

安妮丝大人也做好了睡前准备，平常扎起来的头发放了下来。我将视线从安妮丝大人身上移向正面，一点一点地将自己的想法说出口。

「终于可以回顾至今为止发生的事了。得到您的帮助，名誉也几乎恢复了。但是……如果我自己不作出改变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嗯。」

「您有恩于我。而且我也想帮助您，想一直看着您。魔学是很出色的学问，我相信魔道具在将来会是个为了人民的发明。所以，我也想为此出一份力……但说实话，现在我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我垂下视线，看着自己的手掌，嘟哝着说道。安妮丝大人伸手包裹住我的手。

「……抱歉。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在意。」

「我知道您在顾虑我。您不想让我勉强自己，想给我自由吧？」

「……嗯。你啊，一直以来都是拼命完成被赋予的任务吧？所以，我想让你有更多自己的时间，自由的时间……」

「是。虽然在这离宫的时间还很短，但每天都非常新鲜，每天都很开心。所以这里真的是个非常舒心的地方……无论用多少语言，都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

这时安妮丝大人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也握了回去。

「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有了『想就这样下去』的想法。但这是不行的。我是玛泽塔公爵家的女儿，有着身为贵族女儿不得不完成的义务。」

「……嗯。」

「可以的话，我希望能您在您身边完成这个义务，也希望完成的义务能成为您的力量。我为了您能做到什么，应该做什么。……虽然我是助手，但我没有作为助手帮到您什么，而且提尔提也有丰富的知识。」

「这是我的错！太顾虑你了，结果反而白忙活一场……！」

安妮丝大人慌慌张张地靠了过来，非常抱歉地挤着眉毛。我伸出手指按向她的眉间推了回去。

「是，我也知道。所以我要更主动地做些事才行。为了能豪不羞耻地站在您身边。」

说实话，我还没能描绘出自己的未来。虽然说了什么贵族的义务，但我并不打算回家。作为一个千金回到社交界也感觉有些不对。

眼前全是不确定的事，描绘不出自己的未来图。但这一定是因为，我窥视到了一些安妮丝大人所见到的世界吧。我察觉到自己仍然站在入口处。

「……您为什么这么喜欢魔法呢？」

我抛出的问题让她把视线移向上方，望着天花板思考着什么。

「嗯——，被问到为什么的话，我只能回答因为喜欢吧。理由就是这么单纯，我只是很憧憬，一定是爱上了魔法吧。」

「即使不能使用吗？」

「这……虽然很遗憾。即使如此，我也没有多讨厌现在的自己。我认为有些东西是只有我才能看到的，也有些东西是只有我才能创造的。而这不会让给任何人。」

一边说着一边露出笑容的安妮丝大人，让我感到非常耀眼。她的眼睛闪闪发光，丝毫不怀疑魔法的美。

——我无可救药地被这幅侧颜吸引住了。但是，如果只是远远望着的话，似乎会就这样飞走，所以，我至少。

「……我也想喜欢上。」

提尔提将魔法的才能称为诅咒。所以跟安妮丝大人的愿望不相容。对于提尔提来说，魔法是忌讳的东西，那么对我来说，魔法是什么？而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回答的答案。

「安妮丝大人。」

呼唤名字，我能够许愿吗？希望握着的手不会分开。希望能留在这里，为了这个任性能够实现。因为想和您在一起，所以想喜欢上魔法。我魔法的才能，能不能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您而存在的呢？

我将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封回心里，轻轻靠在她的肩上。

「……今天能睡在这里吗？尤菲。」

也许是把我的举动当成了撒娇，安妮丝大人温柔地对我说道。我轻轻点点头，心中小声嘟哝着「对不起」，希望能够原谅还不能独自站立的我。

请稍微等等，安妮丝大人。我一定会追上您的。我也想喜欢上您所喜欢的魔法。希望我的魔法能够一直是您所憧憬的魔法。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愿望，但这就是我现在的目标。

第四章 魔学的价值

在库兰雷特伯爵家别宅检查了蕾妮的身体后，提尔提为了更进一步检查，也开始进出离宫了。

伊利亚因为王城有事而暂时离开，现在离宫的沙龙内有我、尤菲、蕾妮、提尔提四人。提尔提在外出的时候用黑色的面纱挡住脸。就那么讨厌目光吗。

「那么，蕾妮果然出现了吸血冲动吗？」

「是的……」

提尔提说的是关于蕾妮的吸血冲动。由于魔石活性化，蕾妮开始出现吸血鬼的吸血冲动。她似乎因为自己身体出现的状况而感到非常抱歉，畏畏缩缩地缩着身体。

「似乎是因为正常生成的魔力被魔石所吸收，身体出现魔力不足，以吸血冲动这一形式表现出来，想从其他人身上获取魔力。」

吸血鬼通过吸血，吸收血液中含有的魔力。普通的魔力转让并不简单，如果双方相性不是相当好的话效果相当差。

然后，从他人身上获取魔力会伴随着一种类似魔力醉的症状，不能大量吸收。所以这虽然是只有少部分人知道的方法，但吸血鬼通过魔石从他人身上获取魔力的历史已经很长了。

「嗯？那么已经吸过血了？还有被吸过血也不会成为吸血鬼吧？」

「是，如果不特意去做的话就不会变……还有、血是吸伊利亚大人的……」

「虽然我和尤菲也被吸过一次，但考虑到身份果然还是伊利亚比较合适。因此伊利亚就负责给蕾妮提供魔力了。」

让蕾妮吸我和尤菲的血是为了比较，但伊利亚强烈主张不能让我和尤菲来做这种事，于是蕾妮在出现吸血冲动时就由伊利亚提供血液。

「但还真是不可思议呢。意识到魔石之后，自然而然地就会使用方法了。」

「是。也许是因为使用了魔石，感觉上跟其他人有所区别，让我有些头疼……」

「不过，这个使用方法也是吸血鬼独有的呢。我认为魔石中存储了至今为止的经验。」

「所谓吸血鬼，应该是拥有其魔石的人们代代继承下去的魔法体系。」

蕾妮原本似乎擅长水属性魔法。现在也以水属性为中心，魔法的能力提高了很多。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连尤菲都难以使用的魔法，让我吃了一惊。

据提尔提说，蕾妮使用的魔法并非普通的魔法，而是吸血鬼的魔石所带来的恩惠。

提尔提提出了一个假说，这个恩惠是让魔石成为一种记忆装置，通过继承魔石来传递知识，以求到达真理。

如果没有本人没有察觉到魔石的话，会不断继承给下一代。而幸运地察觉到魔石的人，则会继承知识和经验，去实现探究真理的野心。我能从中感到执念。

「总之，过程似乎很平稳，太好了呢。不只是蕾妮，安妮丝大人也一样。」

「某种意义上来说，蕾妮能来真是太好了。得到了许多参考。」

现在，我和提尔提在观察蕾妮变化的过程，实验也很顺利。某种意义上来说，蕾妮在这个时机来到离宫，说不定还是精灵的指引呢。

蕾妮也渐渐习惯了离宫的生活，最近在和尤菲一起学习。蕾妮虽然不是天才，不过她非常努力。拼命记住被教授的知识的身影，即使没有魅惑的力量，也会让人会心一笑。

……为什么会顺便让我也一起学习呢。为什么会这样……？

（尤菲似乎很开心就算了吧……）

最近，我由于蕾妮的事而过分顾虑尤菲了，因此没把她当成助手丢工作给她做。虽说有让尤菲帮忙管理我的身体状况和看家，但单单这些不会有做出了贡献的实感吧。

而尤菲在教我和蕾妮学习的时候似乎很开心，这让我松了口气。我作为王族也有要学的东西。但就算如此，要我学礼仪，嗯，感觉好麻烦。

关于吸血鬼的生态调查以及力量的控制都在不断解明，而关于蕾妮的魅惑，几乎可以确认，只要处于心安的环境下就不会擅自发动。

调查结果已经交给了父王和母后，父王应该也将事情传达给了知情者。现在还没发生什么大问题。

（真是和平啊……）

希望就这样什么事都不发生。最近阿尔君废除婚约的事加上龙的袭来，然后是确认吸血鬼实际存在，随便一列就全是问题了。

希望可以和平，我在心中默默祈祷，这时外出的伊利亚回来了。看到她的表情，我猛地涌起讨厌的预感。

虽然一眼看上去是平常的面无表情，但身上缠着严肃的气氛。

「我回来了。……公主大人。」

「欢迎回来，伊利亚。……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嗯，是非常糟糕的事。」

看到伊利亚深深叹气的样子，我不禁想仰天长叹。伊利亚说到这个地步，应该是发生了相当糟糕的事。在祈祷和平后马上发生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概率？

「发生了什么？」

「有给您的邀请函。……是魔法省发出的。」

伊利亚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信封，确实是魔法省的东西。我不禁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魔法省……」

「有什么糟糕吗？」

不知道我和魔法省之间的因缘的蕾妮发出了困惑的声音。虽然很想回答，不过我得先确认内容。我打开信封，确认魔法省的邀请函。

「……呜哇，好麻烦……」

我不由得低声嘟哝。蕾妮对此吓了一跳，但我没在意她的余裕了。魔法省的信就是这么麻烦。

「安妮丝大人？内容是？」

「……魔法省希望我能就龙的素材召开个演讲会。主要是说明如何使用龙的素材，以及其用途。」

书面上虽然是贵族的遣词，但偶尔会夹杂着讽刺。内容就是我说的一样，希望我能对魔法省说明作为报酬收下的龙的素材的使用方法。

听到我的说明后，尤菲也皱着眉接过了信。确认了内容后，尤菲的表情也渐渐变得阴沉下来。

「……安妮丝大人，这到底是？」

「哼。反正是想找我的茬，然后趁机没收我的素材吧！之前也有过！不过那时候是别的素材！」

我研究中使用的素材是我自费收集的。所以基本上无论我使用什么素材，魔法省都没办法说三道四，但有时候魔法省也会找茬。

那就是怀疑魔道具是不是非法的，说到底就是宗教审判。虽然不会对我做什么，但会以违规为由让我终止开发魔道具，有时还会没收我开发到一半的魔道具。

「诶——！？就像是禁书一样，把安妮丝大人的发明当成禁止物品而没收吗？」

我的说明让蕾妮惊讶地睁大了双眼。果然就算是蕾妮也觉得这很有问题呢，这让我放心了。

「是啊。确实我制作的东西中，有些是不符合信仰的，或是会对信仰造成影响。如果魔法省是经过正常交涉后做出的判断，我也不会多说什么。但是那些家伙都是能找茬就找茬！」

「我懂……我也吃过亏。」

提尔提对于我的牢骚表示同意，有气无力地嘟囔着。提尔提被没收的是魔药。但跟我不同，她经历过一次后就觉得麻烦，所以即使调出新药也不会公开。

我发明出新东西后，首先会跟父王说而不是魔法省。在听完父王的判断后再决定要不要跟魔法省说。一般情况下，如果父王觉得没问题的话，魔法省也不会说三道四，但偶尔会被抢先。

即收集素材的时候被魔法省发现的时候会被抢先。不过在我作为冒险者活动后，会自己狩猎魔物收集素材，并不是很辛苦。

所以被其他人看到，传出传言的情况也增加了。魔法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找茬的。

「魔法省这么过分吗？」

「是啊，不过没有违法。」

「为什么啊？！」

「如果我没有决定使用用途的话，魔法省就会要求交易这些素材。这是正当的交易呢。」

「交易？」

蕾妮一脸不可思议地歪着脑袋。一副不知道为什么话题会变成交易的样子。我一边叹气一边说明。

「魔法省精英众多，资金充裕。无论是组织预算还是个人资产。所以如果没有决定用途的话，他们就会逼我交易。而如果我拒绝的话，就会说我坏话，比如贪得无厌，做奇怪的实验，等等。」

「……魔法省的长官，是莫利兹大人的父亲吧？」

「啊，是呢。」

「……能允许他们做这种过分的事吗？」

「虽然不允许，但魔法省就是拥有能做出这种蛮行的权利和立场。」

虽然魔法省确实是一群讨厌的人的聚集地，但也有一些好好工作的人。我想做的事，想达成的事跟魔法省的想法和理念不吻合。他们如果认定这是错的话，我也只能认同。

「而且并非魔法省全员都是这样。也有一些研究者是因为魔法的技术和优秀的成绩而被认同的。但他们作为政治家的立场都不强。」

魔法省也参与国政。他们精英意识很强，自以为引导着国家的文化和秩序。所以跟我对立。

在他们看来，魔法省都让步了那个王女殿下还是得寸进尺。所以如果我由于没决定使用用途而保持沉默也很麻烦，但随便将构想说出口也会引发骚动。

「……莫利兹大人，确实有些高傲……」

「不只是夏尔特鲁斯伯爵公子是这样。进入魔法省的人们都特别过分。而且贵族和平民的隔阂原本就很大。能不能使用魔法在这个国家就是如此重要。蕾妮你也体会到了吧？」

我的指摘让蕾妮沉默了。蕾妮是出身平民的贵族，只不过偶尔发现了魔法的才能才进入了学院。所以应该很能体会到能否使用魔法的人之间的巨大隔阂。

然后，我身为王族却不能使用魔法。我自己也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于魔法省来说是比较不爽的存在。

「而且时机算最糟糕了吧？毕竟龙的素材很吸引人呢。他们这是来找机会刁难你吧？」

「啊啊！别说了！而且时机最糟糕了！想拒绝也拒绝不了！」

要说为什么时机糟糕，因为如果拒绝魔法省的提案的话绝对会被说三道四。之前我无论评价多低都不在意。

但现在不行。现在尤菲要在我身边恢复名誉，而且还保护着蕾妮。在这里刺激到魔法省的话可能会把她们两人卷入。

即使尤菲可以在之后挽回，但蕾妮传出什么传闻就糟糕了。一旦蕾妮受到关注的话，我对蕾妮问了什么的事就会被夏尔特鲁斯伯爵知道了。

最近蕾妮都不见身影，如果我被怀疑做了什么的话就非常困扰了。而万一我在保护蕾妮的事被知道的话不知会出现什么传闻。

也就是说，现在拒绝魔法省的提案将会不太妙。

「现在必须对魔法省说明构想和计划呢。怎么做？再怎么样也不会把那个公开吧？」

「当然啊！不如说，我根本不打算公开那个！必须想些其他的方法……啊可恶，魔法省……！」

龙的素材是贵重物。我不打算让出任何一点。

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有恶评的话会给尤菲和蕾妮添麻烦。虽说如此，我也想不出什么能让魔法省信服的点子。

「……安妮丝大人，能不能交给我？」

「尤菲？」

尤菲一直在想什么似的把手放在下巴上，但突然抬起头这么对我说，这让我吃了一惊。

「你说交给你……要怎么做？」

「我知道您被魔法省讨厌了。但是他们经过了正规的流程提出了这个提案，所以拒绝的话会让我们陷入糟糕的状况。但是，我来做的话如何？」

「……你打算在表舞台行动？」

「说实话，我没有真正了解您和魔法省之间的因缘。但是，我知道你们的不和是因为您平常的举止、魔学的思想以及魔道具的存在。那么我从中调和的话应该可以抑制冲突吧。」

一脸认真的尤菲让我不禁屏住了呼吸。大概魔法省对于我拿了大量龙的素材而非常不满吧，并且一直警戒着我会做出什么事来。所以可以认为他们是为了打探我的态度才有了这个提案。

由于我和魔法省的关系，一旦我出场的话就会跟魔法省互相敌视。但如果不是我，尤菲出场的话会怎么样？

「不是挺好的吗？魔法省讨厌的是你，如果是尤菲莉亚大人的话我认为会有不同的反应，我认为可以有。」

提尔提这么对我说。要问可不可以有的话，我认为也是可行的。如果与贵族交涉的话，比起我，作为下任王妃受到王妃教育的公爵千金应该会更合适。

说实话，至今为止一直没有人能站在我和魔法省之间进行交涉。伊利亚没上过魔法学院，她是作为侍女呆在王城的，被魔法省的人们瞧不起。

能算得上的最多就是父王了，但关于魔道具和素材，父王处于中立的立场。虽然会帮我说话，但对我并非持肯定态度。

「……就算是尤菲，在我旁边的话不知道会被说什么哦？」

「安妮丝大人。」

我的话让尤菲皱起了眉头。我也注意到我又太过顾虑了。也是呢，如果尤菲想做的事就是在背后推她一把。

「……我知道了。但就算你出场，也必须想办法不让魔法省说三道四。必须要想这个方法……」

「那我有一个提案。」

——我绞尽脑汁的时候，尤菲说出的内容让我吃了一惊。

* * *

演讲会当天，我们做好了上王城的准备。

演讲会之后会有个短暂的立食会，但主要还是演讲会。伊利亚推荐我穿礼服，被我强烈拒绝了。

「安妮丝大人，准备好了吗？」

「提尔提。」

提尔提戴着外出时必定会戴上的面纱。

很少见的，今天的演讲会提尔提要跟我同行。名义上是以协助者参加，不过本人说想在特等席看好戏。由于她平常都蜗居在家里，而且跟魔法省关系不好，所以邀请函没有送到她那里。实际上，说她是协助者也没有错。此次为魔法省带来的「好东西」是尤菲准备的，不过提尔提参与了验证。

「安妮丝大人、提尔提、久等了。」

在我跟提尔提谈话的时候，尤菲带着伊利亚和蕾妮过来了。今天伊利亚似乎下功夫给尤菲化妆了，尤菲打扮得比平常要更漂亮。

「哎呀，化妆后果然不一样呢？安妮丝大人。」

「这当然，尤菲是美人呢。」

提尔提开玩笑地说道，我也点头回应。看到我们的样子，尤菲傻眼地叹了口气。

「你们在说什么啊……比起这个，差不多到时间了。我们走吧。」

「嗯。那就拜托伊利亚和蕾妮看家了。」

「我知道了，公主大人。」

「请加油啊！」

伊利亚像往常一样，蕾妮则是露出笑容为我们送行。蕾妮经过离宫的生活后，似乎非常亲伊利亚了。虽说是有魅惑的效果，但伊利亚能够对我以外的人表示关心，是个好变化。

在伊利亚和蕾妮的目送下，我们离开离宫，向王城出发。演讲会是在晚上，月光照亮了通往王城的道路。

在王城开演讲会并不少见。王城中有好几个用于集会的会场。今天预定是使用其中之一。由于是仅由魔法省进行主导，因此会场规模也不大。

进入王城后，在差不多到达会场的地方有一个人站着。看到那个人，我不禁皱眉。是一副令人讨厌的脸。

「久疏问候，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

那个人郑重地行了一礼后对我打招呼。他瘦身高挑，一眼看上去是给人理性印象的青年。银发扎在后背，脸上戴着眼镜。眼镜深处的眼瞳是冰冷的蓝色，整体给人一股冷淡的印象。

「……这真是多谢了，沃尔提尔伯爵公子阁下。」

「叫我兰格就好……我应该说过很多遍了吧。」

他推着眼镜说道。这个动作我也看腻了。这家伙依然是个让人火大的人！

兰格·沃尔提尔。沃尔提尔伯爵家长男，下任家主。在魔法省的年轻人当中也是非常优秀的，发言力也很高。实际上，他似乎不只是嘴巴厉害，魔法技术也是一流的。说是「似乎」，因为我没有实际见识过。

「我是给王女殿下带路的。请随我来。」

「特地来带路真是辛苦你了。带路什么的，让地位更低一些的人来做不就好了吗？」

「这可不行。就连我都配不上拯救了这个国家的屠龙者啊。」

「油嘴滑舌……」

虽然看上去是在表扬我，但其中没有丝毫敬意。但也没有表现出厌恶感，是一副淡然的语气。

「作为助手同行的是库兰雷特侯爵家的……」

「提尔提·库兰雷特。不过我只是见证人，只是来看看自己参与的研究能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

「……如果还在意数年前的事的话，正式向魔法省提交抗议书的话我们也会应对哦？」

「可以？区区目光狭小到只能看到魔法和精灵的信徒们？」

「……就算您是侯爵家的千金也该谨言慎行。」

兰格的脸一瞬间抽搐了，但下一刻马上变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提尔提也一样，如果不扯上她的话她也不打算语言攻击，抱着手臂沉默着。

「……然后是、尤菲莉亚·玛泽塔公爵千金。」

「是。」

尤菲向前一步面对兰格。这时，兰格一瞬间瞪大了双眼。然后咳了咳糊弄过去，接着把手放在胸口处深深低下了头。尤菲因为这举动吃了一惊。

「沃尔提尔伯爵公子阁下？」

「叫我兰格就好。我一直很想见您，尤菲莉亚公爵千金大人。以这样的形式见面，我感到非常可惜。关于被废除婚约一事，想必您非常痛心吧。我能体会到您的心情……」

「……兰格大人没有低头的理由。请抬起头来。」

突然被兰格低头的尤菲露出了少许困惑的表情，不过还是立刻恢复到公爵千金的表情，平静地回应。被尤菲这么说后，兰格也不好继续低头，但即使如此他的表情也是痛苦万分。

「……我听闻您的传闻了。我刚想请您考虑毕业后要不要到魔法省来，结果突然传来的恶报让我怀疑起了自己的耳朵。我感到非常遗憾。」

「给我这么高的评价，非常感谢。不过，那件事上我也有错。我打算在此次演讲会上作为安妮丝大人的助手挽回名誉。」

「……作为王女殿下下的助手、吗。」

刚才还显得有些轻巧的口吻变重了。一瞬间飘向我的眼神让我感觉被瞪了一般。

「……站着说话也不好。我们准备有休息室，在那里等到开场吧。请跟我来。」

在兰格的催促下，我们一起向着休息室前进。这期间没有对话。兰格带到的休息室中已经有侍女在了，她们行了一礼。

我们随着兰格的指示坐下后，侍女们开始备茶。由于没有魔道具，因此是使用魔法点火，这让我感觉有些新鲜。

「您此次能接受魔法省的邀请，我再次表示感谢。」

「拒绝的话你们会很烦人吧。」

我哼了一声说道。这让兰格一下子皱紧了眉头。

「因为龙的素材的价值实在太高了，请您理解，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

「我又没全部拿走有什么不行？龙也是我打倒的，我有权得到素材。」

「我一直都有说，我们并非是为了抢夺您的素材。这是以正当的价格进行交易，充实国库，造福人民……」

「这是你的理想吧。如果真是如此我也不会多嘴。正是因为没做到我才说的。」

「如果您在说关于您的恶评的话，那是因为您平常的举止才导致的，为什么就不明白呢？」

我和兰格之间迸出了火花。因为他是魔法省的精英，是画中的「理想的优等生」，所以我讨厌跟这家伙碰面啊。

「能让我说一句吗，兰格大人。」

让我和兰格结束互瞪的是尤菲。她平静地盯着兰格。

「请问是什么，尤菲莉亚大人。」

「很丢脸的是，我没能从学院毕业。因此没有详细了解魔法省的事。另外，跟安妮丝大人的关系我也同样没有很好的把握住。如果只听安妮丝大人说的话会出现偏见，因此可以的话，我也想听听你的说明。」

「说明？」

「魔法省对于安妮丝大人是不是有些敌意呢。如果这是误解的话，对于双方来说难道不是很悲伤的事吗？安妮丝大人会如此顽固，我能感受到其中的有很深的因缘。不过，我认为在双方之间搭桥也是作为助手的职责。」

……我不禁露出痛苦的表情，如果像这样进行仲裁的话，我也说不了什么。

我瞄了一眼兰格，发现他正直直地盯着尤菲。兰格伸出手指推了推眼镜。

「原来如此，虽然我有些在意安妮丝大人是怎么说我们魔法省的事的……不过说到底，如果说我们有敌意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在为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着想。」

「原来如此。就是说问题出在安妮丝大人身上呢？」

「我反问一句，尤菲莉亚大人对于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没有任何想法吗？」

「具体是？」

「缺乏品味的行动作为王族来说不是过多了吗？」

「对此我无法否定。」

尤菲，这里应该否定！但是我没说出口，我要是说了的话可能会让事情陷入泥沼中，所以我就静静地喝茶了。提尔提也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们魔法省被期待着作为引领者肩负帕雷迪亚王国的未来，因此有义务对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碍眼的行为进行劝谏。」

「那么，在拒绝交易素材后，流出恶评是？」

「在贵族社会中，一旦出现空隙就会有人管不住嘴巴。也许有些人想要劝谏的心情过于强烈就说出口了吧。」

「那你的是怎么样呢？兰格大人。」

尤菲的问题让兰格的眉毛跳了一下。也许是表情出现动摇的影响让眼镜歪了一些，兰格伸手推了推眼镜。

「我不理解魔法省为何要如此劝谏安妮丝大人。作为王族不够谨慎，原来如此，我也同意。但真的只有这个理由吗？」

「尤菲莉亚大人是，想问什么呢？」

「魔法省之所以会这么做，是不是把魔学当成了和禁书一样的规制对象了？」

兰格眯细了双眼。感觉他似乎有一瞬间恶狠狠地看向了我。但我不想跟他对上视线所以移开了视线。

「魔学、魔学吗……尤菲莉亚大人有什么想法呢？」

「很飞跃的思想，难以理解的地方也很多。但偶尔切入真理的思考让我很佩服。」

「……对于魔法省来说，我们承认在讨伐龙中做出巨大贡献的魔道具的实用性。并且也承认创造出魔道具的魔学有一定价值。对此国王陛下也认同。但是……」

「但是？」

「——这个思想实在是太异端了。」

兰格以明确的声音断言道。

「安妮丝大人的魔学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并且魔学的视角和思考有可能颠覆精灵信仰，作为这个国家的王族来说实在是太不相符了，这就是我的担心。」

……啊、是呢。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一直都是这么说的。从知道我不能使用魔法起，从知道我即使如此也不放弃使用魔法起。

如果我不能成为普通的魔法使的话，如果只能使用被称为异端的手段的话。即使以全世界为敌我也无法放弃追求自己的魔法。

我的思考是异端，有可能会破坏形成这个国家根基的精灵信仰，对此我全都理解。所以被讨厌也是没办法的，我全都理解。

「——原来如此。」

尤菲平静的声音落入深陷思考的我的耳中。

「安妮丝大人拥有异端的思想，不是王族该有的，对此我也理解了。但就因为这点判断安妮丝大人作为王族失格是不是有些问题呢？」

「……什么？」

兰格皱起了眉，盯着尤菲。尤菲伸直背，端正地坐着继续说道。

「被堵住耳朵的人能够享受音乐吗？对于无法尝试的事物，能够说明其中的意义吗？没有获得我们理所当然被赐予的东西，而要求这样的安妮丝大人有同样的思考，真的是正确的吗？如果说没被赐予就是惩罚的话，那她究竟犯了什么罪？」

尤菲的接连的提问就像朗朗的歌声一般。我不禁半张着嘴巴听得入迷了。

尤菲没有看向我，而是笔直地盯着前方。我深深体会到，这毫不动摇的身姿就是完美的公爵千金的姿态。

「她是从一开始就抱有不信心的吗？从一开始就有异端的思考吗？她一次也没打算追求精灵吗？那么，她究竟犯了什么罪？没有得到魔法的才能是因为背驰信仰的思考吗？还是因为没有得到加护？到底哪边先哪边后呢？兰格大人，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可怕。我第一次觉得尤菲可怕。提问中完全没有感情。只是纯粹的提问而已。见不到尤菲自身的感情。

——就像镜子一样。尤菲的提问会让自己的正确性受到质疑。

如果有破绽的话就会毫不留情地绞住脖子。在能让人感到如此错觉的提问下，令人生厌的汗水从背后流下。

兰格没能回答。从额头到脸颊上流下一道汗水，而视线就像是不允许从尤菲身上移开一样。

这时，尤菲突然温柔地微笑起来，轻轻握住坐在旁边的我的手。这温暖的手温让我感到困惑。

「安妮丝大人是真的异端，还是发现了新的领域，我无法独自判断。但是，我在魔学中发现了光。这绝非否定精灵和魔法，而是一条与精灵共同前行的道路。如果今天我能将这个道理传达给大家的话，那就是我的幸福。因此请一定要好好期待今天的演讲。」

在尤菲如此作结的时候传来了敲门声。似乎在专注谈话的时候演讲会的时间到了。

「那么我们走吧。」

最先站起来的也是尤菲。她握着手把我牵了起来，看着我微笑。

＊ ＊ ＊

我们在带路人的引导下进入了会场，自然视线就集中到了我们身上。我面前的讲台上放置着事前交给魔法省的魔女帚。

我和尤菲和提尔提一起走上讲台，向着会场中来听演讲的人们行了一礼。

对于我们的反应各式各样。跟我预料中的一样，有许多人是带着估价的眼神来的，意外的是，也有少数热心听我们讲话的人。

不能光顾着观察参加者了。我调整了一下呼吸。虽然跟尤菲有事先通过气，但解释魔道具以及魔学的演讲部分必须由我来做，所以给自己打了一下气。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主讲者安妮丝菲亚·文·帕雷迪亚。今天能召开这个演讲会，我非常开心。此次是关于我前日讨伐的龙素材的用途的演讲。」

我一边意识着不要嘴快一边打招呼，随后响起了星星点点的拍手声。我等着拍手声停下，吸了一口气。

「那么让我们马上开始演讲吧。在说明龙的素材的使用用途之前，我有个想让大家看的东西。这是飞行道具——魔女帚。」

我拿起魔女帚，放到胸口的位置，让听众可以清晰地看到。

「虽然是使用了风精灵石的发明，不过一些细小的零件是跟工匠一起商量制作的。制作虽然要花些时间，不过有这个魔女帚的话，人类就可以踏向空中这一未知的领域。」

我对魔女帚提出的优点是改善交通。帕雷迪亚王国中长距离移动的交通手段是马。而骑马的基本上是骑士，而不会骑马的人主要用的是马车。

考虑到培育和饲养，成本非常高。虽然魔女帚也不便宜，但只要学过一次使用方法就会比马好用多了。

说实话，我不习惯骑马。就算是马车，在不平整的道路上前进的话，摇摇晃晃的非常讨厌。

与之相对，魔女帚虽然会消耗骑手的魔力，但不会使人疲惫。马是生物所以需要休息，而魔女帚则没有这个必要。即使只看这一点也体现出了魔女帚的有用性。

「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可以提个问题吗？」

在我的说明告一段落后，一名男性举起手。

「我已经明白那个飞行用魔道具能够带来很大的利益了。不过，今天不是龙素材的使用用途说明会吗？」

「是的。不过作为预备知识不能少了魔女帚的解说，所以占用了大家的一些时间。前几天与我战斗的龙，它的双翼会产生特殊的力场，使得那庞然大物能够飞在空中。而这对魔女帚的发展非常有用。」

「接下来由我来说明吧，安妮丝大人。」

站在我旁边的尤菲行了一礼后走上前。跟事先说好的一样，我抱着魔女帚往后退下。

代替我上前的尤菲使得会场出现了少许骚动。尤菲面对着他们再次行礼。

「我是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的助手，尤菲莉亚·玛泽塔。本次，魔法省的各位开设了这个会场，让我得到了述说魔学未来展望的机会，我非常开心。接下来是从魔法使的观点进行说明，虽然学艺不精，但还请让我继续说明。」

「魔法使的观点？」

「是的。前日与龙交战的时候，我也事先体验过了魔女帚的飞行。得到了这个经验，我可以证明能够通过魔法实现飞行。」

「居然！」

出现了今天最大的骚动。能通过魔法飞行，而且还是靠自己的力量飞行，这让魔法省的人们都兴致盎然地将视线集中在尤菲身上。

「……厉害啊，视线都变了个样。」

由于我退到了后方，旁边的提尔提讽刺道。我训斥了一下提尔提后，尤菲继续说明。

「虽然用魔法飞行是可能的，但也需要进行训练。问题也有很多，因此我今后会做个报告书。并且，正因为是实现了魔法飞行的我，能够就魔道具和魔法的飞行分别列举出问题。」

「您是说双方都有着各自的问题点吗？」

尤菲重重点了点头回应这次提问。没错，虽然现在创造出了两种飞行方法，但目前双方都存在着问题。

首先是魔法飞行，问题很单纯，即控制很困难。并且还要求魔法资质。主要是风魔法，以及高精度控制风魔法的感觉。

「学习飞行魔法非常困难。并且就算习得了，魔力消耗也非常巨大，控制困难。」

「嗯……就是要选人吗。」

「是的。据我判断，我以外能够习得的只有希尔芬王妃和我父亲，或是拥有与他们并列的实力的人吧。」

一开始期待的声音最终变成了沮丧。即使是天才尤菲也说难以控制的飞行魔法。需要多种适应性，能做到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即使是不会使用魔法的我也能明白这门槛很高。

「另一方面，魔女帚不要求使用者的资质这点非常优秀。但是，优秀的同时整体技术却不成熟。因此用魔女帚在空中飞翔非常危险。」

魔女帚的问题是道具和技术方面还不成熟。毕竟我以理想来制作的魔女帚没想过让其他人使用。

因为我脑海中用扫帚飞行的魔女的印象非常清晰，所以能够飞行，让其他人也像我一样飞行基本不可能。而且提尔提还说，像她这样平常不运动的人在飞行的时候要维持姿势非常辛苦。

并且尤菲还指出了坠落时的危险性。另外尤菲还说，虽然能飞是很不错，但要作为飞行用魔道具普及给世间的话，扫帚的形状并不适合。……虽然我个人挺喜欢的。

「于是就考虑将龙的素材用在飞行用魔道具上。」

「龙的素材用在魔道具？」

「是的。龙的身体不同部位是不同魔法的媒介，通过使用龙的素材，应该能制作出更为安全的飞行用魔道具。我们准备了设计图的资料，请过目。」

离宫全员准备的资料分发给了会场内的人。

这是能让人感到龙的身体的印象，同时有着跟魔女帚不同形状的东西。我被指出魔女帚的缺点后想到的新型飞行魔道具。

「像空中飞翔的龙一样，因此暂定名为『小飞龙』。之所以跟魔女帚不一样，这个可以以骑马的要领固定身体。用手把代替了缰绳，可以保持一个安定的姿势。不过，要形成这个构造，龙的素材是不可或缺的。」

尤菲虽然说是骑马，但在我想象中是前世的「摩托」。不过不是普通的摩托，而像是水上摩托一样的形状。但行驶的地方不是在水上，而是在空中哦！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形状，是因为这个形状容易被这个世界的人所接受，并且为了使用龙的素材需要模仿龙的构造。而我前世的知识中「摩托」恰好合适，所以就决定了现在这个形状。

「继续研究的话，有希望即使不使用龙的素材也能够量产。不仅能改善交通，而且在贵族的宅邸备上一个，一旦领地出现紧急案件也能够应对，即使万一有盗贼袭击也能够紧急脱出。我认为用途非常广泛。」

「……原来如此，确实用扫帚在空中飞行有些珍奇啊……」

「虽然这个的形状也很奇怪，但与骑马相通的话，也有些亲近感呢。」

被说珍奇了。不是，虽然我不否定，但心情还是很复杂。不过，我再次体会到制成人们能接受的形状非常重要。魔剑能被接受，是因为它有简单易懂的形状。

「……以上就是龙的素材的使用用途说明。然后，希望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

……咦，尤菲？预定中还要说什么吗？在我困惑的时候，尤菲静静地开口说道。

「飞行用魔道具带来的经济效果就如我刚刚说明的一样。但是，魔法省的各位担心安妮丝大人的发明有可能亵渎精灵和神明，对此我表示担忧。」

尤菲，要在这里切入话题吗？！有很多人脸色明显改变了哦？！提尔提也忍着不笑出来！等等，为什么突然开始这个话题啊？！

不管我的动摇，尤菲继续说道。

「确实安妮丝大人的想法是过去没有的，大胆的，换句话说就是旁人无法理解的。我能明白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不过，我在安妮丝大人身边观察了魔学，要我说的话，魔学是以与精灵信仰不同的形式表现对精灵的敬意。」

尤菲以洪亮的声音演说，堂堂正正的姿态让会场的视线集中到她身上。我也移不开目光，所有人都被尤菲的话语和气氛所吞没。

「了解世界，了解道理，了解魔法，这全部结合起来就诞生出了魔学。魔学是一门学问，绝非轻视信仰和传统。」

尤菲明确地断言。尤菲说，确实我拥有跟常人相异的思想，但正因为我是在这个国家成长的，所以魔学和魔道具才得以诞生。

……仅仅因为这句话，我的胸口就像是被攥紧了一般。

「倒不如说，正因为有了我们一直继承下来的传统和智慧，魔学才得以诞生。安妮丝大人能够出生在这个国家，我认为应该是一件自豪的事。」

尤菲向我微笑，这微笑真的非常温柔，不知为何我的眼眶变热了起来。这么羞耻的事，当面说出来的话会让人脸红的吧！快停下，这里是演讲会场啊？！

尤菲应该没有察觉到我内心的抗议吧，她再次面向会场，挺起胸膛，一只手放在胸口处。

「请不要因为异端就下定论，睁开眼睛，好好看，好好听，好好想。魔学是一条学问的道路。是了解过去，感受现在，展望未来的东西。」

突然有谁的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是提尔提，她的表情虽然被面纱挡住了，但我能明白她正有趣地笑着。

别有趣了，我现在根本顾不上这个！

「请不要自断学问的道路。一切都在精灵的意志和御名之下，安妮丝大人没有得到精灵的加护并不是因为无才，而是因为精灵认同了她的才能，我想传达给大家这一点。」

有这么认同我的人。尤菲站在前面，为了我而述说。

我真是幸运的人啊。有伊利亚，有父王和母后，也有很少一部分能理解并帮助我的人。仅仅这些我就非常幸福了。

被否定很痛苦。并非没有受伤，我心中一直都残留有想要被认同的心情。现在我感觉能够允许拥有这样的想法了。

……眼睛深处的热量化为泪水滴落，我为了不被察觉，用袖子迅速擦了擦。

「以精灵契约为起点到我国的兴盛，到底经过了多少时间呢？我认为，现在正是与变化一同前行的时候。我想以至今为止走过的道路为基础，与大家一同展望未来。我认为今天是通向那美好的一天的第一步。」

尤菲行了一礼结束演讲。接着缓缓响起了拍手声，随后拍手声渐渐变多，最后包裹住会场。





第五章 狂乱之夜到来

「安妮丝大人她们没事吧……？」

「您在担心她们吗？蕾妮大人。」

伊利亚向轻声嘟囔的我问道。安妮丝大人她们不在的离宫非常安静且安稳。我放松肩膀的力气，品尝伊利亚泡的茶。

没想到我会在王城，而且是在离宫生活。从出生起就被母亲带着旅行的我，在母亲离去后就在孤儿院生活。

失去母亲后，我的人生变得一团糟。孤儿院的孩子对我恶作剧，而且其他看到这些的孩子们还会跟我吵架。而女生们看到我跟男孩子吵闹，就说我得意忘形。总之没有什么好的人际关系。

自己所不期望的人际关系折磨着我，不知何时起开始不对周围抱有期望了。一直这样生活的我因为与父亲的见面而出现转机。

我和母亲就像一个模子出来的一样相似，听说了我的事情后，父亲知道我是他的孩子而收留了我，并作为贵族的孩子来养育。对于让我们过着辛苦生活的事，以及没能保护母亲的事，让父亲非常痛苦。

义母似乎是知道父亲爱着母亲的，尽管如此还是嫁给了父亲。所以我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还是对我温柔以待。这让我非常开心，幸福到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偶然知道我能使用魔法时，义母也像自己的事一样为我感到开心。劝我进入贵族学院，说一定会对我的人生起到帮助。我虽然非常不安，但为了温柔迎接我的家人，我也想努力做些什么。

（……但是，没想到我是吸血鬼，还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这样一想，至今为止不可解的事也变得能接受了。所以越是回想起贵族学院的生活就越让我心疼。如果我能察觉到自己的力量，事情就不会演变至此了。

安妮丝大人说这是不可抗力。但是，我做了过分的事情。迷惑人的感情，让许多人做了无法挽回的事。我不知道该如何偿还这个罪孽。

现在也仅仅是被保护着，对于安妮丝大人她们没法偿还什么。明明不能一直当个客人的，但我能做到的事……。

「蕾妮大人。」

「噫——」

我的眉间突然被手指戳了一下。伊利亚保持着伸出手指的姿势叹了口气。

「太烦恼的话幸福会逃走哦。」

「伊利亚大人……」

「虽然算不上安慰，不过越是复杂的事就要越花时间解决。如果能简单解决的话，就没有谁会烦恼了。……要凉了哦？」

就跟伊利亚指出的一样，我喝了一口茶后就再也没碰过。确实应该在凉之前享用的，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再次品尝。因为被贵族收留，喝茶的机会也增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喝茶会让人放松，不过并不讨厌。

伊利亚准备茶水，干净利落工作的样子非常帅气。明明身份比我高，却因为是侍女对我称呼「大人」。……这样的姿态让我感到憧憬。

「请问怎么了？」





「不，没什么。」

我是吸血鬼，很难过上普通的生活。一想到将来就感到不安。于是试着思考接下来要怎么生活。

最开始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伊利亚。作为侍女，在安妮丝大人的身旁像伊利亚一样工作的话也许就能报恩了。……下次让伊利亚教我工作的事吧。

——在我这么想的时候。突然，我们所在的沙龙的照明突然灭了。

「诶？」

时间是夜晚。照明一没了的话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刚想问发生了什么时候，我的嘴巴就被塞住了。

「安静。」

伊利亚在我耳边轻声说道。声音中带着紧张。

「蕾妮大人，冷静下来听我说。——有人入侵离宫了。」

「诶？」

「你也知道，离宫人手很少。这是安妮丝大人为以防万一而准备的，没想到会有使用的一天……」

「所以关掉照明……？」

「为了应对有人盗窃或抢劫魔道具，紧急停止的。只要没有魔道具的知识就不能再启动。……问题是入侵者。」

我吞了一口口水。有入侵者的事实让我的心脏咚咚直跳，呼吸变得急促。伊利亚抚摸我的背让我冷静下来。

「……要怎么办。」

「……离开离宫吧。只能去王城寻求保护了。就算继续藏在这里，一旦被发现就危险了。幸运的是我了解离宫的构造。某种程度上即使闭着眼睛也能移动。」

确实，如果是长期在离宫工作的伊利亚，即使视野不便也能够移动。伊利亚握住我颤抖的手，带着我站了起来。

「屏住呼吸，安静一点，注意不要碰到东西。察觉到人的话就藏起来吧。要回应的时候就握紧一次手，如果想停下来就握两次。明白了吗？」

伊利亚就像是在耳语一样小声说道，我听从指示握紧了一次手表示回应。她牵着我的手溶于黑暗之中前进。

走到走廊后就有月光照射下来。伊利亚避开这些光静悄悄地移动。我也拼命屏住呼吸，注意不要发出声音。

（但是，到底是谁……？）

安妮丝大人现在正在王城，应魔法省的要求进行演讲会。目的是那边？还是龙的素材？还是魔道具？我为了消解紧张感，不停地进行思考。

我突然感到了违和感，但却不知道是哪里奇怪。即使知道有什么奇怪，但却不清楚理由。我因为这个疑问，正打算握两回手的瞬间。

「——这是！蕾妮大人，失礼了！」

「诶！？ 」

「视野不便吃了大亏！——是雾！有可能是毒，不要吸进去！从窗口出去，好好抓紧我。」

雾。我终于知道违和感的真身是什么了，因为雾而让空气潮湿。由于没有照明，没能察觉到已经充满了雾气。有可能是毒，这一忠告让我屏住了呼吸。同时伊利亚把我横抱了起来，奔向附近的窗口。

伊利亚庇护着我，用肩膀撞向并打破了窗口。伊利亚和我投身于空中，视野由于月光而一口气变亮。

「——还是依然判断迅速啊。但是，最后太嫩了。」

听到这声音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幻听。同时伊利亚放开了手，我摔在了地上。我忍着疼痛抬起了头，就看到伊利亚的裙子翻飞，同时使用了魔法。

「——『火箭』！」

火炎变为箭矢的形状，朝着我听到声音的方向飞去。火焰箭矢的残渣照亮了伊利亚的侧脸。上面是焦躁和惊愕的神色。

伊利亚放出的火箭就像是被什么阻挡住一般消失了。仔细一看原来是冰壁。而冰壁的后面，仿佛有什么猛地张开了。

「——！？ 」

猛地张开的是水鞭。仿佛蛇一般在空中弯曲身体，随后贯穿了伊利亚的肩膀。伊利亚想要躲开而跳起来，结果就这样被打了下来，钉在了地上。

「——伊利亚！ 」

伊利亚的血喷洒了出来。有着喝过好几次的，鲜血的香味。我发出悲鸣打算跑到伊利亚的身边，结果刚站起来的时候手臂就被抓住了。

抓住我手臂的人在月光的照耀下清晰地显现了出来。看到这个人的脸，我难以置信，嘟哝着为什么。

「——我不会谢罪，也不会乞求原谅。……很遗憾，蕾妮。」

——下个瞬间，我的胸口就像是被挖去了一般的疼痛，视野染成了红色。

＊ ＊ ＊

（……好想回去……）

魔法省要求的演讲会顺利结束，我心中满是忧郁。

做了出色演讲的尤菲被许多人围着欢谈，提尔提则机灵地搜刮料理。我也稍微品尝着一些料理，一心等着结束……。

「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此次演讲会真是漂亮。请务必和在下畅谈，请问您意下如何？ 」

「嗯？ ……这。」

开始立食会后，我装好料理打算成为墙壁上的一朵花，结果一名少年阻止了我。有特点的银发，可疑的紫色眼瞳。一眼看上去是一个神经质的少年。

总觉得有印象，但却说不出名字。在我感到疑问的时候，这名少年像贵族一样行了一礼后报上了名字。

「我是莫利兹·夏尔特鲁斯。虽然没有跟王女殿下直接交流过……」

想起来了，这不是夏尔特鲁斯伯爵的儿子吗？！诶？为什么特地找我说话？不如说，为什么会在哪里？不是在禁闭中吗？明明阿尔君和纳布尔君都在禁闭中。

「我受到了您很多关照，并且还给您添了麻烦，请给我一个谢罪的机会……」

「我，什么？跟你没什么直接接触吧。」

「是尤菲莉亚大人的事。父亲狠狠骂了我一顿，让我为自己目光短浅的做法反省。虽然有您的机灵变通，让事情好转，但还是做了非常失礼的事……」

「哈……」

莫利兹？这家伙，虽然脸上挂着笑容，但不知道在想什么。这幅典型的贵族笑容让我露出了微妙的表情。

实在是不知心里在想什么的人。他虽然嘴上是这样说的，但看不出他是怎么看尤菲的。而且他的谢罪也感觉不到诚意。

「……我可以问问理由吗？你和阿尔……阿尔加鲁特有深交吗？」

企划这个演讲会的是魔法省长官的儿子这件事让我吃了一惊。说实话非常意外。而且他应该是阿尔君那边的人，实在是不知道动机。

「通过那件事，我的想法也改变了……您开发了我没有正视过的魔道具，因此想要聆听您的亲自解说，所以就企划了这场演讲会。」

「不是魔法省主导，而是你提出的真是有些奇怪……而且你说的改变想法，是什么意思？」

「魔学至今为止都没得到认可，我想请您给个机会，教授我们魔学。」

……果然感觉有些不好对付。不想继续应付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的人。

「是这样啊。不过，现在已经到了立食会的时间，如果想找人欢谈的话，除我以外不是有很多人吗？」

「不能与我交谈吗？……果然，因为我的无能而生气了吧？」

「……什么？」

不是，你怎么样都好。但是，我没能将这个想法说出口。我开始疼痛的脑袋思考着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巡视会场的视线突然跟化为墙壁上的花的提尔提对上了。她用视线说「你在搞什么啊」，我才想问呢。正好，用提尔提当借口离开这里！

「失礼，我有些话要和朋友说……」

「王女殿下下的朋友吗？请务必介绍给我。」

等等，为什么这么死皮赖脸啊。很让人困扰啊！？总之快离开吧，总感觉有些奇怪。

「我朋友比较怕生，恕难从命。」

「啊，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请不要说这样的话！」

好烦！话说动作太夸张了！声音也太大了！人们都好奇发生了什么，视线集中到这里来了。

啊，提尔提瞪我了。那是让我不要去那边的视线！无情者，快救我啊！

「那个，我没有任何想法，不需要谢罪。」

「这样我无法平复心情！请务必与我交谈，直到原谅我为止……！我的悔恨，究竟要怎么传达为好！」

真、真是不退让啊？！我差点就忍不住皱眉，但还是用力忍住了。搞什么？突然搞什么？情绪不安定？话说到底要怎么逃开啊？！

「大家都在看着，请控制一下自己的言行。今晚的演讲会已经结束，下次有机会再……」

「还请通融一下……！」

不行，完全不听我说的话。在我打算再次明确拒绝，然后离开这里的时候。

——叮。响起了一道尖锐的声音。这让会场的人都听见的声音让我吃了一惊。我知道这声音，不可能不知道。因为，这是我开发的东西。

「——伊利亚……？」

这是交给伊利亚的，通知紧急情况的警报装置。离宫虽然离王城有些距离，但并非很远。兼顾防止犯罪，是应对紧急事态而准备的东西，为了在我发生什么的时候能够通知王城。

至今为止一直没用过的警报声让我打算立刻从冲出去，但有人阻止了我。

「是什么，刚刚的声音！？会场内的人集合起来！不许出去！！」

莫利兹抓住我的手臂大声下达指示。大家嘟哝着那声响是怎么回事，听从莫利兹的指示集中到一个地方。

我根本没空在意这些人流。但是，我的手臂被抓住移动不了。

「干嘛，快放开！」

「不行！在不知道刚刚的声音是什么之前离开会场的话……！」

「那是我的魔道具！离宫发生了什么！」

「……那么，就更不能离开了！因为很危险还请冷静下来……！谁、谁来！安妮丝菲亚王女殿下发狂了！快来帮我！」

你说谁发狂？！莫利兹非常用力抓着我的手臂，手指陷入了肉里。我由于疼痛和焦躁，脑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断线了。

仿佛呼应我的感情一般，「背后」传出热量，流遍全身，魔力如同沸腾一般从身体漏出。全身浮现出魔力发出淡淡的光芒，我顺势抓住莫利兹的手臂举了起来。

「啊，啊——！？啊，放开！放开我——！？」

骨头和肌肉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听到莫利兹丢人的悲鸣，怒上心头的我恶狠狠地说道。

「——这是我的台词！我不是说了……给我放开吗！！」

我单手抓着莫利兹的手臂，向下砸到地上。莫利兹的手也放开了我的手臂。同时，传来了似乎能刺破耳膜的悲鸣。

所有人都看着我。带着胆怯，带着恐惧。魔力呼应着我的愤怒喷涌而出，缠绕在我的身体上。

「龙……龙……！」

不知是谁指着我颤抖地说道。我不禁咋了一下舌，但已经顾不上了。现在必须争分夺秒前往离宫。

「——你在，做什么！咳咳……！快把，这个怪物公主抓起来！！」

响起一道能让人发怒的尖叫，是莫利兹。他双眼充血瞪着我。其中有着愤怒，同时混杂着恐惧。

位置上来看被我俯视的莫利兹，一跟我对上视线马上爬着跟我拉开距离。但他手脚没能好好活动，拉不开距离。

「噫、噫，怪物！！」

然后，不可思议的是莫利兹发疯地打算朝我放出魔法。难道他真的这么做吗，我一瞬间迷惑了，因此动作迟钝了一些。单纯的魔力凝固成的炮弹向我袭来。

我下意识地举起手打算防御，但有一道身影猛地冲到我们中间。

是尤菲。尤菲不知什么时候拿回了阿尔肯谢尔，她展开魔力刃，打掉了莫利兹放出的魔力弹。

「尤、尤菲莉亚——！！」

尤菲漂亮地闯了进来，这让莫利兹的表情丑恶地歪曲起来。混杂着漆黑的憎恨、嫉妒的感情从莫利兹的身上爆发出来。

但是，尤菲仅仅瞥了一眼，立刻就像失去兴趣一般转向我。把没有握着阿尔肯谢尔的一只手伸向我。

「安妮丝大人！」

「尤菲！到离宫侧的窗口！」

我抓住尤菲的手，一起跑了出去。尤菲领着我朝面向离宫的最短路线前进。我们就这样向着窗口跑去，但有好几人拿着杖堵住了道路。

「——退下！堵住王女殿下的道路，你们究竟要做什么！」

尤菲放出威压的呵斥让堵住道路的人僵在原地。在这瞬间，黑暗仿佛从地面渗出一股扩散开来。

这黑暗将我和尤菲以外的人们的脚抓住。人们一个接一个被涌起来的黑暗封住动作，这光景让我吃了一惊，这时从背后传来声音。

「什么、什么？诶？这不是在做很有趣的事吗！叛乱？这是叛乱？但是啊，那家伙也在拼命啊。能不能不要打扰？我来做你们的对手……！来啊来啊！怎么了！！」

「提尔提！」

那个笨蛋，使用魔法没有手下留情！涌出的黑暗是提尔提的魔法。不只是地上，整个会场溢出的黑暗无差别地将人们束缚住。

「属性复合……真是漂亮，而且控制也很厉害……！」

尤菲看到提尔提的魔法后发出了感叹的声音。如果不是提尔提的那个体质的话，就有跟尤菲比肩的实力了。但是那体质是最主要的问题！

「你在干嘛啊，安妮丝大人！快去！很碍事！」

「你才是做什么啊，笨蛋！」

「别说了！这里由我挡下来！想被卷进去吗？！」

提尔提的怒吼让我一瞬间迷于判断，但刚刚听到的声音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迷茫的我的脑中浮现出伊利亚的脸，让我甩开了迷茫。

「不要做过头，把谁杀了啊，笨蛋提尔提！我们走，尤菲！」

「是！」

我和尤菲互相牵着手朝窗口方向跑去。在马上到达窗口的地方，我向前一步跑在前面，尤菲配合着放出风魔法，随后窗口破裂的声音响起。

我和尤菲就这样跳到空中，尤菲收起手臂将我抱住，用力抱稳我后，向离宫的方向瞪去。

「飞过去！」

「拜托了！」

尤菲发动飞行魔法，笔直地向离宫飞去。然后发现在离宫外，在月光的照耀下有人影。

「尤菲！那边！」

听到我的指示后尤菲改变了方向，不断逼近与地面的距离。在马上到达的时候我离开尤菲的手并着地，随后尤菲也着地，我们看到了那副光景。

——蕾妮全身被鲜血染红倒在地上。蕾妮旁边是捂着肩膀蹲在地上的伊利亚。伊利亚的身体在轻轻颤抖。

我倒吸了一口气，在蕾妮和伊利亚前面站着一个人。风吹云动，被遮住的月光变强。

那里站着的是——一名「跟我非常相似」的白金色头发的少年。也许是胸口裂开了，破洞的衣服被血染湿。

然后，对上我视线的眼瞳……让人感到不吉地染成了红色。

「——……真是准备周到。无论做什么，无论怎么做。果然还是会挡在最后啊。」

这声音，让我自然而然地握紧了拳头。骨头咯吱咯吱响，指甲陷入手掌中。我咽下到嘴边的「为什么」，朝他——阿尔君瞪去。

「……这，到底是这么回事……？阿尔加鲁特大人！」

「……尤菲莉亚吗。」

阿尔君一脸厌烦地向尤菲看去。尤菲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盯着阿尔君。

我向前踏出一步。阿尔君没动。尤菲警戒着阿尔君拔出阿尔肯谢尔做出架势。我就这样跑到伊利亚和蕾妮的旁边，我到旁边后伊利亚抬起了头。

「……安妮丝，大人。」

抬起头的伊利亚是一副茫然若失的表情。肩膀似乎是被射穿了，血不停地流下来。被射穿肩膀的手无力地握着蕾妮的手。

「……我……非常……抱歉……」

「行了，别说话。」

我简短地对声音颤抖的伊利亚说道，跪在地上观察蕾妮，蕾妮还有轻微的呼吸，胸口被挖开，让人看到就觉得痛。血不断涌上来，蕾妮咳出鲜血。

「蕾妮。」

「安妮丝……大人……？」

蕾妮没有焦点的视线朝向了我。看到我后也许放松了一些，表情松缓了下来。同时脸色也渐渐变差。

「……我……」

「振作一点。没事的，保持意识。」

「……安妮……阿尔……大人……」

明明发不出声音，却还是拼命想向我传达什么，我用手指轻轻捂住蕾妮的嘴唇。不用再说下去了。

「我知道了，后面交给我。……尤菲！拜托治疗两人。」

我抑制感情，声音低沉。在我站起来的同时，尤菲接替我一般跪在她们旁边。尤菲一只手握着阿尔肯谢尔，开始用恢复魔法治疗伊利亚的伤。

「……安妮丝大人。伊利亚还好……蕾妮……」

「我知道。但蕾妮是吸血鬼。还有可能性。」

「但是！这明显魔石被——」

「——我知道，我知道。即使如此也要用尽全力。拜托。」

「……我、知道了。」

蕾妮明显是致命伤，胸口的伤口位置就像是瞄准了心脏一样。即使如此还有气息可以说是奇迹。

这个事实让我知道蕾妮是偏离人类存在。带来这奇迹的是蕾妮的魔石。但现在的蕾妮没有这魔石，被确实地夺走了，并且夺走了魔石的是——。

「……话说完了？」

「……你好呢，阿尔君。」

阿尔君只是静静地站着。风从我们之间吹过，吹开了云层，月光照到我们身上。

「魔法省的演讲会是你唆使的？」

「谁知道？那不是莫利兹提出的吗？」

「你丝毫不隐瞒你知道这件事呢……」

我叹了一口气，莫利兹是想让我离开离宫吧。莫利兹的目的是让阿尔君在离宫完成目标。也就是夺取蕾妮的魔石。

从这能推测出的是——阿尔君和莫利兹可能已经注意到蕾妮是吸血鬼。并且有魔法省作为后盾，有可能连夏尔特鲁斯伯爵家都是黑的。

「还真是被小瞧了呢。」

「一开始看不起人的是谁？讨伐龙时的独断专行想必一定让父王头疼了吧。」

「……说起来不是被蕾妮魅惑了吗？还真下得了手呢。」

「我很喜欢蕾妮。……那么？这能成为理由吗？」

阿尔君一副傻眼的样子，就像是在说「你在说什么啊」。我不禁停止了呼吸。看起来不像是说谎。阿尔君是真心喜欢蕾妮，尽管如此，还是挖了她的心脏。

「如果是王族的话，就不能因为自己的感情而让判断出错。我是被这么教育的，感情什么的，只是第二顺位。」

「……所以夺取蕾妮的魔石没有一丝犹豫？你真的认为这是正确的判断？回答我，阿尔君。——让自己成为吸血鬼，对于王族来说哪里没有错！」

阿尔君的胸口有一道伤痕。就像是塞入什么，之后又封上的伤痕。然后从瞳色的变化来看，阿尔君做了什么是一目了然。

他的目的是能使人吸血鬼化的蕾妮的魔石。将我从离宫引出来，然后对不能出现在公众视野，因而留在离宫的蕾妮动手。

「说到底你是怎么知道吸血鬼的？怎么样察觉到的，为什么不向父王他们报告！而且还打算利用这个力量！」

「——唯独不想被你说啊。什么，那个像是『龙的光环』一样的东西？那个，跟我追求吸血鬼的力量不是一样的吗？」

阿尔君的指摘让我找不到话语反驳。没错，这个光环是使用「龙」的力量形成的。在这点上，要说跟吸血鬼化的阿尔君没区别，我也无法否定。

但是，我没有直接吸收魔石，而是「刻在肌肉上」。将龙的魔石之类的素材融在一起，制作而成的特殊涂料，然后在背后模仿龙刻上刻印。

这个刻印以我的魔力为粮食，生成龙的魔力。就像是我间接获得龙的魔力一样。跟直接将魔石埋入体内有区别，是与此方法似是而非的东西。我将这个手法称呼为「刻印纹」。

在帕雷迪亚王国，本来在背后刻印是一种罪人的象征。所以一开始尤菲不肯答应，但我说这是必要的之后就勉强同意了。

如果启动这个刻印纹的话，就会有一个像是龙一样的光环浮现。之前在会场因为恐惧而颤抖的人们，就是因为看到了我的光环吧。

「……我跟你的立场不一样。」

「是啊。你是舍弃王位继承权的王女，而我是第一王位继承权的王太子，立场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

「原本这是最后的手段。但我的计划被打乱得一塌糊涂，只好自己来做了。」

「计划……？」

「为了能确实获得王位，利用蕾妮的吸血鬼能力掌握国家。」

「……什么？」

我无法理解阿尔君到底说了什么。利用吸血鬼的能力掌握国家？为了确实获得王位？实在是过于荒诞的内容让我的脑袋乱糟糟的。

「一开始出现破绽的地方是你，尤菲莉亚。」

「……我？」

尤菲一边对蕾妮施展恢复魔法，一边困惑地嘟囔着。阿尔君一脸恨恨的样子哼了一下继续说道。

「你没受到蕾妮魅惑的影响。不对，即使被魅惑了也没有动摇。为了让我的计划成功，尤菲莉亚太碍事了。因此就排除掉了她。只要有蕾妮的能力的话，即使多少有些勉强应该也能破坏你的地位。」

「你说……？」

尤菲没能说完「什么」。集中被打乱，对蕾妮释放的恢复魔法差点就要中断。尤菲慌忙让意识集中在恢复上，可以看到她从额头上滴下豆大的汗水。

「下个误算是你，姐。」

「……因为我为了恢复尤菲的名誉和地位而收留了她？」

「没错。我被迫和蕾妮分开，被关了禁闭。不能光明正大地行动，还被拒绝和蕾妮接触。虽然我希望父王他们被蕾妮魅惑，从而让判断出错，但这也被你破坏了。通过讨伐龙获得的功绩得到了自由，你真的是处处妨碍我的计划。」

「为什么立了这样的计划。即使不这么做，你也是接下来的国王。即使不依靠吸血鬼的力量……！」

我难以置信，声音变大了起来。但是，阿尔君用比我更大的声音打断了我。

「——如果是认真这么说的话，你真的是对王位没有兴趣，只是沉溺在自己的愿望里啊。」

阿尔君的视线变得锐利，似乎要射穿我一般。有着至今为止没有感受过的冰冷杀气。

「打心底认为我是这个国家的下任国王的究竟有多少人？你别说你没听过这样的话，——『如果安妮丝菲亚王女有魔法的才能的话』。」

阿尔君的话让我不由得咬住嘴唇垂下了视线。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声音，就连我都这样想过。

如果我有自由使用魔法的才能的话。如果我能使用魔法的话，应该就有人能率直地赞赏魔学了。

「察觉到了吧？所以你决不会参与事态。人们绝对不是没有认同你的才能。——因为被畏惧了，不对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是，怪物啊。」

「怪物」，这句话比想象中更刺痛我的心。虽然一直被称作异端，但没有被用怪物来形容过。我不由得发出干笑。

「只是人的话不能追上怪物。——那么就只能获得了吧，就只能变成怪物了吧。如果只能选择这条道路的话。」

「不对！你被期望成为的不是这样的王。是重视人与人的联系，与大家一同和谐地治理国家的国王。」

「——这不是花瓶国王还是什么？！」

对于我的反论，阿尔君激昂地大喊。被阿尔君强烈反驳让我说不出话。他就像是怒上心头一样，声音变得更大。

「人与人的联系？手牵着手？我(私)——我(俺)可是一一直都看在眼里！这个国家中贵族的样子！贵族跟平民的鸿沟！这全都是帕雷迪亚王国构筑起来的扭曲！傲慢的贵族甚至不把不能使用魔法的平民当做人！魔法的恩惠甚至成为了权利的象征，肮脏地积累财富和自尊心！是啊，魔法就是一切！王家之血不过是贴金的东西！我只不过是

尤菲莉亚的试情牡马！只不过是贴近尤菲莉亚的王！我不过是为了保持这个国家的齿轮！而其中没有我！根本不需要我这个人！！」

似乎要吐血一般，凄绝的呐喊。吐出的气息让肩膀颤抖，眼睛向上吊起，配上血红的眼瞳，表情如同恶鬼一般。

「没有改变！无法改变！只要不改变这个国家的存在方式，这个国家就会一直停滞！然后反复不断！血脉！权威！传统！魔法！一直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话不能填补与人民的鸿沟！在至今为止的长久时间中，到底有多少贵族的血混入人民之中了？！所以先代国王为了再次获得贵族的血脉，会称赞平民的名誉赐予他们贵族之位！而这么决定的时候，当时的臣子做了什么！」

父王的先代，也就是我们的祖父。在长久的时间之中，贵族的血脉也混入了平民之中，平民之中也有潜在的能使用魔法的人。

并且在当时，不是贵族的魔法使被当成盗贼，恶名远扬。这平民之中的潜在火种让祖父觉得不好。为了让这样的血脉再次成为贵族为国家所用而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于是，臣子叛乱了。

是不能认同让平民成为贵族的人们的叛乱。他们不认同不是贵族的魔法使，不认同让这样的人成为贵族，差点让国家分裂。

当时，身为王太子的父王的兄长是叛乱的首脑，差点就让国家动荡不安。而那时活跃的是父王和母后，以及以古兰兹公爵为首的父辈一代。

发生了这样的事，那贵族的意识改变了吗？并没有。这个国家长年与魔法共存，由魔法积累而成的历史和传统、权威没有废除。能使用魔法的贵族和不能使用魔法的平民，如果说这之间的鸿沟是这个国家构筑起来的扭曲，我无法否定。

「这个国家生病了，就像渐渐腐坏的大树一样。必须有谁来培育新芽！但是，没有任何人把目光投向这里！就连被称为天才的人，也丝毫不怀疑地相信保持现状是最优的，每个人都被那耀眼的才能夺去目光并追随着而已！」

就算不看也知道阿尔君的呐喊让尤菲倒吸了一口气。阿尔君说的是谁我当然明白。

「那么就只能获取了！能打破不变的常识的力量！为了打破常识的力量！即使这有多么偏离人道，我不是花瓶的国王……！没有我这个人的王到底有什么价值！只为了维系不断腐朽的国家，只不过是楔子罢了！」

「……阿尔君。」

「我没有才能这件事，我最清楚不过了。没有优秀的地方，即使无论怎么努力也只能做到『努力的话就能得到』的程度！没错，因为有你在！姐！不对，安妮丝菲亚·文·帕雷迪亚！」

故意用名字称呼我，阿尔君的声音就像是砸在我身上。王女的名称重重压在我的肩膀上。

我一直想逃离这个重压，所以应该舍弃。我放弃了身为第一王女的责任——王位继承权。

「对你的嘲笑不过是畏惧的反作用！每个人都畏惧你那革新的思想！对于想保持现状的贵族来说，没有比你更可怕的怪物了吧！」

阿尔君挥舞着手臂呐喊，声音大到甚至有些颤抖。称呼我为怪物，仿佛弹劾一样。

「最能威胁贵族权威的就是你！魔学这一异端的想法！魔道具这一恐怖的产物！人民当然会对你抱有期望，贵族也当然会对你怀有畏惧的心情！真是漂亮啊！平庸和怪物，根本不需要对比！」

「……所以，你说你也要追求力量？你知道这个力量有多危险吗？」

「是必要的力量，为了支配这个国家，为了改变这个国家的存在方式！我站在顶点，建立新的国家形态！没错，是你看不上的东西！是你舍弃了的权利！是你没有选择的未来！既然是你舍弃的未来，那我捡起来你应该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吧？！」

阿尔君的声音一瞬间似乎是从远处飘来的。一瞬间没有了站在地上的实感。但我还站着，现在在这里站着。在他的面前站着。

「……阿尔君，我问个问题。」

我一边出声，一边把手伸向扣带下的魔剑。我双手握着魔剑，笔直地盯着阿尔君，问道：

「——对你来说，魔法是什么。」

「——是诅咒啊，姐。」

听到阿尔君的回答，是充满怨念的声音。

「啊，是啊。是诅咒，魔法也好，王家之血也好，王子这一身份也好，被赋予的理想像也好，这些理所当然的姿态对我来说全是诅咒。我这个人空虚的。那么就全部破坏吧。如果不失去什么就无法看到前方的话，那我愿意舍弃一切。」

「是吗。」

我仰头看了一下天空。月光闪耀，甚至有些刺眼。我像是要把这耀眼收入眼睑一般，缓缓地闭上眼睛。

涌起来的感情要如何命名呢。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让没有名称的感情沉入心底，睁开眼睛。

「——好吧，『阿尔加鲁特』。这确实是我舍弃的东西。」

我让声音平静，抹杀感情。已经不需要多余的思考了。一切都冷却下来。刻印纹有着跟魔药一样的副作用，容易激起斗争心。我将这心中翻滚的热量压回心底深处，收入掌心，为了将其捏碎。

「但是，我不能认同。如果你要捡起我舍弃的未来的话，那我就捡起你所舍弃的现在的权利。」

——这个国家也许是生病了，我无法否定。

但是我视而不见也没什么不好。当然，我尽可能地伸出了手。心中带着让尽可能多的人欢笑的祈祷。——即使如此我还是放弃改变这

个国家的存在方式。

长久以来，魔法这一存在方式说不定扭曲了人们。现在魔法也许成了权威的象征，也许成了为了满足欲望而存在的东西。

即使如此，如果我想改变它的话。能够轻易想象到，只能通过破坏这个国家来做到这点。……所以我放弃了。

「为了什么我才做出被称为怪王女的行为，你知道吗？是呢，即使说这是为了你，对你来说也是诅咒吧。但改革是强迫变化。为了变化必定会出现痛苦。一定要急着改革而特地做到这一步？花瓶的国王？有什么不好，王家安泰是国家和平的证据。这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一直都认为，你能成为王就好了。阿尔君。我知道你虽然没有才能，但非常努力，善于忍耐。相信你即使会花些时间，最后也一定会做到。

「人只能做到能做到的事？这是当然的，毕竟是人。拼尽全力，在人能做到的范围内努力的话就好了啊。不依靠这种力量，而是请求其他人帮忙。」

我果然太显眼的吗，甚至让阿尔君认为我是怪物。但是，我认为这是为了你。如果我被认为不合适的话，就没有人会出现让我当王这种愚蠢的想法了。

「凭借力量的变革，支配，真的是人民期望的东西吗？不知道这点的你——没有自称王的资格。」

以前经常牵着你的手，带你出去。向你述说梦想。你对我欢笑。虽然已经很久了，但我一直记得。

因为我的错，给你添了许多麻烦。如果是因为我的错才让你变成这样的话，真是没办法呢。因为没办法，我就负起姐姐的责任吧。

「——而且，在『同一个赛场』上你以为能赢过我吗？阿尔加鲁特。」

「——姐！！」

「如果是力量就是一切的话，就试着击退我吧。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好国王就好了。好好烦恼，与人商量，与人分享理想，牵起其他人的手，成为维系一个圈的国王，你应该是被这么教育的。」

「也许对你来说这就是有价值的王，但是！这样无法改变什么！这样子的王，没有改变现在的力量！」

「——保护现在！否定这个价值的王我是不会认同的！」

父王绝非强硬的王。不足的霸气由母后和古兰兹公爵补足。但是，父王为人稳重，是个认为悠闲一些也不错的王。

他允许了我很多东西，允许了我的自由。但是，我获得的东西是没有给予阿尔君的东西。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对你来说，我们的愿望和祈祷不过是诅咒呢。没有察觉到这点的我，一定是罪孽深重。明明是流有同样血脉的姐姐，却离得那么远。

「『不是人』的国王治理的国家，国家的未来也好，人民的幸福也罢都是没有的。」

「不，不对。也有『单纯人类无法改变』的东西。如果即使将其破坏掉也无法前进的话，国家和人民都没有明天！」

「即使这是真的！人民和国家都承受不了急剧的变化！历史越是悠久，这份痛楚就越大！」

「所以你只是在畏惧！畏惧变化！畏惧承担！你能说什么！你能责备什么！你……到底有什么权利！」

「——阻止发狂的弟弟，这是作为姐姐的权利。」

「事到如今，还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是啊，真的是——事到如今了。」

真的是无可救药的事到如今。即使如此，我也有不能退让的东西。

「我不会让魔法成为诅咒。魔法是由对未来的祈祷和对幸福的祈愿构成的东西。——我会证明这一点。」

「这才是事到如今！谁会听你的话！如果不分裂国家的话就传达不到！平民和贵族之间的鸿沟依旧无法填补，只会扭曲下去！」

「即使如此，我也无法对分裂国家视而不见。而且，真的以为能用这种方法改变国家吗？阿尔加鲁特。」

如同责备阿尔君一般，但同时带着祈愿。我对他问道，真心这么认为的吗。即使能明白他的回答不是我想要的回答。

「——不要，不要用这样的眼光看我！别对我估价！别可怜我！」

「阿尔加鲁特……」

「我会改变！必须改变！改变这满是泥污的现实！改变这渐渐衰退，沉没下去的国家！无论是谁，我都不会让他碍事的！」

「……啊，真的是。无论你还是我都是无脸面对父母的笨蛋呢，真是对他们感到抱歉。」

我举起魔剑。——不能心灵相通的交流的时间已经不需要了。

「过来吧，阿尔加鲁特。——我会否定你的定义。」

＊ ＊ ＊

——阿尔加鲁特·波纳·帕雷迪亚是个平凡的王子。当然，他非常努力。但无论多么努力，在才能的光辉面前都不值一提。这就是赋予他的悲惨现实。

他旁边站着的是被精灵爱着的尤菲莉亚·玛泽塔公爵千金。如果不是王子的话就相形见绌了，这样的低语传到了他的耳中。

然后，一直被拿来比较的是，被称为异端的最前端的安妮丝菲亚·文·帕雷迪亚王女。魔学这一想法，魔道具这一发明，虽然有赞成有反对，但还是相当惹眼。

而阿尔加鲁特什么都没有。能夺取人们视线的才能，能扣人心弦的想法都没有。所以才需要力量。如果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被正视的话，那就只能改变世界了。

——啊，这是什么悲剧啊。在这悲剧之中，没有人获救。

——阿尔加鲁特·波纳·帕雷迪亚永远获得不了幸福。

没有双翼的人，不能获得在空中自由飞舞的幸福。

——安妮丝菲亚·文·帕雷迪亚也永远获得不了幸福。

尽管拥有双翼，却被国家所束缚而无法获得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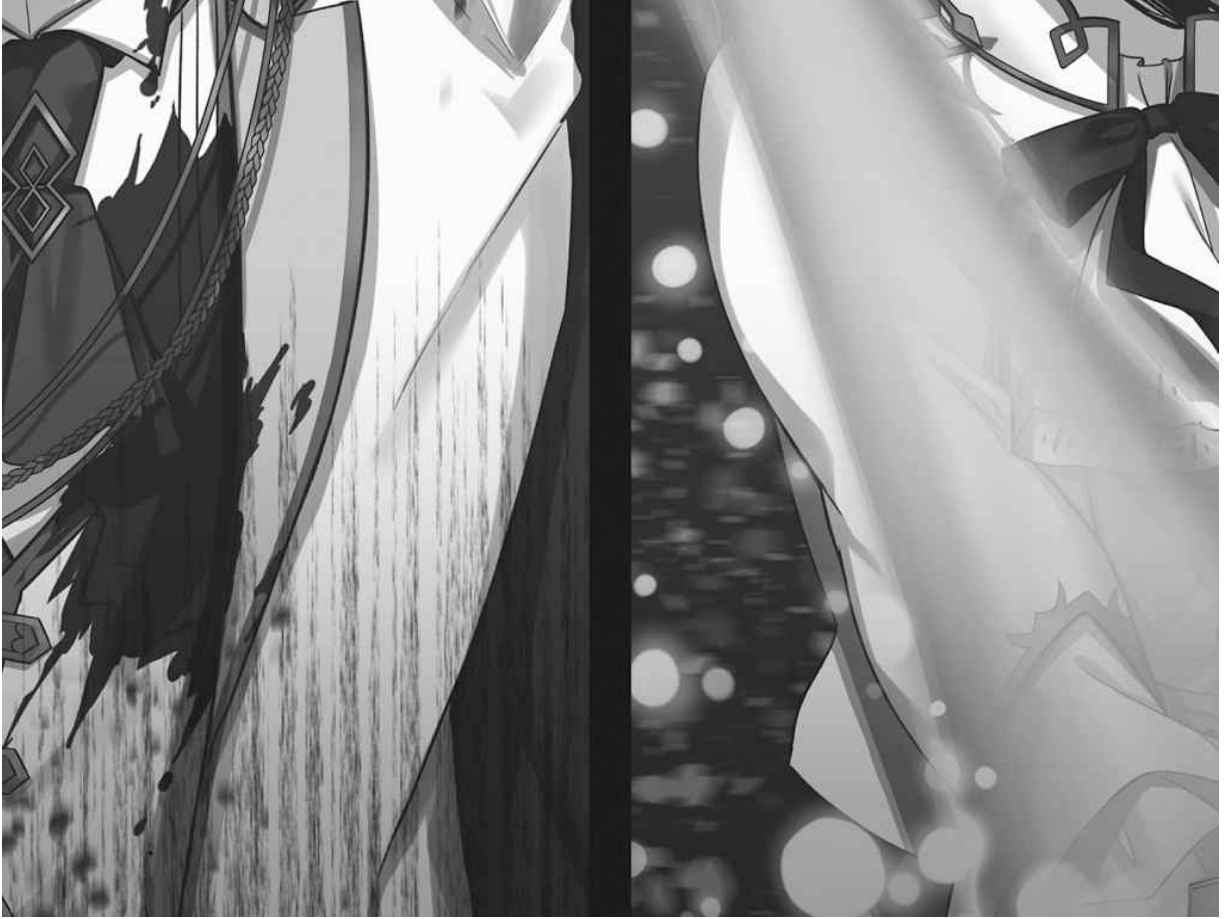
——……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

能够飞翔的人，拥有选择在地上行走的权利。

没有双翼的人，不拥有任何选项。

——这就是这样的姐弟的故事。





第六章 为了谁的王冠

（——定义，开始）

我开动冷却的思考。阿尔君的资质从小时候起就没变，一直都是水和冰的适应性。如果吸血鬼化没让资质大幅度改变的话，他应该会用这两种属性的魔法进攻。

但是还没确定。要达到定义情报还不足。因此只好试试对方的实力了。我就像是牛刀小试一样，一口气缩短距离斩了过去。阿尔君回避了我的第一击，踢了一下地面拉开距离。

「水斩！」

水刃向我袭来。我用魔剑将其挥开，随后穿过激起的水飞沫，蹬了一下地面再次逼近阿尔君。

在还有一步进入攻击距离的时候，阿尔君就像是乐队指挥一样挥了一下手臂。本应消散的水聚集了起来，展开了无数的水刃，以一定的时间差射向我。我将前进的动作勉强改变成向旁移动，以差点摔倒的样子调整姿势。

（很擅长迎击，但是也就这样了）

阿尔君的魔法很巧妙。不过也仅仅是巧妙而已，没有尤菲那般洗练，也没有提尔提那样的暴威。这样的话还在能够应对的范围。

水刃再次连续向我袭来。我向背后的刻印注入魔力，引出龙的魔力，从背到手臂，从手臂到魔剑。我横向划了一条直线挥舞魔剑，一齐将逼近的水刃斩开。

「水枪！」

阿尔君也许判断水刃只会被挡开，这次发动了巨大的水枪。我做不到一边移动一边挡下这个水枪。我将为了扫开而伸长的魔剑刃压缩。

「——哈！」

随着我短短地吐出一口气，高速向我袭来的水枪被魔剑的刀刃一分为二，失去枪的形状，变回普通的水。

然而，阿尔君没有停止追击。被击飞的水在空中做出我无法理解的动作，变成圆形的水牢，包围住了我。水牢不规则地一伸一缩抖动着。

（不伸长刀刃的话就够不到……）

「那就这样。」我打算将它们一齐斩断而从新注入魔力的时候，在这个空隙，皮肤感到了如同荆棘一般刺骨的冷气。

「——糟糕……！」

「——冰牢！！」

我的糟糕才说到一半就被打断了。包围我的水牢的内侧就像伸出荆棘一样向我压来。水牢渐渐变窄，失去了逃走的地方。由于向刀刃注入魔力刚到一半，所以长度也是半吊子，非常糟糕。

无处可躲的水缠上了我，从被缠住的地方渐渐开始冰冻。我看到开始冰冻的水，为了强行突破水牢而冲了出去。被突破的水也随后跟着冰冻过来，我将魔力集中在手上，像剥鱼鳞一样剥下冰片。

我如同弹射一般跳开，然后为了停下而重重踏了一下地面。这一瞬间周围变暗了。我抬头一看，就看到巨大的水锤要把我压扁。

「——水锤。」

水锤重重地向我挥来。我轻吐一口蹬了一下地面，前方是挥下水锤姿势的阿尔君。由于动作实在是太大，出现了空隙！

我压低姿势，如同贴在地面一般，大腿爆发出力量，高速向前跳去回避大锤。随后丝毫不减速，全身一边旋转一边逼向阿尔君，魔剑以我为中心像风车一样旋转。

魔剑的魔力刃斩到了阿尔君。虽说有月光的照耀，但仍是夜晚，魔剑的光芒留下了一道鲜艳的剑闪。残光拖着尾巴一般消失，随后阿

尔君的手臂喷出鲜血。

「啊……！」

（切……太浅了！）

也许是阿尔君弯曲了一下身体进行了回避，本应斩到胸口的一闪只斩到了手臂。我从阿尔君的旁边穿过。由于没有减速导致没能保持姿势。我没有强行停下，而是一边受身一边拄着魔剑抬起头。

阿尔君虽然捂着手臂，但流出来的血就像是反卷回去一样堵住了伤口。

（治愈？……不，不只是这样。是吸血鬼的再生能力吗。这种程度的伤没有效果……）

「比想象中要麻烦」，我在口中嘟哝道。

「冰枪！」

伤好之后的阿尔君立即一转攻势。我后退一步伸长刀身，将冰枪击落。然后就这样向前一踏，逼近和阿尔君的距离。

阿尔君举起刚刚受伤的手，堵住伤口的痂软软地晃动着，手上握着被染成血色的水枪。水枪迅速凝固，向我袭来。

我以一纸之隔的距离躲开枪，被削去了好几根头发。我丝毫不在意地继续往前，然后压低身体冲到站直身体的阿尔君的怀中，狠狠地来了一发膝撞。

「好硬……！」

就像是塞入了什么东西一般的硬度让我不禁皱眉。阿尔君虽然不是无伤，但远比想象中没有效果。恐怕是身体强化，不对，也许是应用了吸血鬼的肉体变化。

（虽然早就知道了，但吸血鬼的特性还是相当麻烦……！）

吸血鬼可谓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特化生存的种族。通过肉体变化带来的防御和再生能力，一旦成为敌人没想到居然会这么棘手。

阿尔君对冲到他跟前的我一脸厌恶地踢向我。我交叉双臂防下来后，也向后跳去拉开距离。挥挥手甩去阵阵发麻的感觉，同时重新面向阿尔君。

阿尔君用指尖朝向我，指头处形成了水的弹丸，随后向我袭来。

「水弹。」

我打算用魔剑在千钧一发之际将水弹扫开——此时出现了讨厌的预感。

我偏了一下头回避弹丸，结果从后方传来不像是水的沉重着弹声。一道冷汗从我的脸颊划过。

（什么……？不只是水……里面装有什么？）

我半转身确认后方，在着弹的地方散落着小块状物。似乎是在水的弹丸中混入了小冰块。先不论飞行距离，如果我把这当成水弹而用魔剑挡下来的话也许就有危险了。

「只能依靠魔道具的你的弱点，就是魔道具本身。我知道，魔剑不擅长物理冲击。」

「你以为这样就能对付我？想得太乐观了，阿尔君。」

「到底是不是乐观，一试便知。」

虽然试着逞强了一下，不过被抓住弱点是事实。即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进行应对，这时我看到阿尔君朝天举起了手。

我回过神来也向上一看。可以看到空中出现了无数个刚刚放出的冰块。拳头大小的冰块形成锐利的三角锥形状，等待着从空中落下。

「冰雨。」

冰块收到阿尔君的号令，向着我倾泻而下。魔剑做不到将它们挡下，无法应对成面的攻击。

而且似乎也没时间逃走了，而且随意拉开距离的话就会任由对方为所欲为了。因此后退是下策。

（那么——这样如何！？）

我通过刻印纹唤起龙的魔力，能够将其缠绕在身上使用它。那么龙能做到的事我应该也能做到。

我脑海中闪过的是，向我放出的死亡闪光。即使做不到那种程度也没关系，不如说要以扩散的方式放出去！

「——！！」

这可以说是龙的咆哮，冲击波随着我的吐息扩散开来。

向我袭来的冰雹一个接一个在空中破碎，而我只被残骸击中。

闪闪发光的冰沫闪耀着月光。我和阿尔君淋着冰沫面对面。

「……真是可怕。」

阿尔君轻轻嘟囔。他的眼睛直直看向我。是与过去不同，鲜红的眼瞳。似乎可以从这眼瞳中看到各种各样的感情。

过于复杂的感情，而我仅仅知道这份感情的巨大。阿尔君似乎要发疯一般盯着我。

「不过，真是讽刺。即便展示了这般力量，你也只是被畏惧而已，被骂为异端，不被承认。」

「……对于异端这件事，我自己是最清楚不过的。」

「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什么用？尽管知道自己是异端，却不停下异端的行为的你到底想做什么？做到这种地步，你想成为什么？回答我，回答看看，安妮丝菲亚·文·帕雷迪亚！」

阿尔君呐喊着，似乎要将我沉在心底的感情暴露出来一般。呐喊中有着愤怒，有着憎恶。似乎怎么也无法原谅一般。这样的负面感情是我给予阿尔君的吗。

……好疼，不是身体，而是心无可救药的疼。

我咬了一下嘴唇。这份痛楚让我冷静下来。

「我就是我，不是其他什么人。只不过是憧憬魔法的人罢了。」

「啊，是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

「……阿尔君。」

「那么，就更该这么做了。不这么做的话，我甚至成为不了我。我不是齿轮，不能成为『应该成为』的人！被其他人有所求，而这终究是为了他人！其中没有我……没有我！我不是为了成为这种东西而生的！」

「即使这是大家希望你获得的幸福？」

「什么幸福！空虚的人偶，为了人们的和谐的王！完全没有我个人价值的王，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王！？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贵族！？还是为了国家！？这种东西，跟祭品没有区别！！」

阿尔君呐喊着。将苛责他内心的东西，像撕开伤口一样暴露出来。我感觉到现在才第一次，久违地跟阿尔君再会了。

至今为止似乎都有种远远的，隔着墙壁的违和感。明明在跟阿尔君说话，却有种似乎不在同一个地方，对不上视线的违和感。

但是，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否定阿尔君。

「事到如今说什么呢？」

「什么……？」

「国王也好，王家也好，全部都是象征。是象征就很好了。没有任何人要求象征有个性。如果需要个性的话，那就是个人的优秀，吸引人的魅力。理所当然的感情只会碍事。你没被这么教过吗？」

「啊，是啊！我是被这么教育过来的！这是为了成为王所必要的！那么你又如何！随心所欲的行动，被说『如果有魔法才能的话』的你！如果说吸引人的魅力就是王获得幸福的条件，那么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获得幸福的权利！」

阿尔君的呐喊让我差点移开视线，即使如此，我也要直直面对他。

也许，应该更早点这么面对吧。然而我却闭上眼睛，堵住耳朵。在离宫这个对自己很好的地方安宁地生活着。

——我逃走了。异端这件事我自己是最清楚不过了。但是对于无法放弃魔法的我来说，现实过于痛苦。如果追求自己的理想则会让世间骚动。……即使如此，这份憧憬也停不下来。

有人因为我的错而使命运变得疯狂。那就是阿尔君。眼前的现实让我的呼吸颤抖。

「……如果只是普通的王族，根本不会去想这种事吧，到底哪里弄错了呢，我们到底从哪开始弄错了呢，阿尔君。」

「所有。所有吧，这个国家，从我们出生开始就弄错了。即使如此——就算这样，要放弃吗？如果是为了有这种想法而生的话，我就要将其破坏！这种国家，这种世界！」

「……真是笨蛋，阿尔君。你是笨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啊，也许错在我。即使如此我还是想说。因为你不是被眷顾了吗，远比起我这样的人。

「——阿尔君，你的错误，是没有好好享受人生。」

「什么……？」

「从现在开始也不迟，好好享受吧。不快乐的人生就会去想讨厌的事。那么只要改变想法就好。憎恨什么的，放下不就好了吗，我不想因为这种原因去改变世界。即使，我无法使用魔法，魔法依然无比尊贵。」

——没错，无论否定什么，只有这点在我的心中无法撼动。

「我现在仍然相信。我相信着魔法并憧憬着它。一直如此，从今往后依然如此。仅仅这些就十分幸福了。」

「不希望改变世界，也不想改变自己。即使你知道这有多么不顺应世界，你依然这么说吗？」

阿尔君咬牙切齿地看着我问道。对这个问题，我垂下一次眼睛。无论问多少次，我的回答都不会变。

「——这就是我。」

我的回答让阿尔君的表情变得扭曲。这正是充满怒气的愤怒表情。

「我讨厌这样半吊子的你！我恨你……从心底恨你！你的傲慢，让我尝到了多少辛酸！一副佯装不知道的样子，能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想必很幸福吧。」

阿尔君握着的血枪，就像反应了他的内心一般变得凶恶。变成了伤害人，给人施加痛楚的武器。

「我会——超越你，必须超越你。不改变的话就无法前进！」

「——我只说一句，阿尔君。」

对于怒发冲冠的阿尔君，我冷静地说道。吸了一口气，调整呼吸后说出的话语近似于祈祷。

「那么，就去享受吧。明明都将不如意人生走到现在了。如果说是我让你的人生不如意，我不会否定。那么从现在开始享受吧，这是你希望的吧？超越我，跟我站在同一个赛场上，凭借力量支配国家，这是你最期望的道路吧？那么——至少我会陪你到你满足为止。」

我不会说对不起。也不会说很辛苦吧这种话。我能做到的事就是全部承受下来。无论阿尔君的愿望有多么切实，我也不能让它实现。

凭借力量，就连意志都被支配的国家，我不会认同。

「在你精疲力尽之后，说出『我已经不能再前进了』为止，我会一直陪着你。但是我会击败你。我会将一切击溃。并且还会说——居然想赢过我，真是笨蛋！」

真是笨孩子啊，阿尔君。但我也是笨蛋。不以这样的形式接受下来就察觉不到。所以，至少只有这点让我祈祷吧。

「再笑一点吧，再生气一点吧，再悲伤一点吧，在此之上去享受吧。带着『这个瞬间是人生最棒的瞬间』的想法来面对我。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尽数击溃你。安妮丝菲亚·文·帕雷迪亚是王族失格的蠢货，无可救药的怪王女。这就是我的位置！我会——以王族的责任来否定你。」

「真是傲慢！——所以我要超越你！我原本什么都没有。如果只能依靠异端的话，如果你挡在前面的话，我就超越你！全部都是为了这个！只有这样我才能得救！姐……不对，安妮丝菲亚·文·帕雷迪亚！来一决胜负吧，看看谁更适合当王！」

「……但是我们都不希望什么王位呢。真的是毫无成果呢，我们。」

我不禁露出苦笑。我们真的是笨蛋，无可救药的笨蛋。真的是无可救药到无颜面对父母了。

封闭在心底的感情渐渐浮了起来。是悲伤、后悔、愤怒的感情。但是，正因为如此我跟阿尔君是一样的。

就像同一个音叉共鸣一样，我们的感情重合了。通过视线、空气，我们领悟了，我们必须互相不认同对方，互相不喜欢对方，互相否定对方。

说实话心情沉重。头脑冷静地思考着，为什么不得不进行这种毫无成果的吵架呢。但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已经不能依靠道理来解决了。就算多么没有成果，将这沉淀的感情进行清算都不会有一个漂亮的结果。

「真的就仅仅是吵架呢。」

「……什么，原来如此。说得妙啊。」

「虽然是吵架的规模笑不出来呢。但是，只能吵架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吵架。啊，说起来还没跟你吵过架呢。」

「……是吗？」

「嗯。因为你啊，真的是——率直而优秀的孩子。」

对不起，我知道的。你是率直而优秀的孩子，非常努力。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无法原谅我，为什么有我在就无法成为王呢。

「……所以你真是傲慢啊。单方面的，从那天开始就——」

「……？」

阿尔君的视线稍稍移开了一些。但那也是一瞬间而已。我们的视线再次交汇，看到阿尔君摆出架势，我也同样摆好架势。

「来吧，阿尔君。我全部接受下来，尽管如此还会否定你。」

「我再说一次，姐。不会什么时候都是姐姐走在前面的。」

「我会让你后悔到想死的！会让你认为自己很愚蠢，居然会出现想挑战我这种愚蠢的想法，让你彻底地哭泣！」

「要哭的是你，姐！我会让你哭的，对了，如果你说要否定我的愚蠢的话，那么我就要否定你的傲慢！」

「嗯，没错。那么我就如你所说的傲慢一样！——我会拯救你的，阿尔君！愤怒也好，憎恨也好，悲伤也好，不满也好，全部全部我都接受下来！」

「——……安……安妮丝菲亚——！！」

阿尔君露出今天最为愤怒的样子向我冲来。我也为了迎击而向前。这一步非常沉重。即使如此我也顽强地将其甩开，用力踏向地面。

也许是用力过度了，或者也许是没能抑制住感情。一道泪水流了下来。

——如果能回到过去的话，我会忍住不扇愚蠢的自己的耳光吗？

听到安妮丝大人和阿尔加鲁特大人的对话后我如此心想。不禁咬紧嘴唇甚至差点咬出血来了。

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为自己的不足之处后悔。对蕾妮施加的回复魔法，就像将水注入无底洞一般。即使如此也不能成为放弃的理由。

这样下去让蕾妮死去的话就没脸面对任何人了，已经演变成以类似执念的想法来施加恢复魔法了。但是蕾妮的伤完全没有愈合的迹象，我因为疲惫，汗水不断从脸上流下。

这时，施加恢复魔法的手被蕾妮的手回握了。意识朦胧的蕾妮咳着血将视线的焦点对向我。

「尤……菲……莉亚……大人……」

「别说话！」

「……听到……了吧……？」

就像是没听到我的制止，蕾妮断断续续地说着。

「……安妮丝……大人……阿尔……加鲁特大人……我明白……他们……」

「明白……？」

「无法、放弃……对自己来说……没有办法……但是、因为痛苦……才会……像这样……发出悲鸣……」

「……悲鸣？」

在蕾妮听来，安妮丝大人和阿尔加鲁特大人的对话就像悲鸣一样吗？我完全不明白。我知道的只不过是，那两人非常痛苦，因为痛苦而不得不战斗。

在变成这样之前应该能做些什么才对的，不知从何处传来这样责备自己的声音。我因为悔恨而咬紧嘴唇，这时蕾妮伸手到我的脸颊。

「……尤、菲莉亚……大人……！有个……请求……」

「蕾妮？请求？」

「血……有魔力、的话……能让……魔石再生……」

蕾妮断断续续的话让我看到了希望。

让魔石再生，蕾妮这么说了。为此需要魔力，就是想吸血吧。

「请等一下，现在，就把血……」

「——不，尤菲莉亚大人请保持治疗。我来给。」

在我烦恼要怎么样给蕾妮吸血的时候，伊利亚从另一侧握住蕾妮的手这么说道。伊利亚将自己的脸靠近蕾妮的脸。

「失礼了，蕾妮大人。」

「伊利……嗯唔！？ 」

伊利亚咬破嘴唇，流着血吻向蕾妮。蕾妮虽然吃了一惊，但还是紧紧闭上眼睛，将手绕在伊利亚的背后。蕾妮就像是在忍受什么一般不停颤抖，突然胸口的伤的深处有什么发光一般。

接下来的变化非常剧烈。就像是原本就无伤一般，肉堵住伤口，皮肤也变回原来一样。想象之上的再生速度让我吃了一惊，不禁停止了回复魔法。

「——……好……疼！ 」

「蕾妮！？ 」

「好疼……骗人的……就算……再生了，疼痛……还是存在……诶？为什么、阿尔加鲁特大人、能活动……不行……好疼……好疼……好疼……！ 」

也许是因为疼痛，蕾妮甚至挣脱了伊利亚，捂着胸口一脸痛苦的样子。

伤即使再生了，不会连痛楚也一同消除吗？那么，阿尔加鲁特大人像那样再生后还一脸平常，难道没有疼痛吗……？

伊利亚抱起因为疼痛而颤抖的蕾妮，是一副为了让对方平静下来的抱法。我也打算将停下来的回复魔法再次对蕾妮释放，这时蕾妮带着痛苦的气息抓住我的手。

「……不行，尤菲莉亚大人……魔力……太浪费了……」

「蕾妮，但是。」

「尤菲莉亚大人，也是啊……！」

「什么……？」

「不要忍耐……我、没事、的……」

也许是因为疼痛而没能继续说下去。蕾妮将头靠在伊利亚身上，呼吸急促。蕾妮的话就像是说到了我的软处一般。

（……忍耐？我，忍耐什么？）

为什么蕾妮会对我说这样的话，我无法理解，只能呆在原地。

「……尤菲莉亚大人，不去阻止吗？」

伊利亚代替蕾妮开口。伊利亚一脸担心地抱着蕾妮对我说道。

「……我，没有阻止的资格和力量。也没有什么话语去阻止他们。所以只能守望着。」

「……伊利亚。」

「虽然这话不该由我来说……有时候，遵从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重要的。蕾妮大人由我来照看，所以，尤菲莉亚大人也……」

遵从内心？我的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像蕾妮所说的一样在忍耐着？但是，说实话我跟伊利亚也是同样的心情。

看到那互相争斗的两人，知道他们的想法，能够说出为什么想去阻止的理由吗？我明明是招致这个结果的一人，有这样的资格吗？

疑问在我的脑海中如同旋涡一般，这时响起一道令人不快的声音。是一道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打碎，无机质的声音。

难道是……我将视线投向那边。就看到被击碎而飞舞在空中的魔剑。

「——安妮丝大人！」

——我的魔剑被击碎了。两把魔剑失去了一把，我立刻向后跳去跟阿尔君拉开距离。

没有远距离攻击手段的我拉开距离将会非常不妙。但现在也只能后退了。失去了防御对方攻击的一个手段，双手魔剑才能防下来的攻击，单手的魔剑将会无法防御。

阿尔君巧妙地操纵水鞭攻击我。也许是认识到大范围地发射魔法即便能封住我的行动也无法进行决定性的一击，所以切换了攻击方式吧。

这水鞭非常麻烦，水鞭中还混有小冰块接触的瞬间就会冻结并给予冲击，这跟魔剑致命性地相性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击碎了！击碎了啊！怎么样，你自满的武器被击碎的感觉！没有魔道具的话，你的力量相当于减少了一半！」

「切！」

居然在这随便乱说！实际就是如此而否定不了更是让人火大。

总之现在真的糟糕了。这样下去就会被耗死。一把魔剑挡不下阿尔君的攻击，而拉开距离继续被这样戏弄的话也看不到赢的希望。

「就这？姐！」

阿尔君叫喊着。明明现在可以夸耀胜利的，但他却非常愤怒。就像是无法接受一般地呐喊着。

「只有这种程度吗！这就是极限吗？不可能吧！你在犹豫什么！我可是打算杀了你！讨厌到想杀了你！但你却说什么接受下来！还说要否定我！拯救我！被傲慢拌住了脚吗！——别开玩笑！看着我，姐！我对你来说连进入视野的价值都没有吗！！」

阿尔君的呐喊让我咬紧了嘴唇。我明白他打算杀了我。他将杀意完全暴露出来，对我有深不见底的愤怒，这些全部我都明白。

面对我，看向我——阿尔君的全身都在述说着这样的话。我知道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站在同一个赛场上也好，追求异端也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全部都是为了让我看到他的存在。

我一直没有去面对。说着「跟我没关系，我做不到」这样的话。因为我舍弃了王位继承权，并认为这是为了阿尔君好。

即便说并非如此我也不能简单接受。因为，即使如此，即便被憎恨，即便分道扬镳——阿尔君也是我的弟弟。我牵着手带到外面去的可爱弟弟。

「啊——！」

我吼着回避了袭来的水鞭。一边跟阿尔君拉开距离，一边用失去魔剑的手锤了一下自己的脸。全部都聚齐了吧。我知道的，阿尔君的愿望。

（——抱着杀了他的打算来战斗，他这么说了吧）

我知道他在述说着：「抱着杀了我的打算面对我，为此我才一路走到了这里」。而即便如此我也无法回应，是因为我心中还残留着情。

——不过这才是最大的侮辱吧。我知道，我知道的。

如果只有这样你才能接受的话。如果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你的话……我也要，做出觉悟了。

作为安妮丝菲亚活到现在，并非没有杀过人。在身为冒险者的时候必须夺取人的性命。但是，我尽可能不想杀人。即使说这是天真我也不打算退让。

而且即便杀了数不清的魔物，对于杀人这件事也不会没有犹豫。只是需要觉悟，因为我非常清楚伤害的事。即使如此，我也决定要面对。

「——真的是愚蠢的弟弟！！」

我将体内的魔力流向背后的刻印。并不是为了生产魔力，而是为了跟我的魔力完全融合。本来我的魔力像膜一样包裹住龙的魔力进行控制，现在则是将龙的魔力吸入体内。

全身的光环变得更为浓密。这光环像是龙的角，现在变得更加鲜明。似乎能灼烧思考的热量流遍了全身。

直接将龙的魔力吸入身体，「诅咒」一口气侵蚀了我。这是人无法承受的力量，身体似乎随时会爆炸。只有控制力量的缰绳绝对不能放开。

吞噬吧，我的魔力，我本身。你已经是我的一部分，随心所欲地暴走吧。脑中似乎听到了龙的咆哮，像回音一样。

「——架空式・龙魔心脏！！」

直接控制龙的魔力，这就是我的王牌。

将全身暴走的龙的魔力注入魔剑。魔剑龟裂的声音就像是悲鸣一样。

即使如此我也没有停止注入魔力。不这样的话就打不倒阿尔君，所以只能全力去破坏了。

「啊——！！」

过去曾经斩开过龙的吐息的光之斩击，现在则是以龙的魔力释放。

注入过剩魔力的魔力刃的形状，现在比起剑更像是爪。

阿尔君为了防下这一击而生成了无数的水盾，打算抵消掉我的攻击。

一枚、二枚、三枚、四枚、我的斩击即便被壁障阻挡依然没有停下来。

五枚、六枚、七枚、八枚。——然后，不一会儿水的壁障就被贯穿了。

阿尔君从胸口到侧腹出现了一条直线的伤口，隔了一会儿后血喷了出来，但血迅速结痂准备再生。

「还没、完……！我、我——！！」

阿尔君脚颤抖着。光是站着就拼尽全力了，但还是没有倒下。啊，不行了。只是这样无法阻止他。

魔剑响起一道声音碎裂了。这样的话已经不可能挡下阿尔君的攻击了，所以必须在阿尔君能够行动之前做个了断。

（如果阿尔君不停下来的话——）

——……就只能杀了他。

目标是心脏，埋有从蕾妮那里夺走的魔石的部分。一步，以地面都被掀起来的力量向阿尔君冲去。距离不断缩短，阿尔君的脸渐渐变得清晰。

「这就！结束了！」

阿尔君的脸痛苦地扭曲着。瞪着我，向我投来狂暴的感情。在还有一步，手差点就能够到的距离——阿尔君的表情突然变得柔和起来。

（——……为什么，露出这样的表情）

为什么，会这么安心的笑着呢。等等，我完全想不到。因为，阿尔君是讨厌我的，憎恨到想杀了我的。所以输给我绝对会很后悔才对，但是，为什么，为什么。

我的一击已经蓄势待发了。思考延长就像是慢动作一般。在我疑问的时候我的动作也没有停下来，手指就这样准备贯穿他的心脏。

由光环形成的龙爪将会撕裂阿尔君的心脏。这已经是确定的结果。我不禁闭上了眼睛。因为无法理解阿尔君的表情。就像是无法直视自己造成的结果一样。

——但是，我的手传来的不是柔软肉体的触感，而是坚硬的铁。

「诶……？」

由于预料之外的冲击，我因为反作用力而向后倒下。慌忙抬起头，就看到银色的头发洒落下来。

是尤菲。她因为冲击猛地摔在地上，倒在了离阿尔君有些距离的地方。然后，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在空中不断旋转掉落下来。

是阿尔肯谢尔。在刺入地面的瞬间，就像是完成任务一样折断了。我呆呆地，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呆在原地。为什么尤菲会在这里？

在呆住的我的耳边传来了尤菲的声音。尤菲用颤抖的手撑起身体，瞪着我。眼瞳中泪水不断滴落。但她的表情不是哭泣而是愤怒。

「——……！在这种地方，互相厮杀，算什么啊！你们都是笨蛋！那么我就只能阻止你们了吧！作为臣子！作为原婚约者！」

在尤菲的叫喊下，我终于能够取回现实感了。

「……尤菲……」

「都露出了这样的表情，根本不想战斗吧……！根本不想杀了对方吧！但还是战斗！互相厮杀！是笨蛋吗！」

那个尤菲居然会声嘶力竭的叫喊。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一下子失去了力气。倦怠感一口气袭向全身。

如果尤菲不阻止我的话，毫无疑问已经杀了阿尔君。但事实没有如此。而且我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感情为好。

但是，还没有做出了断。我颤抖着站了起来。现在残留的龙的魔力已经消失。因为刻印纹的反动身体阵阵发疼。直接吸收龙这一规格外的存在的力量果然还是不行啊。

即使如此我还是没有停下。我拖着脚步走到阿尔君的旁边。

他伸开双手双脚摆出大字形望着天空。即使我接近了也没有起来的意思。

「……阿尔君。」

我试着喊他。但是，阿尔君没有看向我，依旧是看着遥远的天空。他保持着这样的姿势缓缓开口。

「……真是好天气。」

「……？」

「作为王子生活的每一天，什么都感觉不到。喜悦也好，愤怒也好，悲伤也好，快乐也好。我必须站在前头率领国家。而这不需要个人的感情和人格。我自认为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没有才能，所以自己将碍事的东西舍弃了……」

阿尔君断断续续地说下去。刚刚凶暴的感情如同谎言一般回归平静。平稳的声音非常轻易地传入了耳中。

「我认为这样就好。……我也一样没有去面对。蕾妮让我察觉到了，其他人抱有的好意，祈祷，愿望，我是知道同样的东西的。一直，一直都想忘记的。」

「阿尔君……？」

「……因为天气很好，所以抬头看天。我只知道有一个人会在这样的空中。」

……我无法睁开眼睛。如果能够就这样倒下的话会有多么轻松呢。我拼命咬住牙齿咽下这将要脱口而出的感情。

「……姐，你还记得吗？」

「……什么？」

「在跟着父王去访问的地方，我们溜出屋子的哪天的事。」

「……嗯。」

是遥远的过去，我还能够牵着阿尔君的手的时候。那一天，我带阿尔君出去，目的是寻找精灵石，打算来一场小冒险。

当时他还是会被我牵着走的，消极而缺乏自我主张的孩子。我为了让他笑起来，像往常一样带着他出去。而在访问地也这么做，不过是这个行为的延长线罢了。

「在那里被魔物袭击了。你为了让我逃走而留了下来，我逃走了。为了不被发现而藏了起来，太阳渐渐下山。我一个人屏住气息颤抖着。一直在担心『姐没事吗』，好几次想出去搜寻但却动不了。而发现了这样的我的也是你。」

「……是呢。」

「……我一直被你拉着。教了我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直到那一天为止，我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类……——直到你抛下我为止。」

——没错，我抛下了阿尔君。以那一天为分界，我们的关系改变了。

我让阿尔君逃走后，使用精灵石争取时间。然后被察觉到异变的骑士保护起来了。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阿尔君。是不是被其他魔物袭击的不安驱使着我。

终于发现阿尔君的时候，我打心底放心了。单纯地为阿尔君的平安无事感到开心。但是，从那一天开始就有这样的流言传开了。

——我因为嫉妒而打算杀了阿尔君的流言。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不能使用魔法了，所以开始研究精灵石，还好几次把阿尔君卷进来。

现在已经有魔道具这一成果，所以不会光明正大地为难我。但是，那个时候周围对我真的是非常严厉。

『安妮丝菲亚王女疏远拥有魔法才能的阿尔加鲁特王子』

『装作天真无邪的玩耍，其实是想夺取性命，所以才一直偷偷行动』

『如果杀了阿尔加鲁特王子，王位就是安妮丝菲亚王女的了。这也就是目的吧』

我知道这样的流言的时候，是在看望阿尔君的时候。我被说这些根本没想过的话，让我非常混乱。

我完全没有恨阿尔君。也没有想过杀了阿尔君。但是我们是王族。为了定下下任王，我们必须理解自己的立场。

所以我放弃了王位继承权。说服了父王和母后，说自己不希望成为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表示自己对阿尔君没有恶意。

同时跟阿尔君拉开距离，在我想杀了阿尔君的流言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笑着对他说。

『——这下，阿尔君就能成为王了呢！放心吧！』

然后——阿尔君激怒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愤怒，只能呆呆地看着他颤抖着离去。

然后我们的距离渐行渐远。阿尔君开始无视我，而且我们双方都不去接触对方。

自然而然的我们之间不断远离，双方也没有改善关系。我认为这样就好。我不打算非要装成姐姐而给阿尔君添麻烦。只要国家健全就好。被期望成为王的是阿尔君，我一直这样对自己说。

「……一直都有人这么说。『不要输给安妮丝菲亚王女，安妮丝菲亚其实是嫉妒王子，绝对要心存戒备，王女被恶魔凭依了，把她当成姐姐的话就会被拌住脚』。」

阿尔君轻声诉说的话语让我握紧拳头，甚至有些发疼。我很想怒吼「到底是谁这么说的」。

我没想过这样的事，也没有做过。实在是过分的侮辱。只对我说的话还好，但带着这样的恶意向阿尔君低语的到底是谁。

「不是谁，而是大家。至少我周围没有肯定你的人。谁都嘲笑你。并且要我也这么做。所以我移开了目光。不与你扯上关系的话心就不会乱。作为王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的。」

……到底说些什么为好呢。对他要投以什么样的话语为好呢。阿尔君。我不知道啊。

「……呐，姐。」

「……什么？」

「为什么舍弃王位继承权。为什么，远比我聪明，为他人着想的人，会背负不适合当王的骂名呢？王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我已经不明白了，不明白了啊……」

叹息着述说的话，让我感受到了今天最剧烈的痛楚。我想就这样死去，罪恶感和后悔折磨着内心。

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不能安慰阿尔君。因为即使如此阿尔君还是应该成为王。至少，在帕雷迪亚王国这是正确的。

「……我是异端啊。无法使用魔法的王女统帅国家根本不好。帕雷迪亚王国积累起来的历史不允许。所以你是王子，下任国王。」

就算我有多么向往王位，我还是缺少了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就是魔法的才能，这个我求而不得的东西。

「我无法使用魔法。仅仅这点就已经不适合了。」

「那我就适合了吗？血脉、地位、传统、魔法。只有这些的我成为王真的好吗？我……不这么认为。」

像是狠狠唾弃一般，就像是放弃一般，阿尔君嘟哝道。

「可以成为说什么就做什么的王吧。平静地，平缓地维持一个平稳的国家。因为有尤菲莉亚在啊……」

因为喊了名字，跪在地上颤抖的尤菲进入了视野。确实两人的话说不定能带来一个安定的政治。但是，阿尔君认为不能做到在此之上的事了。所以阿尔君不认同尤菲。

就像是在说，单单平稳，单单安定是治理不了国家的。

「魔法的能力对于政治有什么意义？这是毫不相关的东西吧？成为被称颂的东西还好。但是在王身上寻求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是啊，我也好尤菲莉亚也好都能做到要求做的事吧。但是，做不到的事就做不到。虽然知道这点，但我没有力量。就算跟尤菲莉亚说……她会听吗？」

「……这。」

听到尤菲说到一半就停下了。但我还是反驳阿尔君。

「跟尤菲说的话一定能明白的。也会跟你一起思考的。」

「……哼。那么在没能尊重忠臣的那一刻起，我的器量就不过如此了吧。」

就像是讽刺自己一般，歪着嘴笑了，看着就心痛。

「那么，你成为王就好了吗。我也这么想过。」

「……为什么。」

「好好倾听了民众的声音。创造出的东西能消除人民的不满，还对贵族有所帮助。这不是革新是什么？这想法和智慧是为了国家的话，这不正是人民所期望的王吗？」

我没有话可以回应。虽然很想说我做不到，但还是没说出口。

「……但是，这个国家没有接受你。不是人民，是国家。运营国家的人们决不会认同你。否定更好的东西，拘泥于传统的国家即使会有过去的繁荣也不会有未来。那么……只能破坏一次了吧？」

「……会有这种想法，是我的错吗？」

因为我发现了魔学这条道路，因为我立下了魔道具的功绩。所以阿尔君才会有只能破坏的想法吗。阿尔君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望着天空。

「……我追不上啊。真正的天才，真正为人民着想，拥有相应资格的是你。……不是我。」

阿尔君用手捂住眼睛。他的嘴唇颤抖了一次，扯着嗓子，唾弃般嘟哝道。

「——我这种人，要是没出生就好了。」

「……阿尔、君。」

「因为我的存在，让你受伤了，如果会伤害到你的话，如果会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根本，不想被生下来……！」

泪水流到阿尔君的脸上。看到这的瞬间我的视野变得模糊。

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是眼眶很热，如果没有咬住嘴唇的话似乎就会哭出来。

「姐……成为不了想成为的人，很痛苦啊……！」

……只要活着就会有许多后悔，即使如此也无法回到过去，只能怀抱着这些痛楚活下去。

我无法对不停流泪的阿尔君做什么，也伸不出手。只能像傻瓜一样呆站在原地。

尾声

「……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

父王带着沉重的口气说道。现在房间的气氛差不多到了最糟糕的状态，非常沉重。在这房间的所有人都是愁云满面的样子。

发生了阿尔君袭击离宫，夺走蕾妮的魔石的事件后，他被拘束了起来。我也因为刻印纹的反作用而倒下，再加上提尔提在我们做演讲会的会场大闹了一通，王城陷入了混乱。

虽然事态总算是平定了下来，但在演讲会场大闹的提尔提依然被拘束着。当时提尔提一边高声笑着一边碰到人就用魔法束缚住对方，然后被赶到的近卫骑士团控制住，现在已经脱离了魔力醉的症状，被隔离中。

由于事出有因，相关人员被关了禁闭。并且，对我口吐恶言，帮助阿尔君夺取蕾妮的魔石的莫利兹，以及他的父亲夏尔特鲁斯伯爵被逮捕，现在关在牢房中。

父王迅速下达禁口令，王城姑且取回了平稳。

然后我们背叫了出去，为了确认发生了什么。说实话我站着走路都很困难了，所以只好拜托伊利亚背我过去。本应受伤最重的蕾妮不知道为什么最为健康，搞不懂。

阿尔君被带了进来，身上带着枷锁，然后从他本人那里说明了事件的经过。在跟我的战斗结束后，阿尔君变得非常老实，完全看不到抵抗的样子。只是淡然地述说着事件的经过。

「……阿尔加鲁特。」

「在。」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蠢事……？」

父王垂头丧气地向阿尔君问道。旁边的母后也完全失去了平常凛然的气氛，看起来非常脆弱。现场看起来最为平静的是古兰兹公爵，他正静静地盯着阿尔君。

「之所以拉拢蕾妮小姐，是为了得到吸血鬼的力量。想排除妨碍计划的尤菲莉亚，结果由于安妮丝而失败。并且蕾妮小姐还被安妮丝保护，只好采取最终手段成为吸血鬼，支配这个国家。……没错吧？」

「是。如父王所说。」

「为什么要做这种蠢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才有这样的想法？！」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全都是因为我的愚蠢导致的。」

在父王的怒吼下，阿尔君仅仅是低着头。一副不打算述说为什么要追求吸血鬼的力量的样子。

父王摇着头，悔恨地叹了口气，眉间的皱纹挤在一起，然后向我说道。

「……安妮丝啊。变成吸血鬼的人能够恢复原状吗？」

「……不，我认为不可能。实际上，被夺走魔石的蕾妮也进行了再生。所以就算取掉魔石应该也是不行。」

「吸血鬼的魔石可以遗传给孩子。这也没错吧？」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

父王平淡的声音似乎是单纯确认事实一般。我也同样只是回答事实。听到我的回答后，父王仰着头看着上方。

「阿尔加鲁特啊。……有什么要辩解的？」

「没有。一切如同姐姐所说。」

「……那么，只能废嫡了。吸血鬼的性质对于继承王位的人来说过于魔性了。不能让你继承王位。」

阿尔君低着头接受了父王扼杀感情的废嫡宣言。阿尔君的表情中看不出任何感情。……仿佛空壳一般。

「……如果是吸血鬼端，只是废嫡是不够的。还有魅惑的力量。」

「父王，请让我说一句……现在确认不到阿尔君有魅惑的力量。」

「什么？」

「阿尔君不是通过正确的方法变成吸血鬼的。也许是因为条件不合，或是因为没有完全吸血鬼化，阿尔君继承的只有再生能力。并且也对蕾妮进行了确认。」

「但是，不知道今后会如何。……安妮丝啊，你之前说过有可能存在其他吸血鬼吧？」

「是的，还有蕾妮母亲这样的例子。说不定还有无自觉症状的人存在。」

「那么，就必须加紧实行吸血鬼的对策了啊。……阿尔加鲁特。」

「在，父王。」

「……你恨我吗？」

父王平静地向阿尔君问道。阿尔君什么都没说，仅仅看着父王的眼睛。父王也笔直地看着阿尔君，等待着回答。

在被沉默支配的空气中，阿尔君最终开了口……果然他的声音似乎缺乏了感情。

「不，父王。——如果要恨的话，我恨这世上的一切。我憎恨从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起直至今日的全部。」

「……是吗，居然是一切。这还真是夸张……」

「是的。……真的是漫长的日子。」

这时阿尔君第一次改变了表情。那是和稳的微笑，这让父王也呆住了。

「漫长，痛苦，全是后悔的人生。不是憎恨某人，而是憎恨一切的空虚的日子，而即便如此我也活到了现在，并且还要这样活下去。」

「……阿尔加鲁特。」

「我所做的非人之事乃深深的积怨造成的。我承认，至今为之的人生是无可救药的。对我来说这就是全部。一直在憎恨，就只是在憎恨。」

虽然口中说着憎恨，但阿尔君的口吻非常平静，虽然平静，但有着不容分说的声响。就像是燃烧殆尽的灰，虽然留有热量但不会扩散。

这灰已经不会燃起火花。这感觉让我胸口一紧。阿尔君的心中已经有什么结束了。

「一切都已经过去。水流不会逆着瀑布而上。……之后就只能委身于潮流之中。对于我的处置，我不需要减刑也没有边界，一切遵从父王的意见。」

「……那么我要流放你到边境。在那里成为实验对象，调查吸血鬼的生态。如果再此萌生叛变的想法就没有下次了。你的血肉，直到化为灰烬为之都是王国的基石。这就是给予你的补偿的机会。……没问题吧，阿尔加鲁特！」

「为『国王陛下』重大的恩情表示深深的感谢。」

阿尔君称呼不是父王，而是国王陛下。这大概是他的诀别吧。父王应该也是同样的感受，握紧的拳头甚至让骨头咯吱作响。

「……阿尔加鲁特。」

母后向前走了一步，眼泪从眼中落下。她走到阿尔君旁边，举起了手。以为是要扇巴掌，阿尔君缩起了身体。

但是，母后的手没有打到阿尔君的脸上，在碰到脸之前就停了下来，然后轻轻打到阿尔君的胸口处。

「……我是个不合格的母亲。」

「母后。」

「我还有被这么称呼的资格吗？我本打算为了保护国家而担任外交。但是，我其实是没能正确引导孩子的愚蠢母亲。你的憎恨也是我培育出来的吧。……对不起，对不起，阿尔加鲁特……」

……平常坚强的母后脆弱地哭了出来。一心为过去而后悔。

「要是我能更多地陪在你身边就好了。憎恨一切什么的，我会狠狠叱责你不让你出现这样的想法。我一直，一直都是晚一步察觉到……」

母后抓住阿尔君的衣服后悔地呻吟着。阿尔君轻轻拨开母后的手，然后对上视线跪了下来。

「母后，我的罪是我所犯下的。请不要为了我而迷惑。我认为您才是被国家所爱的国母。而我没能与您交心，是我的无德。您依然是帕雷迪亚王国第一的国母……我为自己的不孝感到非常抱歉。」

「……！你真是不得了的不孝者……！啊，眼睛都变成这种颜色了……！」

母后呜咽着伸出双手捂住阿尔君的脸，盯着他变为赤红的眼瞳。而阿尔君只是一动不动，任凭对方抚摸。

不知道过了多久，估计母后冷静下来后，一直静观的古兰兹公爵出声了。

「……希尔芬王妃，我可以说一句吗？」

「……嗯，古兰兹。抱歉我错乱了。」

母后的手从阿尔君身上离开，一边用手背擦拭眼角一边退了回来。最后依依不舍地握紧自己的手。父王接过这只手，像是在背后支撑一般抱紧了母后。

古兰兹公爵看了一眼被支撑的轻轻颤抖着的母后，然后将视线转向了阿尔君。

「阿尔加鲁特大人，能请提供一下与本次事件相关的人员的情报吗？」

「当然。……也受到你很多照顾啊，古兰兹公爵。」

「不，没能劝谏你的尤菲也有错，同时没能好好教育的我也有错吧。并且侵蚀你内心的东西相当于这个国家的暗部。那么，至少我想助你报一箭之仇。」

「……原来如此，一箭之仇吗。说得真是妙。」

听到古兰兹公爵的话后，阿尔君露出苦笑。阿尔君从退婚事件的开始一直处于中心。只要他提供情报的话事件就真相大白了吧。并且，想通过阿尔君让这个国家被吸血鬼支配的人们也无处可藏了。

决定好阿尔君今后的处置后，从离宫来到这里的我也没有留着的意义了，因此被催着离开。但是，总有恋恋不舍的感觉。

「——姐。」

阿尔君突然喊了我。我重新直面阿尔君。

他的表情非常平稳。微微下垂的眉毛可以看到过去的样子，这让我心更加痛了。

阿尔君虽然直直望着我的眼睛，但似乎有什么迷茫，似乎在忍着什么，表情僵硬。我等待着阿尔君的下一句话，结果他无言地向我伸出了手。

「……你还记得吗？」

这个问题，我脑海中似乎响起了记忆的大门打开的声音。我无意识之中握住了阿尔君的手。虽然想忘记的，但却没能忘记的记忆苏醒了。

即使是小时候非常老实的阿尔君，也有好几次生了我的气。对于闹别扭不肯跟我一起做实验的阿尔君，我为了哄他开心而安慰他。然

后，最后都是握手。

「……是和好的握手呢。」

我的泪腺崩溃了。绞着喉咙喘不过气，肩膀发抖。

阿尔君是我的弟弟。无论关系如何改变，即使距离变远了，回忆还是没变的。所以我祈祷着阿尔君的人生一帆风顺。

结果这全部都白费了，我是没用的姐姐。没能为阿尔君做任何事。即使如此，阿尔君还是记得跟我的回忆。

像这样为了和好而伸出了手。仅仅这样就填满了我的内心。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如果我能在这个世界普通地生活的话，一定不会让你这么痛苦吧。

但是，我不能选这条道路。即使时间回溯，我无论多少次都会追求魔法吧。只有这点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只要我还是我，我就不会放弃。

我是多么残酷的姐姐啊。只会伤害你的姐姐。你是我没能拯救的人。这让我不堪痛苦。为什么我们只能迎来这样的结局呢。

「姐。」

阿尔君在叫我。我流着眼泪，视野终于鲜明的时候看到阿尔君露出了笑容。一副「拿你没办法」眼角下垂的笑容，跟以前的阿尔君一样。

「……谢谢，然后，非常抱歉。」

请再让我说一次吧，对不起，阿尔君。

我没能握住可爱的弟弟的手。没能保护你——真的很抱歉。

＊ ＊ ＊

决定了阿尔加鲁特大人的处置后，在我——尤菲莉亚·玛泽塔的废除婚约一事背后蠢动的黑幕被暴露了出来。

主导是阿尔加鲁特大人，然后是夏尔特鲁斯伯爵家。事件的开端是知晓了蕾妮存在的莫利兹在禁书库发现了关于吸血鬼的研究资料。

他发现了研究资料后，判断蕾妮是吸血鬼。然后夏尔特鲁斯伯爵盯上了吸血鬼的魅惑和不死特性，为了获得更多权利，与阿尔加鲁特大人一起拟定了计划。

夏尔特鲁斯伯爵的计划如果没有安妮丝大人介入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他们的误算是安妮丝大人保护了我，并且还将蕾妮收入手中。

魔法省的长官，并且还将安妮丝大人视作眼中钉的夏尔特鲁斯伯爵最大的误算，居然是安妮丝大人的介入，可谓讽刺。

与阿尔加鲁特大人和莫利兹大人一同弹劾我的纳布尔大人和萨兰·梅基两人是出于纯粹的善意来行动的，因此以被莫利兹大人唆使来处理了。虽然有一些惩罚，但两人的罪行较轻。

阿尔加鲁特大人表面上做废嫡处理，发放边境。公开的理由是企图篡夺王位，实际上是作为吸血鬼生态调查的观察对象关在领地内。一同前往边境的除了研究者，其他负责监视的随从也是陛下亲自挑选的。

然后，煽动阿尔加鲁特大人的夏尔特鲁斯伯爵家以威胁王权的罪名被判了死刑。夏尔特鲁斯伯爵家被摧毁，协助事件的血缘者和协助者都被判了重刑，掀起了一股肃清之风。

魔法省长官威胁王权的事件，对魔法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长官不在，代理尚未定下，大概会有好一段时间不能平静吧。

另一方面，在离宫取回日常的我也算不上和平，因为重要的安妮丝大人倒下了。担任安妮丝大人主治医师的提尔提也需要疗养，因此就让王城的医生来诊断了。

而因此知道刻印纹存在的奥尔凡斯陛下差点昏倒，希尔芬王妃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让我在安妮丝大人平安醒来后通知她一声。

虽然事件尚未平息，不过以我的废除婚约开始的一连串事件也渐渐结束了。只是心情很难算得上愉快。

在不平稳中也渐渐取回了日常……然后，阿尔加鲁特大人被发放边境的日子到来了。

「我们去送行吧。」

蕾妮这么说道。虽然一开始有些迷茫，但还是决定跟蕾妮一起见阿尔加鲁特大人一面。一连串的事件已经结束，但似乎蕾妮还有什么烦恼，是不是在烦恼阿尔加鲁特大人的事呢？

阿尔加鲁特大人不是从正门出行，而是不为人知地从后门出发，显得非常寂寥。

并排了好几辆马车，带着枷锁的阿尔加鲁特大人正呆呆地望着天空。

兼任护卫和监视的骑士们看到我和蕾妮，露出吓了一跳的表情。就像是在说我们为什么会来这里，然后回过神来对我们行了一礼。

「尤、尤菲莉亚大人！而且连蕾妮小姐也！」

「突然到来非常抱歉。……请让我跟阿尔加鲁特大人说几句话。」

「诶？但、但是……」

「……抱歉，我也拜托了。」

由于我的请求让骑士们面露难色，这时阿尔加鲁特大人的话让他们低下了头。他面无表情，面部肌肉纹丝不动。就像是散发威压感一样。

对此最为惊讶的是我。原来阿尔加鲁特大人也能露出这样的表情。

他还是第一次散发威压感，这让我有些困惑。

「拜托了，不会花太多时间……」

「……不能离开这里，如果这样也可以的话。」

在我动摇的时候，蕾妮也拜托了骑士。骑士们虽然不能说离开这里，但还是拉开了一些距离。

我一边低头感谢骑士的关心，同时重新面对阿尔加鲁特大人。

「……阿尔加鲁特大人。」

「先不说蕾妮，连你都来了啊……是陪蕾妮一起来的吗？」

「是的。」

「是这样啊。」

阿尔加鲁特大人突然呼了一口气，表情松懈下来，这让我吃了一惊。

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让我吃惊。甚至让我怀疑跟我所知的阿尔加鲁特大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对他的了解还不足以评论他这个人。

「……阿尔加鲁特大人。」

在我处理惊讶的时候，蕾妮走到了我前面。阿尔加鲁特大人笔直地盯着蕾妮，眯细了红色的眼瞳。

完全变成跟蕾妮同样瞳色的眼瞳中，蕴含着无法简单读取的复杂感情。

「蕾妮，请让我再次谢罪。对于利用了你我不后悔，我只能这么做。不过，我为了自己，对你做了残酷的事，这是我的真心话。所以你怎么骂我都没关系。」

对于阿尔加鲁特大人谢罪的话语，蕾妮缓缓地摇了摇头。蕾妮虽然痛苦，但还是勉强露出了笑容。

「我确实，被阿尔加鲁特大人做了过分的事。非常痛苦。……但是，这样就好。因为对我温柔的阿尔加鲁特大人也是真实的。」

「……真实的？」

「并不只是为了利用我而接近我的。也有因为我的魅惑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您对我的温柔并不是假的。有时会对我说严厉的话，而且您在为了什么烦恼……我隐隐约约这么感觉到了。」

我听说，在学院的时候阿尔加鲁特大人和蕾妮经常一起行动。蕾妮也察觉到了阿尔加鲁特大人心中的纠葛了吗。

「但是，我为了自己的事已经竭尽全力了。」

「……是啊。我也，为了自己的事竭尽全力。」

「是的。所以……这就抵消了。但是，非常疼，接下来的事情也变得非常严重，所以我不会原谅你，我恨你。」

「……啊，真的非常抱歉。……还有。」

「什么？」

「……虽然这话由我来说不合适，但我真的打心底感谢你。谢谢。」

阿尔加鲁特大人的谢礼让蕾妮像是被乘虚而入了一般。蕾妮困惑地向阿尔加鲁特大人反问道。

「……为什么要谢我？」

「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我满足了。我一直怀着后悔的心情生活着。能有这样平稳的心情真的非常久违了。我自己都以为没救了。」

阿尔加鲁特大人苦笑着说道。脸上是一副打心底感到平稳的、与年龄相应的表情。

「契机是你，遇见你后，我(私)……不，我(俺)回忆起了幸福。」

「……阿尔加鲁特大人。」

「现在的话我可以老实承认。我喜欢姐姐。因为喜欢，所以我恨离开了我的她。我看透了这个世界。这是作为王子

来说错误的感情。即使如此，如果舍弃这份感情的话，我一定跟死了没什么区别。即便很悲惨，我能够像这样呼吸都是多亏了你。所以，谢谢。」

这是能感受到人情的温柔声音，原来阿尔加鲁特大人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让我感觉到他是跟我同样的人。

蕾妮紧紧咬住嘴唇，然后伸手握住阿尔加鲁特大人的手。蕾妮双手握住阿尔加鲁特大人的手，像祈祷一样贴在额头上。

「……阿尔加鲁特大人。」

「什么？」

「……很疼啊。被这只手贯穿，真的很疼。——所以您也很疼吧，一直一直都在痛苦着吧……」

蕾妮就像孩子一样重复着这样的话。蕾妮的话让阿尔加鲁特大人原本平稳的表情因为苦闷而扭曲了。他带着笨拙的笑容，闭着眼睛，像蕾妮一样将手贴在额头上。

就像是在互相祈祷一样，就像是在互相安慰一样。他们的样子让我心头一紧。两人保持了一会这样的姿势，然后缓缓离开了。

这时，两人都露出了微笑对望着。蕾妮流着眼泪，阿尔加鲁特大人则是困扰地垂下了眼角。

「……尤菲莉亚。」

阿尔加鲁特突然叫了我的名字，我们对上视线。

「……我对你，也感到非常抱歉。虽然也许你无法相信。」

「不，没这回事……」

「不用了，不用顾虑我。……虽然这么说，但对你来说这才是正常反应吧。所以我疏远你是事实。我尊敬作为贵族千金的你。我也认为贵族千金就该那样。但是作为婚约者不行，一点都不可爱。」

「……你真是失礼啊。」

我自然而然地笑了出来。我们作为婚约者是不行的，被这么一说心里就变轻了。所以，现在心中满是这样的感情——

「阿尔加鲁特大人。请原谅我的无礼。」

「我已经是废嫡之身。倒不如说我才应该注意立场。随你喜欢就好。」

由于得到了许可，我点了一下头后就毫不留情地举起了手。

啪，发出这样的声音后，阿尔加鲁特大人被我打到的脸染成了红色。在视野的一角，蕾妮吃惊地交互看着我和阿尔加鲁特大人。

阿尔加鲁特大人捂着被打到的脸。看到他这幅样子，我心情一下子舒畅了。甚至感觉心中的芥蒂一下子解开了。

「……好用力啊……」

「其实是想用拳头的，但还是作罢了。」

「你这家伙，要用拳头打人的脸吗。……不过，这样才好。现在没有谁会说你像人偶了。」

「不，我才是要为我做不到位的地方道歉。虽然你作为婚约者可谓人渣……但我说不定，也没有好好面对你。」

这时阿尔加鲁特大人惊讶得睁大了眼睛。然后露出了和稳的表情。至今为止没见过的表情，可以隐隐约约从他的眼中看到愉快的感情。

「……如果是现在的你，真是一条大鱼啊。」

「如果变成了大鱼，那不就会从手中挣脱了吗。」

「原来如此，看来是遇到了好水啊。那么，就这样游到大海去吧。在我这里你这样的鱼会觉得太窄了吧。」

「……但是，大海又太深了。」

「哈哈！没错。」

阿尔加鲁特大人露出与年龄相符的笑容，打心底笑了出来。甚至笑出了泪水。

这样的表情让我感到心痛。他之所以失去了这样的笑容，一定是由于许多事情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缘故吧。而我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能够更早察觉到的话，我能够更早看到这个笑容吗？想到这里，我才发觉这是我没有选择的未来。

这个瞬间，阿尔加鲁特大人才第一次从所有束缚中解放出来吧。如果这是原本的他的话，那我就真的是不够格的婚约者了，这样的事实摆在了我的眼前。

「……尤菲莉亚，请帮我向伊利亚传达歉意。本来应该直接说的，但我已经没有自由了。」

「……我知道了。」

「啊。……还有，其实不止想拜托你这件事。」

不知什么时候，阿尔加鲁特大人后退了一步。这一步的距离……让我感觉犹如天涯海角一般。

「尤菲莉亚。」

「在。」

「——姐姐，就拜托你了。」

心跳似乎停止了。这句话，让我屏住呼吸凝视着阿尔加鲁特大人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和稳，声音中带着祈祷一般的切实。

说完后他就离开了，我看着走向护送马车的背影，舌头仿佛冻僵了一般。

明明心想应该说些什么，但却组织不了语言。阿尔加鲁特大人就这样乘上了马车。守望的骑士静静地低了下头就离去了。

「……尤菲莉亚大人。」

在我发呆的时候，出发的时间似乎到了。阿尔加鲁特大人乘坐的马车安静地移动着。在看不到马车后，蕾妮向我搭话，她手上拿着手巾，递给了我。

「……请擦一下眼泪。」

被这么说了后，我才察觉我正在流泪。脑海中阿尔加鲁特大人的表情久久不能离去。

这份感情，绝对不是恋慕，也不是友情，也不是亲爱。只是，只是看到了美丽的东西，而正因为失去了这美丽的东西才产生了丧失感。

远远地，远远地，马车远远地离去。本应美丽的人乘坐在上面，向远方离去。

＊ ＊ ＊

「……这样啊，阿尔加鲁特大人已经走了啊。」

「他拜托我对你传达歉意。」

「……嗯。阿尔加鲁特大人也真的是笨蛋呢。」

回到离宫后，我对伊利亚传达了阿尔加鲁特大人的歉意。听到这个的伊利亚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听说在以前，伊利亚有一段时间负责监视安妮丝大人和阿尔加鲁特大人。所以伊利亚跟阿尔加鲁特大人本来就是小时候就熟识的关系。但由于阿尔加鲁特大人跟安妮丝大人分道扬镳就变得疏远了……。

向伊利亚报告完毕后，我跟蕾妮分开了。蕾妮似乎想成为侍女，现在正让伊利亚一点点地教侍女的工作。我为了不打扰到她们，并且很在意安妮丝大人，所以就过去了……。

「……安妮丝大人。」

由于没有回应，所以就不由得盯着看了。似乎还在睡着，她说要起来还有些痛苦，因此床边的资料堆得高高的。

这样就算起来了也不能休息吧？我一边这么想一边移动到床边，然后坐到床上。

安妮丝大人正发出有规律的呼吸声。但是，脸色看上去不好是我多心了吗？

「……刻印纹的反作用吗？」

她说，普通使用的话比魔药的反作用还小。这次之所以这么倒下，是因为并非间接，而是直接控制了龙的魔力的缘故。

「……正因为你说安全，我才协助的啊。」

我有些恨恨地说道。因为我见到过魔药的反作用，所以听说这是比较正经的技术我才同意的，感觉被骗了。

……但是，一定是因为安妮丝大人就有这么拼命吧。对于不得不认真面对的事，即使顾不上自身也要全力以赴。

「……为什么。」

都这么拼命努力了。——为什么还使用不了魔法呢？

如果安妮丝大人能使用魔法的话……说不定就不会跟阿尔加鲁特大人不和了。说不定他们关系会很好，作为姐弟牵着手。

这样的话，说不定我也在其中。我们的父亲也有交流，作为公爵家的千金，被选为王族的游玩对象的可能性也很高。

如果这样的话，安妮丝大人胡乱使用魔法，我为此吃惊，阿尔加鲁特大人则叹着气。说不定会有这样的未来。察觉到自己正想着这样的事，我咬紧了嘴唇。

「……阿尔加鲁特大人。」

你其实，是想站在我所处的位置吧？担心安妮丝大人，支撑着她，分享快乐和痛苦，是想有这样的关系吧。

但这是没希望的。即使阿尔加鲁特大人希望也是不允许的吧。安妮丝大人是异端，无论有多么优秀的想法，异端这一墙壁也太高了。

没想到有一天会认为这如此可恨。

「……嗯……」

「……安妮丝大人？」

听到呻吟声，我沉浸在思考中的意识浮起来了。以为她醒来了，结果是在说梦话。在我放心的一瞬间，接下来就被从她嘴中漏出的梦话夺走了意识。

「——……阿尔君……对不起。」

断断续续，只说完这句。她就微微皱着眉头，一滴泪水流了下来。

「……安妮丝大人。」

我轻轻用手指抚摸被泪水打湿的脸颊。大概是睡得很沉吧，安妮丝大人没有醒来的迹象。我用手捂着她的脸擦拭泪水。

我保持着这样的姿势从上方盯着安妮丝大人的脸。也许是没有做个好梦吧，眉毛微微皱着。

我在她的眼脸上吻了一下。我带着祈祷的吻，从眼脸上传来些许泪水的咸味。

「……安妮丝大人，请做个好梦。」

接下来我们会怎么样呢？将来全是未知的事。并且还有许多问题。等待安妮丝大人的苦难也会有很多吧。对于每当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就会受伤，但即便如此仍然拼命面对的她，我。

「……我会陪在您身边的。」

我希望能保护她。这一定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也是被托付的愿望。

无论多远都能展翅翱翔的自由的人。但是，现在请好好休息。不得不启程的日子肯定马上就要到来了吧。

——在那之前请做个好梦。希望至少在梦中，没有人会伤害你。

——阿尔加鲁特·波纳·帕雷迪亚王子的废嫡宣言。

后世的历史学家说，对婚约者尤菲莉亚·玛泽塔公爵千金的悔婚一事开始的一连串骚动，成为了帕雷迪亚王国历史的转换点。

拥有王家直系血脉的唯一王子，阿尔加鲁特王子的废嫡，并且拥有巨大权利和派伐的魔法省所引发的不详事态，动摇了王国。

一时间有没落危险的帕雷迪亚王国，由两名少女开辟了未来。

站在时代最前端却被当做异端的王女，安妮丝菲亚·文·帕雷迪亚。

被称为天才中的天才，享誉盛名的公爵千金，尤菲莉亚·玛泽塔。

但这又是别的故事了。——现在的是一直错过的，某个姐弟的悲喜剧。





后记

感谢各位购入《转生王女和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第二卷，我是鴉^ひえろ。

在第一卷发售后还能将第二卷递到您的手上，我感到非常开心。我再次向购买此书的各位表示感谢。

那么，《转生王女和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简称转天的第二卷，如果第一卷是前篇的话，这应该就是后篇吧。

第一卷没能描写的蕾妮之谜，然后是阿尔加鲁特的暗中活动和心中所想，第二卷就是这样的内容。

在web版连载的时候，我对阿尔加鲁特和蕾妮的处理非常烦恼。像是阿尔加鲁特在跟安妮丝菲亚的对峙中殒命，蕾妮也就这样死去的悲剧也是有可能的。我在描写这两人的同时寻找着结局，结果就是这样了。

第一卷着重描写了安妮丝菲亚的开朗，第二卷是周围对于安妮丝菲亚的反应，以及她的影响力。

拥有先进文明和知识的转生者，利用这些知识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由此影响带来的变化应该会有好有坏吧。

第一卷虽然强调了安妮丝菲亚好的一面，但其实故事的推进并不简单。

既有被安妮丝菲亚所救的人，也有利益受损的人。既有肯定她的人，也有否定的人。不只是阿尔加鲁特，先前看过web版的各位会觉得「哦呀？」的提尔提也是其中一人。

她们所展现出来的物语，如果给各位带来了什么感动的话，作为作者是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

这次也是きさらぎゆり老师美丽的插图深化了场面，我也因为喜欢的故事能够作为书籍送到各位的手上感到非常开心。

从废除婚约开始的故事，以揪出在其背后蠢动的阴谋迎来结束。但是，她们的故事还没结束。我祈祷着接下来的故事也能送到各位的手上，后记也就此停笔吧。再次非常感谢！

鴉ぴえろ